

報 告 文 學 傑 作

# 新 型 集

王 之 彥 編



朝 明 出 版 社 刊

( 報 告 文 學 傑 作 )

新 型 集

王 之 彥 編

朝 明 出 版 社 刊

1 9 3 7

翻 不 所 版

印 准 有 權

1937.3.20.初版

新 型 集

▲實價國幣伍角

編 輯 者 王 之 彥

發 行 人 洛 尼

出 版 者 朝 明 出 版 社

上海北福建路七十二號

總 經 售 上 海 立 明 社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書 店

## 序

一九三六年夏以後，文壇上興起了一種新的文學型體，報告文學。這新型體不僅是文學世界內的新的國土，且將逐漸擴展而把文學世界全部改造。由這型體的確立，有許多自來爭論不絕的文學問題，諸如藝術與人生，形式與內容，個性與典型等等，都可以有了解決。雖然那些問題，本來也可認為已有解決，但終于無法避免歷史的束縛，糾纏，的不斷來打混，而報告文學，則是毅然創立自己的世界，把一切的陳理濫論拋置不理。無疑地，我們對這缺加絕大的注意。

由報告文學的西名 *Heritage*，很自然地使我們想到電影上的接識，敘識，（*Montage*，*Narrastage*）或者這也可以翻作報識吧。無論這西文的語尾三字母包含不含有什麼明顯的作用，這幾個名稱總該括地使我們覺得其顯示是一種新技巧的意味很明顯。有人提出報告文學應注重其藝術條件的意見，（參看本書附錄，關於報告文學），誠然是很可同意的。但恐怕不一定能具備小說上所必需的藝術上的條件，這一點，足以對報告文學起多大的作用。舊

技巧誠然有許多還值得保存，但新技巧的開拓，却尤為重要。有許多舊技巧是與小說的被視為傳奇（Roman）虛構（Fiction）具有切不斷的關係的，用得不謹慎反足以破壞報告的性質。譬如『說得使你不得不信』在小說中是一長處，而在報告中反可引起『怕不可以相信吧？』的疑問。固然，小說的新技術也在開拓，並且別的新的開拓也可加在小說上而認為小說的，可是我們有什麼理由要為小說固守着陣營呢？我們參看用 Narratage 代替 Narrative 那一舊稱的辦法，報告文學的本以新姿態出現，似乎是很明白的。

推索報告文學的歷史的線索，見到具有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在各種文體中都會出現。長十餘萬字的小說，可以是報告文學，短小的速寫可以是報告文學，日記，印象記，書簡，也都可以是。小說家座談會中并會有人說，報告，通信，生活紀錄，實際是一個東西。可是這些都非報告文學的本身的歷史所顯示的，而只是由報告文學的史前史中探索出的。報告文學是將自成一總部門，包括各種形式的分部門，抑或將仍為文學中的一分部門，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報告文學的理論根據，是否僅須有新的 Journalism，（集納主義？）就已足，抑或有待於牠自有的報告主義（Reportism (?)）的建設，也是須等時間來解決的。報告文學

，固然也只是新的文藝思潮中的一種很自然的產物，但却具有充分的推動力作更新的推動。現在牠雖利用着各式的舊文體，但決不受舊文體的任何拘束。我們這裏所選的本國作品，有些還不免故意拘束在舊文體之中，外國作品的體式，却都比較新鮮些，他們是多走過一段路的，多少都帶點指示前途的方向的性質吧。

技巧與形式，都只是報告文學的附帶條件，其主要的條件是在內容的真實。這點已有很多人闡發過。在這裏重複述，是不免累贅的，因此爽當另選關於報告文學理論的文學兩篇，放在後面作附錄。或者有人以為這裏也得扼要提說幾句，那末基希所舉的報告文學者的三個特徵，是很夠扼要的，就轉錄在這裏吧。那三項是：「（一）不歪曲現實的意志。（二）強烈的社會感情，和（三）想要和被壓迫者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努力。」（據光明一卷八期，報告文學怎樣解所引。）這雖是從作者方面說的，但與就作品方面說「所謂最進步的報告文學形式，乃是由於知性和感性而獲得正確的『現實把握』，正完全一致。我們現所有的報告文學，大都符合這基本條件，可說是很可滿意的現象。

由於報告文學本身的重大意義，我們這一選集倘也被視作不無意義的工作，也就是私所

欣幸的了。

王之彦·一九三七年春上海·

目 次

序	一
包身工	一
無烟糖	二一
古城記事	四三
八月的生活	七〇
漢口人肉市場——沙家巷	八四
天堂中的地獄	九一
岱山的漁鹽民	一〇六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	一一五
特殊貿易	一二一
泉州的一日	一四三



太原見聞記	五二
在長沙	一五九
直沽碼頭上	一九〇
棗莊的一日	一七〇
襄河上	一九〇
一個中國紳士的輪廓	一九七
紗廠童工	二一一
紅巾	二二三
動亂中的西班牙	二三三
經過戰亂禍中	二四二
暴風雨前的西班牙	二五二
在抬起了頭的綏遠	二六九
綏遠傷兵醫院	二七五

消息	二八七
報告文學論	二九三
關於「報告文學」	三〇五
索引	三一〇

## 包 身 工

夏 衍

已經是舊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點多一刻，曉星纔從慢慢地推移着的淡雲裏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舖裏的生物已經在蠕動了。

——拆舖啦！起來。

穿着一身和時節不相稱的拷皮衫褲的男子，像生氣似的呼喊。

——蘆柴棒！去燒火。媽的，還躺着，豬彘！

七尺闊，十二尺深的工房樓下，橫七豎八的躺滿了十六七個「豬彘」。跟着這種有威勢的喊聲，充滿了汗臭糞臭和濕氣的空氣裏面，很快的就像被攪動了的蜂窩一般地騷動起來。打伸欠，嘆氣，尋衣服，穿錯了別人的鞋子，胡亂的踏在別人身上，叫喊，在離開別人頭部不到一尺的馬桶上很響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覺，在這些被叫做「豬彘」的生物中間已經很鈍感了。半裸體的起來開門，拎着礮子爭奪馬桶，將身體稍稍背轉一下就會公然的在男人面前換替衣服。

那男人虎虎的將起身得慢一點的「猪獃」身上踢了幾腳，回轉身來站在不滿二尺闊的樓梯上面，向着樓上的另一羣生物呼喊。

——接你的！再不起來？懶蟲！等太陽上山嗎？

蓬頭，赤腳，一邊扣着鈕扣，幾個睡眠惺鬆的「懶蟲」從樓上衝下來了。自來水龍頭邊擠滿了人，用手捧些水來澆在臉上；蘆柴棒着急地要將大鍋子裏的稀飯燒滾，但是倒冒出來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陣猛烈的咳嗽。十五六歲，除出老闆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蘆柴棒梗一樣，於是大家就拿蘆柴棒當作了她的名字。

這是楊樹浦福×路東洋紗廠的工房。長方形的，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着的工房區域，被一條水門汀的衙堂馬路劃成狹長的兩塊。像鴿子籠一般的分得均勻，每邊八排，每排五戶，一共是八十戶一樓一底的房屋。每間工房的樓上樓下，平均住宿着三十二三個「懶蟲」和「猪獃」，所以，除出「帶工」老闆，老闆娘，他們的家族親戚，和穿拷皮衣服的同職務的打雜，請願警，……之外，這工房區域的牆圈裏面住着二千左右穿着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猪獃」。

但是，她們正式的集合名稱却是「包身工」。她們的身體，已經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每年——特別是水荒旱荒的時候，這些在東洋廠裏有「腳路」的帶工，就親身或者派人到他們家鄉或者災荒區域，用他們多年熟練了的可以將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去遊說那些無力「飼養」可又不忍讓他們的兒女餓死的同鄉。

——選用說，住的具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是魚肉葷腥，一個月休息兩天，咱們帶着到馬路上去玩耍，嘿，幾十層樓的高房子，兩層樓的汽車，各種各樣，好看好玩的外國東西，老鄉！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見識一下啊。

——做滿三年，以後賺的錢就歸你啦，塊把錢一天的工錢，嘿，別人跟我叩了頭也不替她寫進去！咱們是同鄉，有交情。

——交給我帶去，有什麼三差二錯，我還能回家鄉嗎？

這樣說着，咬着草根樹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說，就是她們的父母，也會怨悔自己沒有跟去享福的福分了。於是，在預備好了的「包身契」上畫上一個十字，包身費大洋念元，期限二年，三年之內，由帶工的供給住食，介紹工作，賺錢歸帶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聽天命，

先付包洋十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立此包身契據是實！」

福×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隸屬在五十個以上的「帶工」頭手下。她們是順從地替帶工賺錢的「機器」，所以每個「帶工」所帶包身工的人數也就表示了他們的手面和財產。少一點的三五十，多一點的帶到百五十個以上。手面寬一點的「帶工」不僅可以放債，買田，起屋，還能兼營茶樓，浴室，理髮舖一類的買賣。

東洋廠家將紅磚牆封鎖着的工房以每月五元的代價租給「帶工」，「帶工」就在這鴿子籠一般的「洋式」樓房裏面裝進沒有固定車脚的三十幾部活動的機器，這種工房沒有普通衙堂房子一般的「前門」，它們的前門恰和普通房子的後門一樣。每扇前門楹上，一律的釘着一塊三寸長的木牌，上面用東洋筆法的漢字寫着：「陳永田泰州」「許富達維揚」等等帶工頭的籍貫和名字。門上，大大小小的貼着褪了色的紅紙的春聯，中間，大都是紅紙剪的元寶，如意，八卦，或者木版印的「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的圖像。春聯的文字，大都是「積德前程遠」，「存仁後步寬」之類。這些春聯貼在這種地方，好像是在對別人驕傲，又像是在對自己諷刺。

四點半之後，沒有影子和線條的晨光膽怯地顯現出來的時候，水門汀路上和衙堂裏面，已被這些赤脚的鄉下姑娘所擠滿了。涼爽而帶有一點濕氣的朝風，大約就是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氣裏面的人們的僅有的天惠。她們嘈雜起來；有的在公共自來水龍頭邊舀水，有的用斷了齒的木梳梳掉拗執地粘在頭髮裏的棉絮。陸續地，兩個一組兩個一組地用扁担抬着平滿的馬桶，吆喝地望着人們身邊擦過。帶工的「老闆」或者打雜的拿着一疊疊的「打印子簿子」，懶散地站在正門出口——好像火車站軌票處一般的木柵子的前面，樓下的那些蓆子，破破之類收拾掉之後，晚上倒掛在牆壁上的兩張板桌放下來了。十幾只碗，一把竹筷，胡亂地放在桌上，輪值廝稀飯的就將一洋鉛桶漿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的中央。她們的定食是兩粥一飯，早晚吃粥，中午的乾飯，由老闆差人給她們送進工廠裏去。粥！它的成分可並不和一般通用的意義一樣。裏面是較少的粳米，鍋焦，碎米，和較多的鄉下人用來喂豬的豆腐的渣粕！粥菜？這是不可能的事了，有幾個慈祥的老闆到小菜場去收集一些蒿苳菜的葉瓣，用鹽滷漬一浸，這就是她們難得的佳肴。

祇有兩條板櫬，——其實，即使有更多的板櫬，這屋子裏面也沒有同時容納三十個吃

粥的地位，她們一窩蜂的搶一般的盛了一碗，歪著頭用舌頭舐着淋漓在碗邊外的粥汁，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門口。添粥的機會，除出特殊的日子——譬如老闆，老闆娘的生日，或者發工錢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難有的，輪着揩地板，倒馬桶的日子，也有連一碗也輪不到的時候。洋鉛桶空了，輪不到盛第一碗的人們還捧着一只空碗，於是老闆娘拿起鉛桶，到鍋子裏去刮下一些鍋焦，殘粥，再到自來水龍頭邊去沖上一些清水，用她那雙方才在梳頭的油手攪拌一下，氣烘烘地放在這些廉價的，不需要更多維持費的 (Maintain Cost) 的「機器」們的前面。

——死懶！躺着死不起來，活該！

包 身 工

十一年前內外棉的顧正紅事件，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戰爭之後，東洋廠家對於這種特殊的廉價「機器」的需要突然的增加起來。據說，這是一種極合經營原則和經濟原理的方法。有括弧的機器，終究還是血和肉構成起來的人類。所以當他們忍耐的最大限度超過了的時候，他們往往會很自然的想起一種久已遺忘了的人類所該有的力量。有時候愚蠢的奴隸會理會到一束箭折不斷的理論，再消極一點他們也還可以拚着餓死不幹。產業工人的「流動



性」，這是近代工業經營最嫌惡的條件，但是，他們是決不肯追尋造成「流動性」的根源的。一個有殖民地人事經驗的「温情主義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說：「在這次爭議（五卅）裏面，警察力沒有任何的威權。在民衆的結合力量前面，什麼權力都是不中用了！」可是，結論呢？用温情主義嗎？不，不！他們所採用的，只是用廉價而沒有「結合力量」的「包身工」來替代「外頭工人」（普通的自由勞動）的方法。

第一，包身工的身體是屬於帶工的老闆的，所以她們根本就沒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們每天的工資就是老闆的利潤，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時候，老闆也會很可靠地替廠家服務，用拳頭，棍棒，或者冷水來強制她們去做工作。就拿上面講到過的蘆柴棒來做個例吧，——其實，這樣的事例是每個包身工都有遭遇的機會；有一次在一個很冷的清晨，蘆柴棒是害了急性的重傷風而躺在床（？）上了，她們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時間是非讓出來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可是在那一天，蘆柴棒可真的不能掙起來了，她很見機地將身體慢慢的移到屋子的角上，縮成一團，儘可能的不占屋子的地位，可是，在這種工房裏面，生病躺着休養的例子，是不能任你開的。很快的一個打雜的走過來了。幹這種職務的人，大半是帶工

頭的親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點勢力的「白相人」，所以在這種法律的觸手不及到的地方，他們差不多有生殺自由的權利。蘆柴棒的喉嚨早已啞了，用手做着手勢，表示身體沒力，請求他的憐憫。

——假病！老子給你醫！

一手抓住了頭髮，狠命的往上一舉，蘆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體上附有吸盤的烏賊。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腳是不會少的，可是打雜的很快的就停止了，後來據說，那是因為蘆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打雜的惱了，順手的奪過一盆另一個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頭的潑在蘆柴棒的頭上。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風。蘆柴棒遭了這意外的一潑，反射的地跳起身來，於是在門口擦牙齒的老闆娘笑了：

——瞧！還不是假病！好好的會爬起來，一盆冷水就醫好了。

這祇是常有的例子的一個。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從鄉下出來，而且她們大半都是老闖的鄉鄰，這一點，在「管理」上是極有利的條件。廠家除出在工房周圍造一條圍牆，門房裏置一個請願警，和門外釘一塊

「工房重地，閒人莫入」的木牌，使這些「鄉下小姑娘」和別的世界隔絕之外，完全的將管理權交給了帶工的老闆。這樣，早晨五點鐘由打雜的或者老闆自己送進工場，晚上六點鐘接領回來，她們就永沒有和「外人」接觸的機會。所以，包身工是一種「罐裝了的勞動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取用絕沒有因為和空氣接觸而起變化的危險。

第三，那當然是工價的低廉；包身工由「帶工」帶進廠裏，於是她們的集合名詞又變了，在廠方，她們叫做「試驗工」和「養成工」兩種，試驗工的期間表示了廠家在試驗你沒有工作的能力，養成工的期間那就表示了準備將一個「生手」養成爲一個「熟手」。最初的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乃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範圍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鬆花衣之類，一兩個禮拜之後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在這種工廠所有者的本國，拆包間，蹾花間，鋼絲車間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殖民地，不必顧慮到社會的糾彈和官廳的監督，就將這種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身上去了。

五點鐘，第一回聲很有勁地叫了。紅磚罐頭的蓋子——那扇鐵門一推開，就像放鷄鴨一

般的無秩序地衝出一大羣沒鎖練的奴隸。每人手裏都拿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講話，即使講話也沒有什麼活氣。一出門，這人的河流就分開了，第一廠的朝東，二三五六廠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們就和另一種河流——同在東洋廠家工作的「外頭工人」們匯在一起。但是，住在這地域附近的人，這河流裏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外頭工人的衣服多少的整潔一點，很多穿着旗袍，黃色或者淡藍的橡皮鞋子，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們有時愛搽些白粉。甚至也有人燙過頭髮；包身工，就沒有這種福氣了，她們沒有例外的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髒了的湖綠乃至青蓮的短衫，下面是元色或者柳條的禪子，長頭髮，很多還梳着辮子。破髒的粗布鞋，纏過而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點蹣跚的樣子。在路上走，這兩種人類很少有談話的機會。髒，鄉下氣，土頭土腦，言語不通，這都是她們不親近的原因。過分的看高自己和不必要的看不起別人，這種心理是在「外頭工人」的心理下意識的存在着的。她們想我們比你們多一種自由，多一種權利——這就是寧願餓肚子的自由，隨時可以調廠和不做的權利。

紅磚頭的怪物，已經張着嘴巴在等待着他的滋養物了。經過紅頭鬼（他們叫印度人的通稱）把

守着的鐵門，在門房間交出準許她們貢獻勞力的憑證，包身工祇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頭工人在這簿子之外還有一張粘着照片的入廠憑證。這憑證，已經有十一年的歷史了。顧正紅事件以後，內外棉搖班（罷工）了，可是其他的東洋廠還有一部分在工作，於是，在滬西的豐田廠，有許多內外棉的工人冒混進去，做了一次裏引外合的英勇的工作。從這時候起，由豐田的提議，工人入廠之前就需要這種有照片的憑證。——這種制度，是東洋廠所特有的，中國廠當然沒有，英國廠，譬如怡和，工人進廠的時候還可以隨便的帶個把親戚或者自己的兒女去學習，（當然不給工資），怡和廠裏隨處可以看見七八歲甚至五六歲的童工，大都是這種不取工錢的「贈品」。

織成衣服的一縷縷的紗，編成襪子的一根根的線，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適而愉快的，可是在從原棉製成這種紗線的過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樣的愉快了。紗廠工人的三大威脅，——就是音響，塵埃，和濕氣！

到楊樹浦去的電車經過齊哈爾路的時候，你就可以聽到一種「沙沙的急雨」和「隆隆的雷響」混合在一起的聲音。一進廠，猛烈的駭音，就會消滅——不，麻痺了你的聽覺，馬

達的吼叫，皮帶的拍擊，錠子的轉動，齒輪的軋礫，……一切使人難受的聲音，好像被壓縮了的空氣一般的緊裝在這紅磚牆的廠房裏面，分辨不出這是什麼聲音，也決沒有使你聽覺有分別這些音響的餘裕，紡紗間裏的「落紗」（專管落紗的熟練工）和「蕩管」（巡回管理的上級女工）命令工人的時候，不用言語，不用手勢，而用經常啣在嘴裏的口哨，因為祇有口哨的銳厲的高音，才能突破這種緊張了的空氣。——塵埃，那種使人難受的程度，更在意料之外了，精紡粗紡間的空間，肉眼也可看到出一般的飛揚着無數的「棉絮」，掃地的女工經常的將掃帚的一端按在地上像揩地板一樣的推着，一個人在一條「衙堂」（兩部紡機的中間）中間反覆的走着，細雪一般的棉絮依舊眼睛可以看出般的積在地上！彈花間，拆包間，和鋼絲車間更可不必講了。拆包間的工作，是將打成包捆的原棉拆開，用手扯鬆，揀去裏面的夾雜成分；這種工作，現在的東洋廠差不多已經完全派給包身工去做了，因為她們「聽話」，肯做別的工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那種工廠裏面，不論你穿什麼衣服一刻兒就會變成一律的灰白，愛作弄人的小惡魔一般的在室中飛舞着的花絮，「無孔不入」地向着她們的五官鑽進，頭髮、鼻孔、睫毛，和每一個毛孔，都是這些紗花寄託的場所；要知道這些花紗粘在身上的感覺，那你可以

以假想一下——正像當你工作到出汗的時候，有人在你面前拆散和翻鬆一個木棉絮的枕芯，而使這些枕芯的灰絮遍粘在你的身上！紗廠女工沒有一個有健康的顏色，做十二小時的工，據調查每人平均要吸入〇、一五四的花絮！

濕氣的壓迫，也是紗廠工人——尤其是織布間工人最大的威脅，他們每天過着黃霉，每天接觸着一種飽和着水蒸氣的熱氣。依棉紗的特性，張力和濕度是成正比例的，說得平直一點，棉紗在潮濕狀態，比較的不容易扯斷，所以車間裏面必需有噴霧器的裝置，在織布間，每部織機的頭上就有一個不斷地放射蒸汽的噴口，伸手不見五指，對面不見他人！身上有一點被蚊虱咬開或者機器碰傷而破皮的時候，很快的就會引起潰爛，盛夏一百十五六度的溫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決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

這大概是自然現象吧，一種生物在這三種威脅下面工作，加速度的容易疲勞，尤其是在做夜班的時候，打瞌睡是不會有的，因為野獸一般的鐵的暴君監視着你，祇要斷了線不接，鎗壳軋壞，皮棍擺錯方向，乃至車板上有什麼堆積，就會有遭「拿莫溫」（工頭）和「小蕩管」毒罵和毆打的危險。這幾年來，一般的講，毆打的事實已經漸漸的少了，可是這種「幸

「福」祇局限在「外頭工人」的身上。拿莫溫和小蕩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車間工人的反對，即使當場不致發作，散工之後往往會有「喊朋友」「品理」，和「打相打」的危險，但是，包身工是沒有「朋友」和幫手的！什麼人都可以欺侮，什麼人都看她們不起，她們是最下層的「起碼人」，她們是拿莫溫和小蕩管們發脾氣和使威風的對象。在紗廠，做了「爛污生活」的罰規，大約是毆打，罰工錢，和「停生意」的三種，那麼，在包身工所有者——帶工老闆的立場，後面的兩種當然是很不利了。罰工錢就是減少他們的利潤，停生意非特不能賺錢，還要貼他二粥一飯，於是帶工頭不加思索地就愛上了毆打這辦法了。每逢端節重陽年頭年尾，帶工頭總要對拿莫溫們送禮，那時候他們總得卑屈地講：

——總得請你幫忙，照應照應，咱的小姑娘有什麼事情儘管打！打死不干事，祇是不要罰工錢，停生意！

打死不干事！在這種情形之下，「包身工」當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有一次，一個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爛紗沒有裝起，就遭了拿莫溫的毆打，恰恰運氣壞，一個「東洋婆」走過來了，拿莫溫爲着要在別人面前顯出她的威風，和對「東洋婆」表示她管督的嚴



厲，打得比尋常格外着力。東洋婆望了一會，也許是她不歡喜這種不「文明」的毆打，也許是她要介紹一種更合理的懲戒方法，走近身來，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將她扯到太平龍頭的前面，叫她向着牆壁立着，拿莫溫跟着過來，很懂得東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個丟在地上的皮帶盤心子（Driving Shaft），不懷好意的叫她頂在頭上，東洋婆會心地笑了。

——地個小姑娘壞來西，懶惰！

拿莫溫學着同樣生硬的調子說：

——皮帶盤心子頂拉頭浪，就勿會打瞌睡！

這種文明的懲罰，有時候會叫你繼續到兩小時以上。兩小時不做工作，趕不出一天該做的「生活」，那麼工資減少而招致帶工老闆的毆打，也就是分內的事了，毆打之外，還有餓飯，吊，關黑房間等等方法。

實際上，拿莫溫對待外頭工人，也並不怎樣客氣，因為除出打罵之外，還有更巧妙的方  
法，譬如派給你難做的「生活」，或者調你去做不願意的工作，所以外頭工人裏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節禮把結拿莫溫的手段，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拿出血汗換的錢來孝敬工頭，

在她們當然是一種難堪的担負，但是在包身工，那是連這種送禮的權利也沒有的！外頭工人在抱怨這種額外的負擔，而包身工人却在羨慕這種可以自主的拿出錢來賄賂工頭的權利！

在一種特殊優惠的保護之下，攝收着廉價勞動力的滋養，在中國的東洋廠飛躍地膨大了。單這就福路的東洋廠講，光緒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資本買收大純紗廠而創立第一廠的時候，錠子還不到兩萬，可是三十年之後，他們已經有了六個紗廠，五個紗廠，二十五萬個錠子，三千張布機，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萬圓的資本。美國哲人愛瑪生的朋友，達維特·索洛 (David Thoreau) 曾在一本書上說過，美國鐵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橫臥着一個愛爾蘭勞動者的尸首。那麼我也這樣聯想，東洋廠的每一個錠子上面，都附託着一個支那奴隸的冤魂！

## 包 身 工

一二八戰爭之後，他們的政策又改變了，這特徵是資本攻勢的勞動強化統計的數字表示着這四年來錠子和布機數的增加，和工人人數的減少，在這漸減的工人裏面，包身工的成分却在激烈地增加。舉一個例，楊樹浦某廠的條子車間，三十二個女工裏面，就有二十四個包身工人全般的比例，大致相仿，即使用最少的約數百分之五十計算，全上海二十家東洋廠的

四萬八千工人裏面，替廠家和帶工頭二重服務的包身工人，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

科學管理，和改良機器，粗紗間過去每人管一部車的，現在改管一「衙堂」了，細紗間從前每人管三十木管的（每木管八個錠子），現在改管一百木管了，布機間從前每人管五部布機，現在改管二十乃至三十部了。表面上看，好像論貨計工，產量增多就表示了工價的增大，但是事實並不這樣簡單。工錢的單價，幾年來差不多減了一倍。譬如做粗紗，以前每「享司」（八百四十碼）單價八分，現在已經不到四分了，所以每人管一部車子，工作十二小時，從前做八「享司」可以得到六角四分，現在管兩部車做十六「享司」而工錢還不過四角八分左右。在包身工，工錢的多少和她「本身」無涉，那麼當然這剝削就上在帶工頭的賬上了。

兩粥一飯，十二小時工作，勞動強化。工房和老闆家庭的義務服役，豬羶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踐，——血肉造成的「機器」，終於和鋼鐵造成的機器不一樣的；包身契上寫明的三年期間，能夠做滿的不到三分之一；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還是工作，手脚像蘆柴棒一般的瘦，身體像弓一般的彎，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慘，咳着，喘着，淌着冷汗，還是

被逼着在做工作。譬如講蘆柴棒吧，她的身體實在瘦得太可怕了，放工的時候，廠門口的「抄身婆」（檢查女工身體的女傭人）也不願意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

——讓她扎一兩根油線繩吧！骷髏一樣，摸着她的骨頭會做怕夢！

但是帶工老闆是不怕做怕夢的！有人覺得太難看了，對她的老闆說：

——譬如做好事吧，放了她！

——放她？行！還我二十塊錢，兩年間的伙食，房錢。——他隨便地說，回轉頭來對她

一瞪：

——不還錢，可別做夢！寧願賠棺材，要她做到死！

蘆柴棒現在的工錢是每天三角八，拿去年的工錢三角二做平均，兩年來在她身上已經收入了二百三十塊了！

還有一個，什麼名字記不起了，她熬不住這種生活，用了許多工夫，在上午的十五分鐘休息時間裏面，偷偷地託一個在補習學校唸書的外頭工人寫了一封給她父母的家信，郵票，大概是那同情她的女工捐助的了，一個月，沒有回信，他在焦灼，她在希望，也許，她的父

親曾到上海來接她回去，可是，回信是捏在老闖的手裏了。散工回家來的時候，老和兩個當雜的站在門口，橫肉的面子在發火了，一把頭髮扭住，踢，打，擲，和爆發一般的聽不清的轟罵！

——死娼妓！你倒有本領，打斷我的家鄉路！

——豬彘，一天三餐將你喂昏了！

——揍死你，給大家做個榜樣！

——信誰給你寫的？講，講！

血和慘叫使整個工房都怔住了，大家都在發抖，這好像真是一個榜樣。打倦了之後，再在老闖娘的亭子樓吊了一晚。這一晚上，整屋子除出快要斷氣的呻吟一般的呼喚之外，絕沒有別的聲音，屏着氣，睜着眼，十百千個奴隸在黑夜中嘆息她們的命運。

人類的身體構造，有時候覺得確實有一點神奇。長得結實肥胖的往往會像折斷一根麻梗一般的很快的死亡，而像蘆柴棒一般的偏能一天天的磨難下去！每一分鐘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還有韌性地在那些支撐。兩粥一飯，十二小時騷音塵埃和濕氣中的工作，默默地，可是

規則地反復着，直到榨完了殘留在她皮骨裏的最後的一滴血汗爲止。

看着這種飼養小姑娘營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時候看到過的船戶養墨鴨捕魚的事了。和烏鴉很相像的那種怪樣子的墨鴨，整排的停在舷上，牠們腳，是用繩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魚，起水的時候船戶就在牠的頸子上輕輕的一擠！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鴨整天的捕魚，賣魚得錢的却是養墨鴨的船戶。但是，從我們孩子的眼裏看來，船戶對墨鴨並沒有怎樣的虐待，現在將這種關係移到人和人的中間，便連這一點施與的温情也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千萬的被飼養的中間，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温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這兒有的是二十世紀的爛熟了的技術，機械，體制和對這種體制忠實地服役着的十六世紀封建制下的奴隸！

黑夜，靜寂的死一般的長夜，沒有自覺，沒有團結，沒有反抗，——她們住在一個偉大的鍛冶場裏面，閃爍的火花常常在她們身邊擦過，可是，在這些強壓強揮着的生物，好像連那可以引火，可以燃燒的火種也已經消散掉了。

不過，黎明的到來還是沒法可推拒的：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骸，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着的那些鉅子上的冤鬼。

一九三六，六，三，清晨。

# 無 烟 糖

陳 錦 波  
廖 英 鳴

是冬天啦。

南國的天氣本來不很壞，可是近歲尾這半個月，老是愛洒「篩粉雨」；從五更鷄啼的時候起，一直到趕鴨子回家的時候止，雨老是斷斷續續地飄下。

「丟那媽，這『長命雨』真討厭！」到新造村來收賬跟收租的人，誰的嘴都掛着這句話。自然囉，在城裏走的是多乾淨的柏油路，到這兒來，全是泥漿，穿起絨長衫，跟靴髯的豬一塊兒走，多麼霉氣！況且，這年頭兒，收賬收租的挺爲難，蔗農佃戶們總是推三搪四地想賴租？口氣全是一樣：「世景難，錢不容易來呀，等等看，總得想法子……」

自然，收租的爺爺很厲害，榨錢的法子也很多，有軟的，有硬的，——這叫做「恩威並施」。把戲不外兩套；先來這一套：

「你這人頂忠實。不用說，我向你借錢，是東家的吩咐；寬限到這時候，也該還啦。所

謂「欠債還錢」，你是明白人，當然，——哈哈！」還得裝個笑臉。

如果這刺激沒有反應，應用第二套把戲：

「咳！我東家的脾氣頂壞，再馬虎下去，可不是玩的！到時別抱怨我，說我～某人無情。」

這套「先禮而後兵」的喜劇，剛在蔗農周大源的家裏演出。

收租的出門，周大源沮喪地送到門口，忽然感到一種空泛的恐懼，他馬上裝個苦笑臉，還喃喃地說些好話。進門來，不提防給孫兒小毛一把抱住大腿，差點兒兩租孫摔了一交。老的氣，少的樂；老的想罵人，可是那快口快舌的孫兒搶先開了口：

「爺爺，差幾天要過年呢？嘻嘻；」

「……別問我！」

「幹嗎媽媽不春粉……」

「別來嚕嚕我！」

「爺爺，我要新衣裳，我要新衣裳！」



「問你媽要去呀。」

「媽說沒有錢，教我向你要。」

「向我要！我那裏來的錢！呸！小孩兒不懂事，難說；連這樣大的婆母（註一）也，……真是——」

不懂事的孩子還在拖着牠：「給錢我買布！」

「別纏我！」老的發氣啦，給小毛一張「五文紙」。（註二）

小毛的癩痢頭感到一陣熱痛，哇的哭起來，鼻涕在鼻孔伸縮着，沒灑出。

小癩痢頭的媽從河邊洗衣服回來瘦個子，深嵌的眼睛和凹入的下頰，襯着凸出的肚子，（光景是七八個月孕）雙手捧着個木盆擱在腹部，走起路來怪累似的，像一個S字形。

「哭喪狗，又在哭。爸爸，給你哭病了，要把他哭進棺材去嗎？沒出息的！」她瞪一眼小毛，似罵似怨地說。

小毛從爺的鐵板的臉見到媽媽的鐵板的臉上，不敢作聲，連忙溜去了。

周大源看一眼兒媳：「阿貴的病怎樣哪？可有點起色？」

「不好，也不壞，痲裏頭還是帶着些血絲。」

「唉，『因小失大！』他的身體本就不結實，可是打理兩畝蔗地，還要獨個兒下種，獨個兒施肥，獨個兒撕籐；不雇人，想節省幾個工錢，現在雇了癆病，看你還能節省吧！」

「我屢次勸，別讓叔叔上城去；至少兩兄弟一道種蔗——可是他總說獨個兒來得及！其實他沒有這個本領呀！」

「阿福，真是莫明其妙。到城裏去半年，連一張陰司紙也不會寄回來。」

「周家的家山如此。」

「『家山』做什麼！」房裏病着的小爸爸說了話。

「噢，奇怪麼！」婦人在外面接口。「又不曾說你什麼，無原無故的來嘔氣！」

「好哪，好哪，別抬槓囉。『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老人家排解。「讓我們談正經話吧。」

於是周大源絮絮地告訴兒媳幾件事：頭一件，當然是崔大叔到來催過兩次租，聲勢洶洶，像牛頭馬面催命似的，情勢非月底交清不可；第二件，是欠大興洋的米和麩賬，總得在

年底清還；第三件，是媳婦腹裏的孫兒，快要見天日了，最遲出正左右，這一來，得預備點錢用，至少要先交點錢給王媽；第四件，是周貴的「內傷」病，再耽擱下去，不是辦法，得請個好醫生看看；第五件，是冬天的衣裳，——正二月的天氣頂冷，不能穿夾衣了，得想法子把被棉袍贖回來。

三個人算了半天，得結果如下：

1. 地租：八元（兩畝地租共十六元，已先付一半；）
  2. 欠大興隆的賬：五元五角四分；
  3. 生孩子的費用：至少十元（包括二朝請客費用；）
  4. 周貴的醫藥費：八元；
  5. 贖棉袍：二元四角（利息已算在內。）
- 以上五項加起來，非四十元不辦。

「再說，米不多啦。今天初三，明兒初四，」媳婦一邊扳起指頭算，一邊說：「再過廿幾天便要過年了。」

「我看，米不要再到大興隆去除。橫豎有大番薯在，這幾天把它當作飯吃吧。」老人家斬釘截鐵地說了這句。

「我想，去年先種的蔗，準可以斬啦，而且今年又潤了一個月，幹嗎不去催糖廠派人來斬呢？」像旱天的雷聲，「內傷鬼」（註三）的聲音提得很高。

「別急。催過豈止一趟！去一趟，要花好幾個鐘頭；而且！」大源憤憤地說「糖廠跟衙門沒有兩樣，問一件事，弄到頭昏腦脹，受好些閒氣！」

「丟那媽！可恨的是我們種了蔗非賣給什麼鳥糖廠不可，不然，契弟跟他交易！」

「誘當唔值錢！」（註四）

「……………」

三個人商量妥當，明兒讓媳婦去跑一趟，催糖廠馬上派人來斬蔗，好弄一點錢來救急。因為是年關啊！是難關啊！

## 二

說起來，周家本是不錯的。一向在順德開一個小絲廠，生意還好，是小康之家。但是順

德的絲業，這幾年來一落千丈。中國的絲業趕不上日本法國的；到頭來，絲廠陸續地關門，周大源的當然不能例外。負了不少的債，弄到破產。

終於，遷到新造來種蔗。這是兩年前的事了。

種蔗也要資本的。錢那兒來？

有朋友告訴他們：向糖廠貸款去。周家覺得這是生意經。拿起算盤一敲，算出每畝蔗的資本：

地租：中等約十元（每畝由三元至廿元；）

蔗種：十二元；

肥料：需三担，共廿四元；

人工：十二元。

收穫：每畝至多可得八十担；中等可得六十担；至少可得四十担。每担約值九角五分。

只要不遇到水災，括大風，天旱，或是蟲蛀，這個算盤打得過；萬一遇到這些意外事，那只好「各安天命」！（貸款給你的糖廠是不管你有災沒有災的。）

周貴的心思：種蔗由他獨自個兒來種，每畝可省十二元工資，那末每畝的本錢只四十六元；收穫呢，以普通每畝六十担計算，可得五十七元，純利爲十一元；如果運道好的話，說不定每畝有八十担的收穫，那這筆賺錢就很不錯了。萬一天災，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想它做什麼呢！

周貴一心意想吃甜頭，那知到頭來反是吃盡苦頭呢。

因爲，糖廠是官辦的。咳，官辦的！當初建築糖廠的時候，老百姓白白喪失了不少地皮。當然啦，「官」家要造糖廠，爲農村建設工業，老百姓報效一點地反是小事，用不着大驚小怪的。何況，糖廠築好之後，實施貸款計劃，「復興凋敝的農村經濟」計劃得多麼周密，講說得多麼堂皇！再者，「官」字兩個口，老百姓怎能跟他抬槓？真是白天見鬼！

### 三

種蔗的可分兩種人：第一種是富農，地主，佔有土地幾十百畝，他們出錢請人家種。

——這叫做「判青」；種一畝地付工資十二元。承受「判青」的工人，從埋蔗種起，一直到收穫止，包辦一切工作。可是他們對於收穫的多少，概不負責任：如遇天災，這是地主的

「家山」；倘遇蟲蛀「剝青」的就溜之大吉，反正他們都是單身漢，沒牽慮。第二種是貧農，多是靠了種蔗來養妻活兒的。向糖廠貸款，自己種。——這樣的人最多，周家是其中的一個。（去年糖廠共借出款二百九十餘萬。廣東貸款種蔗的約三萬戶。）

富農有的是錢，種蔗永遠不致虧本的。可不是，拿點錢首先巴結廠裏的股長爺，職員先生，什麼事都好辦。蔗的價錢便宜，不打緊，索性不賣就行啦。剩下的蔗呢？把它當蔗種賣給糖廠，每萬個值七十多塊錢（他們的每個蔗節算一個蔗種，）這是上等生意經。比這個更好的，是那些在廠裏當着股長職員的自己又是有蔗田的人：他們田裏的蔗，廠方自會出高價收買：一些種壞的蔗，還可當作蔗種賣給糖廠。——這椿買賣永遠是賺大錢的，是超等的生意經。

吃虧吃苦的自然全是貧農。

糖廠貸款給貧農，不一定借出現錢，大部分共給種蔗所需要的一切材料，譬如每畝他供給蔗種若干棵，肥料（完全是麩）幾担，分期發交。而貸款的主要條件，是將來的木蔗非賣給糖廠不可。

種蔗是很麻煩的事，今年正二月下種，要到第二年正二月才能收割。其中要經過堆麩，撕籐一番繁屑的工作。這時的生活費，得由種蔗的人自己去籌，糖廠不管！又，貧農所用的地，須向地主納租；這個也得由種蔗人自己去籌，糖廠也不管。

至於長成的蔗，糖廠又想出種種方法留難，刻薄，剝削，難得會公平地出價收買。所以貸款的貧農沒一個不賠本，僥倖的很少了。

#### 四

第二日，周家媳婦起來特別早，天空才泛出一點魚肚白。她打扮得比平常光鮮，抱着個大肚子，趁早班的船到糖廠去。

小毛起來的時候，嚷着要媽媽，吵醒了床上的爸，又吃了爸的一個菱角。（註五）

小手的癩痢頭又感到一陣熱，一陣痛，可是不敢哭。一把鼻涕在鼻孔伸縮着，沒灑出。

小毛媽到糖廠去，一見到廠裏的人便說：

「今年有潤月，我丈夫種的蔗早就成熟啦，請你們馬上派人去斬。」

對方也許祇是一個工人，或是一個不管這些事的職員，全沒有反響。



她心裏一急，又絮絮地說：

「做做好事吧，先生。我的丈夫病在牀上，公公年紀老，家裏有孩子，我的——孩子快要臨盆了，……是年關，手緊！（註六）請馬上派人去斬蔗吧。……」

聽的人瞅了她一眼，眼珠立刻垂下，淡淡地說：

「去問×股長。」

××股長，這名字怪生疏的，沒在小毛媽的耳朵留下印象。「什麼鳥股長，」她一點不明白。

連接碰了幾次釘，好容易才找到那位什麼鳥股長。

千哀萬求，甚至哭起來了，股長像化石似的，毫不動容，結果，小毛媽還是不得要領。像個S字形，小毛媽蹣跚地從糖廠走出來，眼眶滿紅的，掛下幾顆淚珠兒。

廠門口的一個地痞型的小職員，瞧見她的形狀，覺得好笑；信口唱出一支淫褻的歌來：

「娶個四眼婆（註七，）」

返去做老婆，

有便宜老頭（註八）做，

大家笑呵呵。」

像泛水瓶的塞子給拔開了，聽到的人哄然的笑聲爆發出來。

小毛媽很費力地趕快跑，不敢回頭瞧。

她糊里糊塗地，踏上午班的船。

在船上，幸而遇見小麻媽。她看有熟人在身邊，才算舒了口氣。

「蘇虾仔（註九）快出世了，怎麼還出來奔波，要富心呀！」小麻媽關心地問。

「你真有我的心。……近來家裏手緊得很，小毛爸爸病着，公公年紀老，所以我不能不自己上糖廠。」

「上糖廠去討錢嗎？」

「有錢計算是好哪。爲的是去催斬蔗呢！」

「你們的蔗，現在還沒有斬嗎？」小麻媽驚異地說。

「可不是，蔗早熟透了，再耽下去，要乾的，要僵的。」

「……唔，你去催，有帶『黑銀』（註十）去孝敬人嗎？」  
「黑銀，這——我全不知道，打官司要花黑銀，難道賣木蔗給糖廠也要黑銀嗎？唔，唔。」

「當然。因為是官辦的。」

「幹嗎不讓我們早一點知道呢？唉。」

「你們是新種蔗的？」

「正是。黑銀不知要多少，你說。」

「你種幾畝蔗？」

「兩畝。」

「起碼五塊錢。」

「少一點成嗎？三塊？」

「那要你自己跟他講。我可不清楚。」

「啊。」

小毛媽懷着一點熱望，預備回家去湊足幾塊「黑銀」，明兒再去試一趟。

把事情告訴老爺和丈夫，都贊成她的意見。但是「黑銀」那兒來？找了半天，結果只湊了三塊：一塊五角是跟隣人借的，另外一塊是從當舖借來的，還有五角是家用錢。

## 五

隔天，小毛媽又在求那位什麼鳥股長啦：

「就這三塊錢吧，請先生收下。請馬上派人來斬蔗。」

股長提起個「官勢」，傲慢地說，聲調全是牙齒音跟鼻音：

「這——姑且通融一次。最快嗎，要等二月頭才能派人去斬。」飄了樓上的鈔票一眼便立刻轉頭向窗口望去，假裝沒看見，沒關心。

「這……這怎麼成呀！過年要等錢用，等錢救命啊！」她急得哭起來。

「別忙。工廠明天起放假。」

她心里埋怨小麻媽不趁早告訴她。伸手要到樓上去拿回鈔票，股長趕快說，聲音比較沉：

「錢還是放下吧，出正準有人去斬蔗，不然——」

「不然」這兩個字很有力量，小毛媽依舉放下鈔票像個S字形在走動，蹣跚地出門去。年尾念八，念九這兩天，周家滿罩着抑鬱氣。崔大叔逼租的惡聲，大興隆催賬的惡色，再加上周貴這「內傷病」的呻吟，小毛的哭，小毛媽的怨對，周大源的嘆息，光景淒愁，「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

「年關」已到了最後的關頭了。真是「有頸無繩吊！」

## 六

除夕那天，周福回來了，身邊還有十塊錢左右的積蓄。——這無異是救星。

周大源歡喜得什麼似的。沒有談上幾句，話勢便轉到這十塊錢的開銷問題。

地租和大興隆的賬無論如何總得再付一半。——四塊加兩塊五角，一共是六塊五角，欠隣人的一塊五角也得還，一共是八元；剩下的該買米酒和豬肉。至於周貴的醫藥費小毛媽的生產費，往後再打算，反正出正可以把蔗賣錢，有錢轉動就容易啦。

新年頭，周家全家團聚在一塊，喝杯團圓酒，咬塊豬肉，剝幾粒花生，有說，有笑，愁慘的空氣減少了許多。

周福把半年來在城裏掙扎的苦說了一遍，結論是：城市看來也不比鄉村強多，而且城裏花費大，不容易維持生活。他不能維持下去，又碰着失業，才決意跑回鄉下來。

談起糖廠，大源，周貴和小毛媽全都恨，咬牙切齒地罵糖廠不講道理，只知道賺錢！

周福到過城裏半年，當然比他們強多了，懂得的事多。他從各方面零碎地聽得關於糖廠的事情就不少。下面這些話是他說的。

「糖廠是個什麼東西？」周福呷了一口酒，神氣十足地說：

「哼，是個正牌的走私機關！廠里的機器全是舊的，這不用說。一年中，只做四個月的工，你想，怎能供給咱們全廣東的糖？這也不管它。奇怪的倒是還有廣東糖廠出產的糖運到長江各省去推銷！連二歲的孩子也喘不過啦！

「可是糖廠是官辦的。誰敢管？」

「糖廠的辦法妙極啦。虧他們這班讀書人想得出来。他們把廣東榨的糖，全數運到長江去

賣，打起「國貨」的旗號，可以免稅，錢自然賺得較多。

「那末廣東吃的是什麼糖？不用說，當然是外國糖。從香港運來的洋糖，把它改裝一下，又打起『國貨』的旗號，招商承賣，——這叫做『糖專賣』又叫做什麼『糖業統制』。總之，不許私人榨蔗出糖，也不許糖商做生意。這用意，據說是『救濟土糖』，『抵制外糖』。不錯，未統制前，土片糖每担七，八元，土白糖每担十五，六元；統制後，片糖每担增至十五，六元，白糖增至念七，八元。但是廣東人可倒霉，一方面糖商無生意可做，一方面老百姓要吃貴的洋糖。

「糖廠里的舊機器榨不出多量的糖來。人家好的機器能榨一八%，廣東的呢，至多也不過八%，相差太多了。廣東糖廠，就使認真工作，也難賺錢的。所以非私運洋糖，改色混充國貨販賣，和盡力地剝削種蔗的貧農，沒有存在的可能。

「糖廠貸款就是剝削的方法：誘人上鉤的！先給你一點甜頭，不怕你不來。既來，就非使你吃虧不可：

第一，你種出的蔗，不許賣給別人；儘管市價高，你不能脫手，只可照低的官價賣給糖

廠！

第二，在蔗熟的時候，他們偏不來斬。等到你的蔗乾了僵了壞了，他們來挑剔，可以減少購買量！或者打低價錢！

第三，廠方買了你的蔗，該付錢的時候，却又多方為難，要耽擱好些時候，才肯把錢付清。

「其實糖廠出糖，並不在乎真的使用那貧農種的甘蔗。要買蔗，儘可買自己人的。每年開四個月的工，這點蔗很可充場面了。而且，買自己人的蔗，廠里多花幾個錢不要緊；反正是公家的錢，讓自己親戚朋友發點財不好麼！貧農的蔗呢，能少買最好；非是大大的佔便宜，不必買。至於怕出品的數量少，那倒不妨，那倒另外有辦法——所以在某一時，工廠不會開工，大煙囪也沒有冒過煙，廣東市場上，已經有糖廠的特製的國貨糖出賣。這叫做「無烟糖」——頂括括，是從外國來的。」

「種蔗的貧農對於糖廠恨極了。有時候化了大錢買些銅條塞在蔗心里，等到甘蔗上榨，可以把機器全弄壞。這樣，農民的心頭才覺得痛快一點，也算報了仇。」



周福大有鼓動家里人施行這報復行爲的意思——可惜一時手緊，沒有閒錢買鋼條。

## 七

過了年，出了正糖廠果然派人來斬蔗，用船把蔗裝運回廠里。大源跟着去，要請他們當日上秤。但是事與願違。他瞧着自家的蔗被人拋到角落里，彷彿丟垃圾似的。懷着顆失望的心，沒精打采地跑回來。

一耽就有好幾天。

「內傷鬼」挺焦急，他喊，他咀咒，嚷着：如果再過幾天不上秤，蔗要全乾了。

還是周福，這到過城市去的傢伙有見識。他說糖廠就等於官場非錢不行；「黑銀」無論如何不能慳的。——這話提醒了翁媳，都說城裏人到底比較「大鄉里」聰明，有見地。

那一天，大源和周福千辛萬苦湊了幾塊「黑銀」，父子一同到糖廠去。

「有錢能使鬼推磨，」雙方交易而退。正預備秤周家的糖，不料忽然有人叫：

「『老太蔗』來啦！」

原來所謂「老太蔗」，是糖廠經理（馮銳，在未被槍斃之前）底母親自己蔗園出的蔗。

自然，老太蔗歡喜什麼時候斬就斬，不愁糖廠不要；什麼時候送來，就馬上秤。價錢呢，當然與衆不同，平常人家的蔗每百斤只值九角五分，老太蔗當然另眼相看，起碼一塊錢，有時候出一元二角，高價收買。討經理老太的歡心。別忘記，糖廠就是官場，這一套自然用得着。老太蔗上秤之後，該輪到周家了。

上秤時，周大源瞧見自己的蔗，一頭一尾，都被斬了不少，光只剩下中心的一段，心裏非常痛，拚命跟他們爭吵。他們乾脆地回答：

「不懂廠裏的規矩，別瞎嚷！你的不秤，讓別人的來。」

周福是城裏人，有見識，一把拖着老父顫抖的手臂，教他忍耐一點，別再多話。

歸根，共秤得一百零五担。照每担九角五分計，應得九十九元七角五分。然而廠裏的人偏說周家的蔗水份少，不大好。不能賣九角五分，頂多只給八角五分。

「水份少嗎，這是你們的過失，可不干我們的事。三請四請你們派人去斬蔗，你們却故意拖延下去；斬下來之後，又是三催四請你們上秤，你們還是不管。一攔幾十天，怎樣好的蔗也得乾透啦！」

「價錢不能減，一文不減！」周福囁着。

「我的老命不要，跟你們這一班光棍拚個死活！」周大源也氣極啦！

「A！A！發瘋了嗎？再鬧，準叫你坐牢去！」廠裏的人先來一套「放冷槍」。

幸而終於沒有亂子出。圍攏看熱鬧的，反而感到有點不痛快。

周家蔗共一百零五担，每担按八角五分計，應得銀八十九元二角五分。除去兩畝地蔗種共廿四元，麩六担，該銀四十八元，二項共七十二元，——當由廠方如數扣還，所餘實銀十七元二角四分。（扣去印花一分）

櫃面上放着十元的，一張五元的，兩張一元的鈔票，還有一張兩角的鈔幣，銅仙十來個，此外還有一張收據。

周福一手扶着顫抖的老父，一手檢起收據，緩慢地踱出糖廠。

「完啦！完啦！這十七塊錢，除開十六元地租，還不是跟他們白做嗎？唉，還要賠黑銀……」老人家聲嘶力竭地，說不出話來。腦袋裏昏昏沉沉的，現出許多黑影：崔大叔的暹租，大興隆老板的催賬，貴兒瘦裏的血絲，媳婦的大肚子，大番薯，空米缸，小毛的鬍刺頭

……像走馬燈似的，在他的腦袋裏盤旋，盤旋，盤旋。

年青的周福却這樣想：

「機器榨甘蔗的水，糖廠榨百姓的血；機器也榨<sub>到</sub>鑲着鋼心的蔗難道糖廠不會榨到鐵骨鋼心的百姓嗎？」

——二十五年十月追記八月以前的情形

註一：婦人。

註二：打一巴掌。

註三：害肺病的人。

註四：是一個譬喻。謂窮人急於要富的東西，當舖故意貶低物價。

註五：把指頭屈起來打人。

註六：經濟困絀。

註七：懷孕的婦人。

註八：父親。

註九：嬰兒。

註十：賄賂。

## 古城記事

王余杞

「賤賣！賤賣！」

張大嘴巴，拉開嗓子，將這口號擲拋到不斷的人流中。天色剛暗下來，路燈像眯一下眼睛似地明亮了。熱氣漸漸消散，吹來的風，帶來一絲兒涼，涼風吹乾了滿頭的汗，叫身上輕鬆，叫心頭爽快。趁這工夫喝下一碗水：捲好一張大餅，一口不等一口地咬嚼着。

人流可就在這時候湧湧起來。

嚼着大餅，心裏發急：嗨。誰願意錯過一個賺錢的機會？高樓大廈的鋪面門外，一齊照耀出叫人眼暈的電燈光；電燈光染織成一片，彷彿失了火，燒紅了半邊天。在這紅光之下，人行道上排着的兩排小攤，也連連繼續地閃出熒熒的青燈，如同晚霞裏忽明忽滅的星星。

——機會，大家都在那里等待着。

鋪門外永遠張掛着「週大減價」，「季大減價」的刺眼標幟廣播無線電機鬧得震天

響；而這些佔地不過三尺的小攤，也就是那熒熒青燈閃出的所在，最好的工具，便是憑自己的一張嘴巴。於是不得不放下大餅，揚起貨色，任他滿臉流汗，拚命拉開嗓子，競爭比賽地一聲聲拋向人流裏：

「賤賣！賤賣！」

人流儘管汹涌，始終是一直往前流去，單調的嗶聲，激不起一個漩渦。費盡心機，更加勁地使出力氣——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再把貨色揚得高高的。手裏正拿起一匹布，提起邊沿，在人眼前一搖擺，趁勢一抖，布捲骨碌骨碌地滾到攤上，整匹的布全打開了來，折疊成一堆。平伸開手，儘可能地提起一段，向空間一招展，故意做出嘩啦響聲。

響聲打動了人流；本來沒有目的，有的便稍稍停了下脚步，有的便略一回轉頭。抓住！抓住這個機會！忍受着肚裏咕咕的叫囂，非不得嗓子乾啞舌頭僵硬，摩拳擦掌就像要跟人打架。

胆子大的就站了攏去。——站攏去吧，唾沫星子會打上臉來。

打着臉的僅止於唾沫星子，那人便不動。

一個不動，別一個就加上去。以後兩個三個……人們像害了傳染病，漸漸地圍成一圈。人流在這裏激成一個漩渦。漩渦的中心，也有泡沫，而泡沫只是凝聚在兩邊嘴角上。布段再招展；口號更加勁地拋擲着；一字一字從嘴巴裏滾送出來，幾乎一字壓着一字，顯得匆遽而慌張。

「賤賣！賤賣！——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人圈子就爭先恐後地睜大了眼睛在瞧。得瞧出一點道理來！後面的伸長了頸子，微張着嘴在尋找縫隙，縫隙小，腦袋大，却毫不考慮，一頭就想鑽進去。不想前面的站穩了脚跟，高聳着肩膀；鑽進去的頭，照樣地又給擠了出來，只留下一隻眼睛，透過縫隙，借一點熒熒的燈光，如所期許地瞧，瞧一瞧！

瞧着吧！

小攤主人開始講演：這布，幅寬，紗細，顏色正合適。縫大褂，成，縫旗袍，更好。上

月還賣一毛二，這時只賣八分。八分一尺，賤賣！

放下一匹又抽出一匹，一匹一匹地打翻開，骨碌骨碌地直朝地下滾。白的青的，紅的綠的，花的素的，薄的厚的，一層層地折疊着，堆成一座小山。

沒人答理，講演接續着；中間夾雜着口號，口號呼到臉紅頸子粗，每匹都抽出來，每匹都打開，每匹都詳盡介紹過。——一次不足，還來二次。

「瞧一瞧！」

都瞧過了什麼？站得久了也需要活動活動。偏臉望那邊，那邊也有種種聲音在招引着。便轉一個身，擠出人圈子。被擠的受到牽連，暮然驚覺，跟着離開。

漩渦歸於平息，從此合入人流。

「賤賣！賤賣！」

口號啞不成聲。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買不着！」

眼前已沒有一個聽衆，話到嘴邊，又吞了回去。



弓下身子，幾乎將臉埋進小山似的布堆裏，眼睛發黑，抬不起頭來。無心再咬一口剩餘的大餅，蹲下去，開始整理着零亂的布匹。

舉動變成遲滯，一塊沉重物緊壓上心頭。

——價錢賤，沒人買，這年頭！不上捐，不上稅，只賣本錢，滿望做一筆好生意；他媽的偏偏風聲一天比一天緊，害得人失魂喪魄，有錢，有錢也不肯往外掏哪！往後麼，更不敢想！貨來如潮水，偷關漏稅，便宜儘管便宜，賣不出去也只好乾瞪眼！貨越多，價錢就越賤，今兒買八分，保不住明兒不賣七分五。八分才夠本，七分五就淨賠，賠，命也會賠了進去啊！天哪！

抬頭看天：天上黑漆無光。涼風陣陣吹着，而心裏却反而彷彿燃着一盆火。

鋪面上門板，滅了燈，廣播機停止放送，街上變成靜寂。人流散失，車輛稀疏，古城又變了一個樣。收拾起貨色，捆做一包，背着回去。

## 二

人流消退，大街上可並不冷落：呼地一聲，一輛漆亮的新式汽車飛駛過來，咕咕咕地

駛進街邊的胡同裏。胡同口外，高紮着牌樓，一排懸着五盞球形電燈，寫得明白：××大戲院。

甲蟲似的汽車從球形電燈下面爬過，身上反映着燈光，閃耀着條條白影。一輛追着一輛，頭尾相連，排滿了不短的胡同，還剩下一截來留在大街上。

汽車裏走出來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和男人，華麗的裝飾，輕俏的打扮，一個賽似一個，粉白的臉頰上同戴着一派豪華。

蜂擁擠進戲院大門，浮散出汗臭和粉香，緩步登樓，依次高踞着每個包廂。坐定之後，眼睛並不專注着戲台上。有的剛離開了飯莊，膩膩的油腥氣留滞在嘴裏，正用着一點鮮果，調劑着口中的滋味；有的剛來自小班，唇脂的氣息一時難於忘記，招起一點糖果，且從那裏喚起回味；有的正當興高彩烈，滿腔得意，化爲熱氣，熱氣蒸發，口乾舌燥，喝茶不足，還需要啤酒與汽水；有的矜持身分，坐必正襟，甯可反捲兩袖，不肯一解高領扣子，一手雪茄烟，一手望遠鏡，邊聽邊哼，光景若有所悟。

究竟台上唱了些什麼？幾乎誰也不會理會。——心裏並不閑空：爲名爲利，更有不少須

要討論的問題。

這裏就坐着幾位從龍有功的大員，偉業告成，一個個都做了新朝的新貴。只可惜新朝剛在建設，文廟雖已油新，飲食起居，供給還未能盡如人意。新朝離古城不遠，早去晚歸，非常便利；自從鐵路特爲掛了一輛頭等車，半點鐘的程途，也可以勉強屈尊一下，因此也就不辭往返的麻煩。夜裏光陰，仍然留在這古城中消受。

事情一點不足爲奇，新朝的「長官」，還在這裏包下了幾宮呢！——問題便轉到這幾宮上。

「我曉得的，」一個小鬍子笑得眼睛合成了縫，「『長官』的東宮在韓家潭。」

「不對，」旁邊的禿子糾正他，「那是西宮，不是東宮，東宮是在百順胡同。」

「真不易，」於是就有位臉似叭兒狗的人物驚異地稱讚，「『長官』的政務那麼忙，還能周旋幾宮。『長官』才是英雄，老蕭真說得對！」

「自然是英雄呀，」小鬍子這才把合做一條縫的眼睛睜開，鄭重其事的：「能成大事，豈非英雄？莫着急，或許我們還要到這裏吃糗子哩，哈，哈，哈！」

笙聲不啻給淹沒了，戲台上起勁地傳出是一片鑼鼓聲。隨着鑼鼓聲跳出來了一個白臉的忠臣和一個黑臉的賊寇，揮着刀槍打着仗，直殺得難解難分。打了無數回合，忽然刀影一揮，卡嚓一聲——鑼鼓也立時停住——忠臣將賊寇砍下馬來。

台下報以一陣掌聲，掌聲中夾雜着幾聲脆響的「好！」

那忠臣，這才裝做不慌不忙，閉緊了嘴巴有氣不讓喘，還掄着大刀，耍了一回，扯出一個把式，才揚長而去。

——多威風！

大家心裏一齊感覺到。矜持着的看看也不能努力矜持下去，自己變得十分渺小，悄悄放下望遠鏡，幾乎大氣也不敢出一口兒。

「現世那兒找這樣的人去呢？」且不禁感慨係之，「佢願生出幾個來，中國才可以不亡！」

「您別這麼說，」一個明髮梳得極其光亮的提醒他，「草頭將軍就有聖像，南方來的人都說準備一戰，佢暗地裏買下了兩千架飛機」。

「哼，他！」那個使勁吸了口雪茄，嘴角一撇，吐出一縷青煙，「他，中國就斷送在——幹嗎說他呢！所以還是獨立了好，要不，咱們都站不住！」

「唔，」這個馬上紅了臉，大口地吞了一口唾沫，「可不！不過我敢說他們的力是萬萬達不到這邊來！——您瞧瞧走私，您瞧瞧！」

走私，隔壁包廂裏正談着這個問題。那個包廂，四個人的坐位只坐着三人，却已經擠得滿的，三個人中沒有一個不是胖子。

三個胖子在比賽：一個的圓臉有點浮腫，整個像饅頭；一個是酒糟鼻子，紅紅的像紅了嘴的大白桃；一個腦袋滾圓而結實，像西瓜。

西瓜先開口：

「私貨一多，什麼生意都不能幹。我也想透了：跟他們混去。咱們不能瞪着眼睛瞧着賠錢。國家沒力量，保障不了正當商人，嗨，您二位？」

大白桃也表示贊成：

「識時務者為俊傑，說的是。誰說幹不得？，只是就怕咱們找不着路子。本錢多少沒關

係，少就小幹，小幹一樣能賺錢；要緊的得跟高麗棒子他們混在一起，還得親身出馬——光把錢交給他們，小心他們給您捲了跑。有的是，我知道！」

饅頭却滿有主意：

「不要緊，這事我在行。好不好，咱們二人就來幹一回？在大連辦貨，運到冀東，一塊錢交三分，一切都在內。我有熟人，咱們要幹，我跑這一趟！」

談得投機，說幹就幹。戲自然不要看了，站起來就走。

汽車穿出大街，車站鐘樓上的長短針正指着十二點。

### 三

深夜十二點，車站上到了應該清靜的時候：最末一次車已經開走，最末一次車已經開來，擁擠，喧囂，都成過去。此時則輕易聽不到一聲人聲，輕易看不見一個人影！巨大的建築整個變成沈寂，爬伏着一堆黑影，儼然一座洋式古寺。窗孔裏或許還閃出點點燈光，也是孤零零的；孤零零的燈光下坐着孤零零的守夜的人，受不住夜深清冷的襲擊，也將一顛一顛地打着瞌睡？。

然而今夜却有點異樣：站上的職員，不分當班不當班，全數到齊，一個不少。每個窗孔裏都照出燈光，猶如舉行着一個盛大的夜會。只是缺少了夜會那分熱鬧，反而滿佈着緊張！勉強打起精神，努力睜大眼睛。睜大了眼睛對看着；數着心脈的搏動，嘴裏誰也不肯發出一息聲響。橫身在跟疲乏抗爭，靈魂非常脆弱，神經非常敏感，一息聲響足可以斬傷每個人的感情。

電報房裏收報發報機歷亂的掣動聲：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聲聲打進心裏，不寧的心裏更加翻騰。電話房裏清越的鈴聲連續不斷，跟着便是大聲的問答，每個單字——每個聲音，包含着驚怪與訝異，顯然是一種失望，轟擊得所有的耳膜嗡嗡作響。

「來了，兩列兵車！」

塗滿了油汗的臉，映着燈光，閃出了異樣的光彩；眉頭交擰着，嘴角的弧綫顯出了痛苦的綫紋。額角上沁湧着汗珠，短髮在額前蓬披着。白眼球上分佈着紅綠網，情不自禁地走向崗口或走上站口，癡望着那覆在雨棚下的一片長狹的洋灰走道。

站台上照耀着行行燈光。燈光原有一定的距離，而目光所及，在遠處，就綴成一線。僅

只一線燈光，大部分地方依然墮入黑幕裏。——兩列兵車，就將從黑幕的那一面駛來，忍不住長長吐出一口氣。——想像得出那兵車上的一切光景！

機車吐着黑烟，咆哮着往前衝；車廂裏滿裝着綠黃制服的軍人，外帶大量的槍砲和子彈。——長長一列，像一條蛇。

比方句話，這蛇正鑽向自己的肚內。——肚子就覺得疼痛起來，臉色變成了青白。

的確，兵車猶如壓在自己心上似地越來越近了，根據電話的報告，幾乎聽得出來的咆哮聲，車輪的疾轉聲，車廂裏的叫囂聲——

歡呼！

吶喊！

高歌！

一派勝利者的威風！

低下頭；勝利真屬於人家！人家來，人家來統治天下！地方幾千里，人數幾千萬，却只兩列兵車，盡都俯首貼耳：做牛，做馬，做豬做狗……



——爲什麼？

問自己！自家的鐵路，自家的火車，而替人家運兵，而自己還不敢不來值班守夜，替人家同應照料。——爲什麼？

——難道自己先願意將自己出賣？難道就忍心看着人家這麼長驅直入地進來？

「新站電話：路軌被砸！」

耳旁上彷彿打了一聲焦雷，身子有是搖搖不定。都帶張了張嘴，雙雙眼睛對看着。一塊沈重的東西壓住了心，心底下透出來了一經欣喜。臉上依舊閃光，短髮依舊零亂，眉頭依舊深鎖，嘴角上的弧綫都帶出了些微笑意。無可奈何之中，只好幸災樂福；一任感情的翻掀，略解了心頭的鬱結：到底也有這一下啊！更奢望着事件發展，僥倖會將深入腹心的長蛇忽地嘴裏倒吐出來。心裏自然開明。爽性推開窗，原來夜色這麼清涼！

終於一切都是夢！事件是人家安排的：兵車無防，照像進行，且平添上這樣一個最好的口實！

眼看着在城前一站，早彼劃去了一塊地方；眼看着古城外的南郊，也已雙手奉讓。而口

實還另有企圖：當地駐軍，一律撤退。

#### 四

「當地駐軍，一律撤退。」這是一個企圖變成一封通知——等於一紙命令，

幹部會議因此舉行，從夜裏到天亮。

眼看著忍無可忍！雖然靠着人家的力量，官復原職，算是獨佔了兩省兩市的地方；而在上台之初，形勢就已不大佳妙，派別紛紜，落得個不歡而散。旁邊有人發話了：「大家煮好一鍋飯，叫你一個人吃，好！」一種氣忿不平的態度，難道不可以從話裏聽出來。所以一齊深居在天津那個租界裏，結社集會，貼標語，發傳單，揭開了在跟自己這邊作對。自己的靠山，人家跟他也有交情——這交情也許更比自己來得密切，否則他何以還容留他們安居在那個租界裏？從這一點上，而且證明了自己並不會討得靠山的歡心。問題就出來了：怎樣地應付失意的人物和怎樣地討好靠山。這就全靠「外交」呀！幹部會將這個重責付給「外交」者，「外交」者也就明推暗搶地接受下來。接受下來，好處自然落了不少，而「外交」呢，事到如今，察北依然察北，冀東依然冀東，那個租界裏的人物依然活躍得很；靠山也依然擺

出副難看的嘴臉。——「滾！」彷彿已經呼叱出。

事實上又退無可退！到那里去呢？幾乎是無路可走！往北，往東，往西，不成。當然不成！人家限定了「往南」！往南！——山東？沒地方。河南？是對頭冤家，山西？新的勢力剛攘過去了。那嗎只有西北，那死路一條，死路總算是路吧！這條路又真能走得通？早已擠得滿滿地，誰肯讓去一塊已經伸不開腿的地方來？再回頭看自己，人有這麼一大羣。每人懷着一顆心，每顆心裏都有牠們自己的主意。將他們的主意——也就是心集合在一起，這力量原來並不小！話儘管一句一句地往遠處說，局勢却一步一步地逼上前來，別忽視他們的腦筋簡單，多繞幾個圈子他們也終於會有明白的時候。現在他們就明白了，這就是他們的主意。有了主意便是有了力量。這力量表現之來便可以聽指揮，不聽號召，不聽支使……一種危機，人人胆寒，面面相覷，垂頭喪氣。

自然，有的就覺得頂冤枉；統率不住部下，部下的主意原自有他們的道理。錯處不在他們，可是，錯處也不在自己！所以忿然了：

「老總！您叫我們裝孫子，我們也裝哪！叫我們忍氣，我們也忍哪！還是鬧成這樣一個

局面，這是怎麼說的？問他們辦外交的人吧，他們會說嘍哩呱啦，咱們不懂，誰知道他們怎樣弄的！」

老總默然。——局勢一時僵在那裏。

在強烈的銀白電燈光下，豪華的廳堂裏也蒸騰着夏夜燥鬱的空氣；九分熱，一分涼，雖有微風，令人感不到一絲輕快。問題緊壓在心上，叫心上加重負擔，叫血液加速滾流，對於天氣，更覺敏感，臉上發着熱，顯出一片紅。

自老總以下：凝神端座，賽似一堂塑像。

老總，他懂得自己在嘗着一種滋味。五年以前，「九一八」的前夜，以滿鐵出面的代表，挾着一堆提案，親自跑來「交涉」。這「交涉」當然是一件麻煩事，應付的妙法便是適用一個「躲。」來了，躲着。想着反正不見面，事情也就完了。——可到底來了個「九一八」。這一下，無所用其「交涉」，終久不會麻煩過。時間很快，五年又過去了！五年之前，東三省是邊省，五年之後，這裏是第一道防線；五年之前，「交涉」的中心在瀋陽，五年之後「交涉」中心移到了這裏古城。不過，麻煩事，五年之後如五年之前一樣，又碰上

了。這回碰上的是老總！老總那裏知道有今天呢？一時忙中無計，現成的老法子順手就使了出來。——「躲」！然而「躲」並不足安閒，老總嘗出了其中的滋味。

往前想。不聽想，那裏等得着一個「九一八」。

往後想。經過了前什麼呢？好像已經記不大清楚，想不起來了。

一個長久的過去：他帶領着一軍人馬，在重疊的關山之間苦戰數月。那時候，他統率着部下，他擁有這一羣，這一羣發揚了他們的聲威，他們一直享受着他們的光榮。然而這聲威，這光榮，委實不能不自認已經失去了。怎樣失去的呢？真的，時間太長遠了，而今再也記不起來。——環境漸漸地使他和他們統率的一羣隔離，和那一羣共處的經歷也就早逃出了他的記憶，他當然忘掉了！

一番忿懣的言詞感動了他，他努力思索着已往，追尋着一些殘餘的影像。到底還不會完全遺忘，因此不禁墮入沉默。他正在將今昔比較着。從先他能集合起多數人的心志，現在他已變做孤單一身；從先他可以敢作敢為，毫無顧忌，現在他就必須看人顏色，聽人使喚。小的懸殊打動心曲，心在開始顫抖，眼裏浮出了淚光。

人人都在申訴着冤抑和功績，自然都是向着他，但於他全是充耳不聞。忽然，清脆地傳來兩聲——

「拍！拍！」

一張圓胖的紅臉上着了五個爪痕，頭低下去了。

「老總，弟兄們不穩，請您這兩天去跟他們說幾句話吧！」

帶着怨氣吐出一聲，扭頭就走了，足跟使勁打得叮叮響。會議無結果，說準備回到防地去。

來了電話——

「哼，是你！你好好地辦你的外交吧！什麼？辭職？那不成！會辦也得辦，不會辦也得辦！……給我預備車？用不着！我的車票早買好了；……什麼時候走？錢行？說不定！我沒準什麼時候走呢！……」

## 五

另外也有一個會議舉行着。參加的是一羣青年，圍坐在淡黃色的燈光之下。

這會議是相當秘密的，因為這們必須提防着敏銳的鷹犬。鷹犬把他們當做營養的食物；他們的決心和行動都足以使他們遭受意想不到的傷害！

整個古城裏只有他們是敵人與漢奸的眼中之釘，他們的團結會給予敵人與漢奸一個絕大的威脅。古城並沒死亡，他們付給古城以生命！

舉世聽到了他們的呼聲——在冰天雪地中，在刺骨寒風。千萬結成一個偉大的力！

殷紅的熱血洒在皎潔的積雪上：死的死，傷的傷；不死不傷也立刻被投到黑暗裏；失蹤，逮捕，搜查，監禁，毒刑，處決……一批又一批，前撲後繼地跟着犧牲。

然而他們不怕犧牲，偉大的力更堅決地持續着，更壯闊地表現出來。不會游移，不稍畏縮，奮敢向前地工作着。開始嚴密了組織，繼續討論着運動的形式和內容。

這會議便負着如是的使命在。

環境困難，一次會議的舉行已然經過百般的苦鬥。他們來自古城的各處，各處的人羣分別把他們推選出來，肩負着任務，却必須在艱難困苦之下完成它。——第一使他們不得不注意的便是站在各處大門外的大刀隊了！

幸而會議倒底開成了，當然更加緊緊聯結一起；代表着千萬人的心，將求有以發揮他們的偉大的力啊！

敵人勾結漢奸，勢力眼看着深深伸入北方：公然增兵無異於在自己頸項上加上枷鎖，利用走私，換個文法又來吸取身上的膏血；政治和經濟的大權都已落到人家手中，再不掙扎，就只有等待死亡。——可不是，古城已經充滿了死氣了！

他們明白，而且激憤着。

遊行的行到經過大街，只招來不少閑人看熱鬧；皮肉遭受槍托和刀背的凌辱時，閑人反而笑了。

「鬧學生，又是鬧學生！」商店老板搖着頭。

「亡了國有什麼關係呢？外國人比中國人講道理得多；不用姑娘小舅子！」這樣數着氣的是小公務員。

「簡直是胡鬧！人家開了槍不是活該！××口號有什麼用呢！」紳士們一向是最瞧不起「無知的」青年的。



「現時不比『五四』，你們應該好好地讀書！」表示關切的只有學者名流，滿臉堆出了個「不勝愛護」。

但是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們百倍的勇氣。固然他們最大的目標在喚起大眾，共謀生存，而對於腐爛社會中殘存的遺老遺少，學販奸商等等，早已放棄，並不關心。反而在廣大的無告的人羣中，他們輕易地便找得了無數的朋友。嘩嘩的呼聲，正合着大家蘊蓄在心底的欲求；被侵略與被壓迫的痛苦，因係身受，也最明白。並不愚頑，不用多說就能了解；並不卑賤，也不願出賣靈魂。火種漸次播開，生機待時而發！

眼前又到了緊要關頭，示威遊行，還該繼續努力。——因此會議便召集了起來。討論非常熱心，空氣變成嚴肅。

淡黃色光下圍坐着一羣年青人，代表着千萬年青人的心意——凝成個偉大的力！

明知敵人與漢奸防範加嚴，示威運動，一定會遭受到嚴厲的取締；教育聞人，爲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事先也將竭力阻攔；比了前次，困難自是有加無已。

爲了掩護鋒銳和取得進行的便利，不防改變形式！不叫「示威」，只說「請願」。

而內容呢？——

「反對駐軍南下！」

「反對違約增兵！」

「反對偷稅走私！」

議案通過，立時散會。

這會議直如一個電氣總樞紐，由代表們通達到各處，和散佈於組成各處的細胞，像雷網般地聯絡着。總樞紐一次掣動，電流灌通，全部細胞立刻同跟着掣動了。

夜空裏堆積着絮雲，狂風激逞着威勢；雲堆裏閃去一條電光，電光照臨下，古城裏千萬們心一同緊張起來，準備着，發揮了他們所凝成的偉大的力！

## 六

一星期之後。

天氣突然較變：太陽如火烤。燥熱得出乎意料外。這意料之外的感覺，正如對於時事一樣——

西南出兵了，旂號打的是抗×。

人家的軍隊開了一萬多，外交負責人遷居到頤和園。

冀東長官在天津大宴賓客，參加的盡是中外名流。

私貨堆積如山，一再減價，終也無人過問。——儘管大侵早就將攤子擺出來，一大堆紅綠花素的布匹，依次一匹一匹地提著邊沿，在人眼前搖晃著，趁勢一抖，任它展開。由展開又弓下身子一一折疊起來，歸回原狀。展開，折疊，折疊，展開；不嫌麻煩地重複著。還大張著嘴，運用著嘶啞的嗓音，吃力地大聲呼喚——

「賤賣！賤賣！」

「要買就來瞧一瞧，不來瞧瞧就買不着！」

但是連來瞧瞧的人也沒有。

並不是沒有人，人似乎還比往日多：單是街邊上，單是巡警就站了兩大排。

街中間，電車道上，也馳駛著，警察的自行車隊。連串地梭巡著，排成一字長蛇。得意洋洋，威風十足。

於是大家都係在期待着什麼：人們一個挨靠一個地站定了，也許站在攤子前面，密密層層儼如一道牆。揚翹着頭，提起足跟，眼睛却直望街上。

這就乾脆用不着再吆喝，反正吆喝也沒有生意做。擦着頭上的汗，不禁望望街心。——有嗎可瞧的呢？大家這麼出着神！——真是出了神，睜破了嗓子他們都不回頭瞟一眼！

不久就明白了，遠遠聽到了雷轟似的呼聲——那呼聲却比自己的來得壯呢。兩排黃衣人也就着忙起來，扳着面孔，摸摸身上的傢伙。馳駛過去的自行車隊，這時又回來了，一字長蛇蜿蜒在電車道上，好不威風，騰去一股殺氣。

天上沒一片雲，太陽拚命地傾去一盆火，抗着這一盆火遠遠的呼聲漸漸地近了——

「反對駐軍南下！」

「反對違約增兵！」

「反對偷稅走私！」

呼聲如潮水一般地送來，隨着呼聲，又湧來了一潑潮水般的人羣——男的女的，高的矮的一大羣青年人。

頭上流着汗，嘴裏吐着火；五個人在一起，胳膊挽結着，大踏步地一直走。傳單四處飛，紙旂在頭上招展。

呼聲連續着，一聲更比一聲高。

巡警圍上前去，擋住去路。行列便停下來，站滿街心，分頭講演。

一個瘦小個跳上街邊，離布攤不過三尺，手裏揮着紙旂，蹦着跳着在那里高聲叫嚷：

「諸位同胞！我們要反對走私！人家把東西偷運到我們中國來，不上稅，不上捐，所以價錢非常便宜。比我們自己製造的東西還便宜！私貨一來，我們吃虧真不小；這可以分做三方面——」

在人圈子裏，只看見那瘦小個的頭在搖擺着，張合着嘴頭上的短髮變成紛亂，臉上的皮肉也被太陽晒得緋紅，淌着汗，閃着光。忽然一陣紛擾，人圈子崩下來，一隻大手抓住他的領口，另外兩個黃衣人，左右挾持着，挾持着他走。

「——可以分做三方面——三方面——」而他還在那裏掙扎，一聲聲響着。

這街上，却另外跳上來一個，將新的入圈子重新組成，激越的話音又響出來。

「三方面——」他接着那瘦小個的演詞，「第一，是關稅的損失。私貨不上稅，我們的稅關還有什麼收入？第二，是我們自己的貨物受排擠。私貨便宜，人都買私貨去了，自己的貨物反而沒有銷路必弄到工廠關門，公司倒閉。第三，諸位注意這第三，我們每個人都將變得沒一個錢！——我們的錢盡買了私貨，我們的錢盡上人家那里去了，終久有一天，我們的錢會化光化盡。——不是麼，就是現在，我們已經窮得連便宜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啊！——」

——不錯，一點也不錯！別怨學生們，只有學生們瞧得頂清楚：——眼底推着一堆布，好幾天了，整包攆來，又整包攆而去。幹嗎人都這樣窮了呢？聽聽他們說的！「我們已經窮得連便宜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啊」，——布攤主人心裏也不由不感動了。——學生們真有道理，這倒該仔細聽聽呢，聽聽他們下面還要說什麼。

抬起眼睛：那二個又給抓走了，半道上他掙脫了身，便馬上抓回去一頓打。

——媽的，幹嗎打人呢！——咬着牙，拳頭就緊捏了起來。

這裏，又跳出第三個——

「我們真的連便宜到了家的私貨也買不起了哩！——比方說：私貨裏面最多的是白糖，

白糖，從前一斤賣兩毛，後來落到一毛五，現在呢，每斤只賣一毛錢了。第二是布匹，從毛半一尺落到一毛，又落到七八分。——諸位同胞請瞧瞧！」

忽然轉過頭。入圈子的眼睛都跟着他——跟着他落到相距不過二尺的布攤上。

「就是這個！——這個就是私貨！」

每隻眼睛利箭般地射到脚下的小攤，同時也射到自己身上萬分無奈，只好低下頭。然而一聲「私貨」，直如打了個焦雷，耳裏轟轟，一直綿續着不絕的音響。羞愧啃噬着心，一滴是大的淚珠從眼睛落到布堆上。

滿街激起一片潮水般的呼聲聲聲都好像字出了——

「反對偷稅走私！」

「反對偷稅走私！！」

「反對偷稅走私！！」

## 八月的生活

丁玲

## 這宇宙

這間大屋子現在可熱鬧起來啦。我們有八個人都睡在這裏，在我們身旁，還沉沉的睡着有十三張比我們更會喧鬧的龐大的怪物。牠滿身穿戴着鋼鐵的衣，踏着鋼鐵的手脚，飛舞着，嘯叫着，舐着油和墨，幾十會，幾百斤的紙片吞進去了，又吐了出來。可是現在他是沉沉的在大的牛皮紙下睡着了。我們八個人，八個新來的住宿在這裏的學徒，就傍着牠們也悄悄的睡下，我們是睡在牛皮紙上邊的。牛皮紙就鋪在這一塊塊剛剛褪去青苔的石板上。這屋子是真潮溼，已經有三個害了腳氣病，天天喊着腿的骨節痛啦。我們也並不是安靜的傢伙，縱是在夜晚，好像都是死去了似的咧着牙伸長着四肢螞蟻，蚊子，或是別的蟲咬着也一點不在乎的腿，不，我們並不會很安穩的睡去，有的從夢中吵着吵着醒來了，醒來了還要罵兩聲才又倒頭睡去。有的大叫，聲音又尖又銳連很遠的地方的人也驚醒了。還有丟臉的角色，他會在睡夢裏嘍嘍哭泣，像死了娘的小媳婦一樣，也有喃喃說着的，也有將牙齒磨着，磨成一



種怪難受的聲音。還有老鼠，成羣的，也常常來做着襲擊，騷傷着我們，所以這屋子是連夜晚也不會很寂寞的。可是在我們來此之前，真想像不出牠該是多麼冷落，只要看了現在那時時都要粘手的黑黃色剝蝕着的牆壁，和屋角上殘留着的霉爛青苔，還和許多不時從屋瓦下爬出來的綠色壁虎多足蜈蚣，以及張着網的大得出奇的蜘蛛。聽說是有過很多怪誕故事流傳，但自從我們這一夥，跟在這一羣鋼鐵巨獸來到這裏之後，就成了很嘈雜的世界了。

這是一個古祠裏的大廳，現在做爲我們印刷所的機器房的。我們是把所有的年青的時光，都安置這裏了。

### 主與僕

底底達達，一個穿短褂的進來了，接着是穿工衣的，這種衣服最神氣，而第三個又穿着長衫，這一羣也足有十幾個，他們是比我們高一級，師兄；高兩級師傅；高三級領工；還有工頭，工務主任。經理……是可以說是我們的第一個主人。

「豬鬃，揩面水還不拿來！」一付全是磕睡的脸，再加上投來的憎厭的眼光。

「死人！賤也算不清楚，便揩油！」另一付更加欺人的凶顏，像預備咬人似的。

這裏是沒有僕役的，學徒們兼當了這職務，三頓飯的時候便忙個不歇，忍受着呼叱與辱罵，竭力收斂着笑容，愁容，縮短着手脚，使佔住的空間愈少愈好，免惹起注意，但我們似乎實在太壞了，一無是處，耳目口鼻都成了開罪之由，譬如就時時聽到：「看那眼，賊樣！」或是，「閉着你那鳥嘴好不好？」但如果生得漂亮了，我們裏面當然也有長得很好看的小夥子，……不過倒也還是甯肯醜一點的好。這些主人們也不是全然這末凶的，譬如因為我們加倍的努力，替他們偷印了一些外混的時候，或是他們打牌贏了錢，他們也不吝嗇一點笑容，甚至還可以給半枝吸剩的香烟。

## 八 月 的 生 活

在另外的時候，當早晨八點鐘一響，不管我們的肚皮是不是也填了一點東西，而第二個主人就毫不容情的站到我們身邊了。我們還穿着老早就該換下的滿是灰塵和油污的髒衣。爬到這個怪物的身邊，牠是休息過一夜的，而牠却的確是養活着我們的，這可愛的龐大的機器。牠在昨天也「過一整天的掙扎，遍身全是汗，昨天上好的油，也排洩出來了。四處狼籍著黑豎。我們有時爬在牠肩上，摸着那滾龍，還揩拭那巧妙的咬紙的牙齒，有時鑽入牠肚

腹，扭緊一些羅旋釘，免得輪軸有動搖。再鑽了出來，審視那些五六寸寬的，三四寸寬的皮帶，這些可以咬去了手和打傷了腦袋的凶殘的傢伙，但當我們去審視牠的時候，牠是無知覺的，襁褓的掛在放光的鋼輪上。有着破損，帶着病，一任我們去播弄。很快的這將軍樣的东西便在我們靈敏的手指下，從疲勞的污穢中又恢復了閃亮和精神，成爲了一個很有氣概的主人樣子。却還要去喂飽牠，每人提着一個長嘴的油壺，在每有個小孔裏各灌進一滴黃色的濃液去，一直到牠們滿足。於是這更顯得寒傖的我們一羣，便麼麼喝喝拾下那些膠捲，大的和小的，堆在一處，消耗着多量的水，也消耗着大量的力，一根一根的，把這個最髒的，不斷的舐着油墨的巨舌洗得乾乾淨淨的又擱上去。要是那些排好板的盤子已經裝好了的話，同時又不必貼滾龍，貼滾龍真須要許多耐煩和細心，那馬達便可以開動。馬達一動，嘶……：：：轟……：：：，不知許多分不清的聲音便混和着，揉出另一種燥耳的喧叫，整個機構都有着旋轉的轉動，牙齒一張張的咬着白紙，吞進去迅速的推着膠捲又捲入滾龍，另一個牙齒又咬着另外的邊緣，於是，印滿了黑字，輕輕的被吐出來，平平的堆積在那裏，不斷的熟練的吞着又吐着，而響着振腦的嘩鬧。

## 膠

一看到師傅們也苦着臉感到麻煩的時候，我們也許要搭上一兩句，軟和着聲音說：

「師傅！買外國膠好了，爲什麼不買外國膠呢？外國膠不是好用上一個月上或可以兩個月的麼？」

「操勒娘格戾！」我們也懂得這決不是罵我們，也不會是罵經理或主任，不過話總得這末開頭，接着是一聲沉重的：「愛國呢！」

如果我們膽子大一點的話，我們也會體會着他的意思問：

「師傅！這機器，這紙張，這……是外國的，還是中國的呢？」

「關係卵事！」自然還不是生我們的氣。站在大灶邊加着煤塊的，或是站在高高的，用長木棒攪和着桶裏的膠的我們，却靜悄的笑了，大的熊熊的煤火的光映照在一羣斑斑點點蓋在長髮下的瘦臉，似乎看得出有一絲滿足，但到底快樂着什麼呢，怕自己也並不會懂得的吧！

師傅當然也理解外國膠的價值是超過了學徒的勞力。不過也只好隨着經理說什麼提倡國

貨囉，而我們呢，我們能懂個什麼，我們只是一羣蠢的蠢的學徒。

這鍋爐真不小，每次總要溶解着六七十斤的膠，是道地的中國牛皮膠，水因了猛烈的火在放膠桶的大鍋裏沸騰，那硬的固體，便慢慢軟化，一直到像糖的東西。然後把這些溶液注入膠筒裏，是有着十幾斤重的兩塊半圓柱形的鉄片，當中再上一根有羅旋的鉄軸。燙手的膠液在道理睡上一會，又慢慢凝固了起來，冷了，成爲一個個的膠捲。舐着鉄板的油墨，又舐着排好的鉄板的東西就做成了。

不過這個太不經用了，在運動了兩天或三之後，便開了裂縫，於是又從那鐵軸上剝下來，再做。一部機器上有七根膠捲。做一次大約要四五個鐘頭。

#### 一片杭育

「杭，杭嗜嗜海，海，海嗜……」

排字房的學徒，捧着盤子，一個盤子裏放好四塊十六開的鋅板，哼着送來了，我們不期然的會給他們一種笑容，因爲想得的叱罵就會落在頭上來的：

「死人！這也要哼！」

「飯桶！只會吃飯！」

反轉來，當我們把盤子從機器上拆下送回排字房去的時候，也常常要不覺的「杭嗜海杭，嗜海」的哼過去。於是他們也以回答着示意的笑容。但大半時間是不哼的，因為這鉄盤可不算太重呵！同我們背着那些膠筒一樣的不准皺眉也不准歪嘴。抬着大的鉄鍋，或挑着水的時候，爲什麼也不准我們出一聲呢。我們是很喜歡唱着的，爲的唱着，唱着好減輕這些從肩上，手上壓下來的重量。

不過有一個時候，我們是放量的哼着，就是我們從堆紙房背着那些報紙，瑞典紙，道林紙，厚磅紙，毛邊紙，以及各種做封皮的紙，經過走廊時候，你去，我來，彼此此歇，我們喊着，「杭嗜海，杭，杭……」我們的臉在整令或是半令的紙的重壓下，紅着，紅到發紫，汗溼透了衣服，頭髮上也垂着汗滴，手脚都麻木了，却又機械般動着。喉嚨裏壓出這一片杭育，而這一片聲音配合着一些機器的轉動，也許要鬧着一些人們，但在我們自己似乎倒不聽到了。聽到的時候，是看到那些摺紙房的的學徒將這些印好過的紙又背到裏紙房去的時候，他們真是一羣多麼醜小的動物啊！

一令紙有六七十斤重，一個鐘頭可印完，一部機器一天之內如印六個鐘頭，則須六令紙，同時這十三部機器轉動，是七十八令。七十乘七十八是五千二百六十斤。來回一萬零五百二十斤，僅僅這一項的搬運，是多麼大的數目了呵！

### 離別

時間一天天的溜走，我們這裏沒有陽光，缺少着空氣，過去了夏天，過去了秋天，而寒冷的冬天却跨着大步威脅着來了。機器的跳動弛緩了，師傅的臉像十二月的水，我們的工作減少了，我們的叱罵也減少了，却又來了另一條鞭，這鞭不只恐駭了我們，連師傅們也嚴肅起來了。他們多半都是有看家室的。這一個星期來，都是談講着我們「這印刷所要關門的事！多麼可惜呵！我們的機器！這張我條理熟了的全張機，你那張對開機，牠們要停止活動，要被出賣麼？我們不但不恨我們的師傅，反形得和氣，但經理老早就「不來了，我們交涉過，却一點用也沒有，終於在有一天整個機器房，這親切了八個月的大廳，以及其他許多部門全停着了活動，我們破潰在這陳死的屍身間，找不到出路，找不到歸宿。徬徨同着飢餓的脅迫來到了這裏，瀰漫着一片淒慘。我們雖是無處可走，但一天，兩天，挨到最後一天，

仍被趕了出來。拋在街頭，拿着幾個算剩下來的工資，那每月八元，却又扣去伙食六元的餘剩，在這些餘剩裏還加上了陸續的罰款。爲了偶爾的錯誤。我們，連同我們師傅都無言的分了手，互相找不到一句安慰的話。這時才覺得我們是多麼親熱的一夥呵。

在以後，另外的地方我們當會又遇着另一批親熱的伙伴，同在一塊又流着汗，消磨着血肉，把我們的勞力與時間，更廉價的出賣着。

這八個月是結束了，這我們曾咀咒過的八個月！但假如我們都還沒有找到另外的地方，而流離在街頭的時候，這八個月又該是如何可羨慕的呢！



## 直沽碼頭上

吳 江

雨後新晴的黃昏。

落日射出微弱的光芒，海河的水更顯出死人臉般的慘淡；河邊停着三五隻輪船，太陽族在高桅上飄蕩着。黃濁的浪花輕拍着兩岸，無數的帆船水蝓似的在河心行駛着。碼頭旁站着十數個警察，三三五五的行人經過他們身旁走向擺渡去。

「你老好這幾天真辛苦啊！日夜都要你們守在這兒，怎麼，今天又撈着幾個？」一個行人向一符警察打起招呼，問着。

「啊，是……他媽的，這幾天來，狗骨頭不曉得怎麼這樣多，每天都有！今天又撈起了十四架……」山東大漢的警察紅着臉滔滔地說着。

「這幾天，總共撈的究有多少？你老！」

「他媽的，光我們這兒就撈了三百多架，總共，總共就不知有多少了。」

「這許多！你老，這倒是嗎原故？」另一個老年的鄉人聽得頗感驚異的從旁邊插嘴了。

這時，碼頭上的行人聚集了十多個，都圍着警察們聽他們講話，一個個的面部都表現出十分驚異的神色。

「嗎原故！你道嗎原故？起初只發現三五個，都以爲是抽白面的，後來越發現越多了，檢查，一個個就是二三十歲的小夥兒，那像抽白面的？」

「那麼，一定是遭人暗殺的啊！」一個禿着頭的矮子不等那警察說完便強着說了。

「他媽的，殺了的就好辦啦！無奈他們身上怎麼也找不出一些兒傷痕！」

「啊，那才怪！」旁邊聽的人都驚異的同聲的叫着。

過渡的行人漸漸集多了，團團地把十幾個警察圍着，一個矮個兒警察見着行人越集越多，覺得不大那個，便揮起手中的木棒喝着要他們走開。

「不早了，快過渡吧，不要亂嚷了。」

行人中有幾個慢慢地走開了，但大多數還是立着不動。

「你老，到底是嗎原故？」一個行人很性急的又問那開首說話的警察。

那警察望了望他，沒有回答。

「他嗎的，那真怪哩！遭殺的，也不會有這許多，何況天天都有，這是從來必有的事：……」一位赤着臂膊的行人爭先的說了。

「誰知道呢！抽白面的也不會有這許多去尋死。」那紅着臉的警察不自禁的又說了。行人們集合的更多了，那矮個兒的警察越發惱怒起來，揮起木棒大聲叫了：

「快走開！不然，我就要打。」

行人們好似失掉寶貝般的戀戀不捨的離開了碼頭，不少的行人還回着頭向警察們望着。片片的輕紅慢慢地消逝了，暮色漸漸地籠罩了下來。工廠的煙囪狂暴的發出放工的信號，數千百的男女工人，好似浪濤般的從鐵門中奔了出來，紛擾中夾着一片雜亂的叫聲。這時候碼頭上的人集了一大堆，都是放了工爭着渡河的。

渡口只有一隻船，數百的人羣都爭着往上跳，但每次卻超不了四十位，於是，一片雜亂的爭吵聲飄浮在空中了。撈屍的警察便不能不臨時負起維持渡口的責任。

「快撈人啦！快撈人啦……」忽然，人羣中起了狂叫。

滾滾地黃濁的浪濤捲了幾具屍體由上面流了下來。觀眾們感着十分「驚異，都高聲低語

的叫着，而警察們卻見慣了，不慌不忙的跳上了船，舉起有鐵鉤的竿子，對準那飄來的抽屍體一搭便鉤着了。

暮色蒼茫下的河岸上密密地擁擠着一大堆人。地上橫陳着三具水淋淋地僵滯的體，男屍人們擁擠着爭着看，女人們也爭着看；但一發現那屍體是赤條條時，便掩着面跑開了。

那些屍體，看來，大約都是年紀在三十上下的粗黑大漢，身上雖是消瘦，但一看便知是有些蠻力氣的；腹部是鼓一般的膨脹着，面部非常粗黑，絕不像個癯瘦的癮客。

「身上是不有傷呢？」一位警官衝進人羣問了，手中拿着導子。接着便有幾位警察翻來覆去的看那些屍體。結果，沒發現一些兒傷痕。

人羣中發出紛紛的議論。

「啊，劉八，那個有小鬍子的，很有些像王老二呀！」一位穿青布衣的工人向他身旁一位同伴說着，面部現出十分驚異的樣子。

「我看，也有些像，不過不敢斷定，王老一是一位好人呀！去年冬天他離開我們後，傾失了業，適逢××人在這裏招工，他便被招到××去了。我想，他不會尋死，他又不

煙，又不賭錢，他還有老婆女兒在永昌做工啊！……噢，忘記了，他老婆剛才還在這兒啊……」

「真的嗎？你快快找她來認認！我想一定是他了，爲的他嘴角上那粒黑痣，我是不會認錯的。」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工狼狽的衝進了人羣，奔到那屍體前仔細看了一會，便如一隻臨屠的母猪般不顧一切的掙命的號叫起來，人羣立時騷動了。

初更的風，應當是清幽的，但海河岸的風却夾雜着濃重的血腥的臭味，死人的臭味！

夜來了，海河的水嗚咽的滾滾地流着，在陰慘慘的月色下發着血腥的臭味；大輪船上的旂依舊在高空驕傲的飄舞着。

## 漢口人口肉市場——沙家巷

芟薰

凡屬是到過漢口的人，只要他多少熟悉點「嫖徑」，他一定知道這鼎鼎大名的沙家巷。漢口是華中的中心，是商業繁盛的大都市，人口多，而沒有家眷的旅人與商人也特別多，這一大羣單身漢……性的渴慕者就撐持起了沙家巷的偉大場面。

沙家巷的地點是很適中的，（由當局劃成了指定的樂戶區之一）與民權大馬路平行，內街（漢口的街道分內街與馬路兩種）的一端靠廣益橋，一端通商業最大的黃陂街。穿巷子（即是嫖客）的人可以由各方面走進去，裏面除「樂戶」（即下處或堂子）以外，有茶樓，有酒館，有戒烟室，有洗澡堂，每一個要求肉體快樂的人，只要有錢在這裏面是甚麼也可解決的。可是，那並沒有上海的大飯店那樣高貴，當然所花的代價也比大飯店來得便宜些。

全巷一共有九十多家樂戶，一間樂戶即是一間人肉商店。店裏貨色（妓女）的多少以毛板（鴇母）的資本為轉移，多的有十餘人，少亦三五個不等。因着鴇母的籍貫不同而分為「南班」與「北班」兩種，「南班」的鴇母是湖南人，「北班」的鴇母是湖北人（下江班僅

數家，附於北班）「南班」的樂戶佔全數百分之七十以上，進到巷裏，全是湖南口音，所以勢力以「南班」的爲最大。

妓女的來源分幾種，有的由各處販賣人口的下層集團拐騙出來的，（這種以湖南女子爲最多，）有的是父母丈夫或其他親屬押給鴇母的。這兩種來源的妓女名爲「捆賬」，「捆賬」的解釋是這樣的：由拐匪或女子親屬將女子「捆」給某家樂戶，「捆價」若干元，（以年齡及容貌而定，十五至廿歲價最高，過小過老則價低）「捆期」若干年。即是說，過了這若干年的「捆期」以後，這女子的身體就無須退還「捆價」恢復自由。捆期至少三年，多則十五年，也以女子的年紀相貌及捆價的多少而定。但，過了「捆期」，女子可以無條件恢復自由嗎？不，絕對不，在這些年數內，鴇母必定用種種欺騙手段使這妓女虧上很多的債（如使零用錢，賭博等，）只要你每月虧一元，捆期滿後，就有一個很大的數目，你就非得將這些債逐償清後不得自由。等於說，你出賣了若干年的皮肉，實際上是並不能抵銷那最初的「捆賬」的。妓女的另一種來源是或因家境所迫無路可走，或因自己失足誤入火坑。這種來源的妓女叫「分賬」，即是夜度資妓女與鴇母各分一半。但，一晚沒有客人，即須賠稱鴇

母的房租火食等費。所以，很多「分賬」經過一個相當時期就變成了「捆賬」，因為欠多了就失去了自由。另一種來源是推母買些小女孩子由自己養成大人的；這種叫「本家」，「本家」的自由當然比「捆賬」更不如，如果中途未將生命送掉，最後也要轉賣給人，得回相當身價。那簡直是百分之百的奴隸。

這裏面，享樂的就只龜頭（搗母的丈夫）搗母，如同資本家一樣，人家賣肉，他發財。夜席資全晚額價三元，關門一次一元。「分賬」對於「關門」有相當自由，如在一小時已關過一次或兩次，就可以拒絕關第三次；但，「捆賬」與「本家」就沒有這自由了，一個面孔較好的妓女，甚至被迫連續「關門」至五六次，直至將所有的顧客應付完盡。龜頭搗母每天嫖賭吹，喝酒看戲，過極奢糜的生活。

本來，妓女是進火坑後就想脫離的，脫離的唯一方法是逃走。可是，搗母們有一個最好的防止方法，名為「請蹂子」，「請蹂子」那是找娘姨，每一個妓女都有一位「蹂子」的娘姨，這種娘姨上工叫「帶蹂子」。「帶蹂子」是由娘姨指定某一妓女，向搗母繳納一筆與妓女身價十分之三以上的保證金，另加以一種信用的担保（這保證金就是「蹂子」）以後這



妓女便由這娘姨負責招扶（看管。）妓女逃了，「蹀子」就被搗母沒收，而且，這娘姨就信用破產，永不能在沙家巷再找到「蹀子」「帶」。那末，這種娘姨花這大一筆保證金買來這大的責任，她有甚麼利益哩？當然有的，而且很大。妓女「關門」一次，娘姨得由嫖客付給額定「手巾錢」一角，度宿全夜舖牀費三角，這是額定的，另外，嫖客得意時的賞錢在外。她們每晚至少有幾角至一兩元的利益。做這種娘姨的人，多半是中年婦人，善於應接客人，口舌伶俐，有的也兼營賣肉生涯。她們的事務就是替妓女洗兩件裏衣，倒倒茶水等等。事少而利大，所以幹這生活的很多。有了她們做妓女的鎖鍊，龜搗們就敢於放胆享樂。而且，每家藥戶有三兩個「四把子」，專門看門，跑腿，妓女（猶其是「搨賬」與「本家」）要出大門一步，就得受他們的干涉。他們僅有點很少的工價，全靠妓女出堂差，堂差費不歸妓女與搗母，而歸火夫，四把子，娘姨等分攤。

沙家巷的妓女不同上海四馬路的野雞一樣拉人，到了下午五六點鐘，只是站在大門邊向行人遍送秋波，或說兩句俏皮話。要白相的儘可在路上白相，絕無掏腰包的危險。所以，黃昏時，全巷就被人山人海塞得水洩不通，可是，近年來也受不景氣影響，遊人少些，而且白

相的佔多數。要看貨成交的，儘可「穿孝子」，她們是必得站在門邊供人欣賞的，除非當晚已有了顧主。

每一妓女有一間房間，佈置也很精緻，紅牌姑娘的當然更好。顧主進房後，第一批紙煙茶水是鴉母置備的，以後就要顧客自備了。坐定後就有一個「四把子」捧進一塊水牌來，由顧客填寫自己的名字，隨即收夜度資三元並舖牀費一併交給他，這就算是「落賬」了。要是第二夜再來，算是「回頭」，三次就是「熱追」，夜度資的數目可以減少一元，不過，那是一定會發生「竹槓」的，如求嫖客買衣料等。「本家」與「捆賬」，在第二天嫖客走後，鴉母就要來「搜官」，即是檢查妓女的行裝，看顧客是否給了妓女們的「體己錢」。如果搜出了體己錢而妓女未事先報告給鴉母，除錢由鴉母拿去外，還有一頓毒打。要是妓女事先報告了，這錢也是要送給鴉母的，名爲「孝敬」。「孝敬」多，也多少可以買到點鴉母的歡心，免得點其他的毒打。

另有一種顧客是不「落賬」也不「關門」的，即俗稱「打茶圍」，沙家巷叫「開小牌」，一次牌即是唱三個小調，價錢兩角。這錢也不是歸鴉母與妓女，與「堂差費」一樣處置。某

一個妓女「開小牌」的次數多，全體工人就都對她客氣而供使用。沒有「開小牌」的就要受他們的相當面色。

妓女們日常生活是因着夜晚的疲勞，每天至少要在十二時以後才起身，一點至兩點吃早飯，吃完早飯就預備化裝，化裝的工夫就得兩三小時，直至吃晚飯，晚飯後，對化裝略為整理，就已經到了站到門邊邊送秋波的時候了。有客就進房裏去受苦，沒有客就非站過夜半三時不能去睡，「本家」與「捆賬」還要受鴇母的無理責罰。如果一連幾天如此，那簡直該死，鴇母除教訓她們一些「手段」以外，還加一頓毒打。毒打是施行於教訓以前的，妓女必得忍痛含淚跟着她做那些極難看的醜相。鴇母們是大半出身於這一行的，所以她們能夠現身說法。最苦的是患花柳病的，她們被病已磨苦了，加以晚晚要應付客人或鴇母的皮鞭。她們的病，鴇母是不醫治的聽之任之，妓女的出路多半是在這條路上了結一生，能夠留住一個健康身體「從良」的，那是難上加難。

整個沙家巷的內容大約是如此，這裏再提及一種沙家巷的寄生蟲說說吧！

這種寄生蟲的名字是「叫雞子」，他們的工作名「吹叫雞」。即是專門做販賣人口的經

紀人。不論拐帶騙賣或自賣，凡屬是有女子賣給沙家巷樂戶的，就得以他們經手，賣主找他，買主也找他。他們從中取利。他們認得金沙家巷的鴇母，某一些專以拐騙婦女營生的人與他們也有聯絡，甚至某一個拐賊還可在他們那裏先領些活動費。於是，這種販賣人口的事業就成了他們的專門職業，很多很多良善的婦女就在他們手裏犧牲。他們與流氓地痞相勾結，惡勢力很深，被犧牲的婦女往往是被他先姦後賣。可是，在那種無法無天的環境裏，有甚麼能力反抗哩！他們的魔手是有時竟能包攬法網的。

讀者諸君，你們也許知道了這是一個魔窟了吧？可是，漢口有這樣一個魔窟，每一個大都市也何嘗沒有這魔窟哩？

唉！唉！每一個魔窟裏是堆積着多少青年的骷髏啊！

三六，十一，十四，晚於廣州脫稿

## 天堂中的地獄

洪深

### (一) 一個佃戶的話

「先生，你問我蘇州鄉下爲什麼會有抗租的風潮。我告訴你，因爲一切事情不公平道——咳，實在太不公平道了！」

「先生，讓我把這件事從頭講起。」

「我們現在所種的田雖說都有業主；但我們並不是直接從業主領來；我們都是化了錢，向那從前種這塊田的人，買來耕種的。」

「也許你先生不知道，在蘇州地方，一塊田地，可以分做兩樣東西出賣。一是「田底」；業主買了去，每年按畝收租。二是「田面」；鄉下人買了來，纔能在一塊田地上耕種。「田底」或是由鄉下人賣給業主，或是由業主轉售業主。「田面」大抵祇在佃戶之間互作交易——最早第一個佃戶，是不是也會化錢向業主買「田面」，那我們就不知道了；就我們所曉得

的來說，鄉下的佃戶沒有一個不是化了錢買田種的——從前米價高的時候，租米折合成錢的數目也大，一畝田的「田底」，有時貴到一百二三十元；那時的「田面」，也好賣一百三十元。近來因為米價賤，租米的「折價」小，「田底」跌到三四十元一畝，還沒有人要。但「田面」每畝仍值八十至一百元——這些囉嗦話，先生也許不高興聽。總而言之，我們佃戶，也和業主一樣的化錢買田；他們買「田底」，我們買「田面」；他們買田收租，我們買田耕種；目下他們買一畝田祇須三四十元，我們出的錢倒反要比他們高上一兩倍呢！

「同是化錢買田，我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田，業主們安坐在家裏，靜等冬季收租——這個不必去說它了。照普通的規矩，每一畝田，佃戶得納給業主一石二升左右的租米約合全部出產的一半——這也不必去說它了。這是實行了多年的習慣祇要我們種田人可以過過去，我們並不想賴租米。在七八年前，米價貴收入多的時候，鄉下人照納租米以外，有時還自動地送點禮物給城裏的業主。稻子裏打出來的秕子，人是不能吃的，最宜喂雞。種田人家裏總有幾隻雞的。捉兩隻雞送給業主作年禮，從前是常有的事。先生去問問老輩們就知道了。」

「可是業主們呢！他們對於我們是淡漠的，不關心的。說句笑話，他們看我們不過像一

隻鷄；除了要鷄替他們生蛋，除了每年要我們納租米以外，別的都不在他們心上的。先生，你聽見了也許奇怪，但的確是事實：蘇州的業主一百個當中有九十九個半不曉得自己的田座落在那裏！業主一輩子沒有看見過自己的田，自然更不會和佃戶有什麼個人的交接和感情了。甚至在買田的時候，也是「祇看紙不看田；」買主祇問，買了一塊田能否收到租米；如果那些專替業主催收租米的「催甲」以為可以收到，買主往往不再問水旱高底，便化錢買下了。

「所以業主不認識我們，我們也不認識業主。全靠這些「催甲」們在兩頭跑。「催甲」是出名的「又做巫娘又做鬼！」一般人叫他們是「催子」；可是我們鄉下人稱他們是「捉鷄大叔」！阿，稱他們是「大叔」，又公然說他們是「捉鷄」的，先生就可以曉得鄉下人是多麼怕催子，多麼恨催子了。

「他們一面欺騙業主，一面剝削我們！」

「先生，蘇州四鄉，靠做「大叔」吃飯的人，至少在四年以上，他們的正當收入是有限的。每年在國歷十一月霜降前後，業主們印就了那通告開倉收租的日期與地點的「租田」。

(文獻一)交給「大叔」向佃戶們分送。每送一張。業主酬催子銅元一枚；這是舊例。將近陰歷年底，租棧開倉的期限已過，有少數尚未進城納租的佃戶，統交催子下鄉代收；每收一元，業主酬催子大洋二分五釐；這也是舊例。照這樣，「大叔」們是不會寬舒有錢的。但歷年來，我們祇聽說有窮得納不了租的佃戶，和窮得完不了糧的小業主；至於窮得不願做「大叔」的，從來不會有過！

「大叔們既無「田底」，又無「田面」；既不耕種，又不收租；可是他們是這樣有用有吃；他們吃什麼？還不是吃我們的東西！老實說，佃戶最好是自己進城上棧納租，一切不經由「大叔」的手。等到你有求於大叔，不但他的面孔難看，你的化費也加多了。「大叔」從佃戶方面，苛索敲詐滿足之後，他們還未必把那追收來的欠租交給業主；至少是未必全交的。追收十成，報六成；追收六成，報兩成。業主因為自己不和佃戶接頭，一切全得依賴「催子」；到那時隨多隨少，祇得收下算數；心目中在怪佃戶作刁，其實是催子向兩面佔光了！

「平常年份是如此，荒年更壞。「荒年熟催子」這是蘇州鄉下的一句流行話。在荒年，



催子發財的機會更多。明明是有收成的田，佃戶如肯向催子納賄，他就能替你報荒。明明是全荒的田，佃戶無力到催子處用錢，他就硬說你是豐收。結果，佃戶愈是窮而沒錢納賄的，荒田都被勘為「有收成」；租米愈是被追收得緊。而愈是有錢納賄的，愈能將荒混熟，取巧免租！先生。前年也鬧過一回租，不就是因為催子們和縣政府董科長在勘荒時「顛倒荒熟」所引起來的麼！

「業主們老是怪鄉下人作刁！先生，我剛才已經說過，鄉下人大凡可以佃得去，決不願賴租的。固然，鄉下有一種「吃穿」，前清時代就有，這種人每年不納租米；每年等候縣衙門來捉他去，打板子，枷在衙門口；枷過幾天，打過幾回之後，收入監裏，好在打的次數有一定，每次打幾板也有一定；在牢裏關過一個冬天，到來年春三月農忙的時候放出來，所欠的租米就不追討了。那時候好像有「打了不罰」的意思，所以有些人願意挨兩下屁股，曉得一定可以賴掉租米。但是，先生，這種「吃穿」在鄉下是很少的。好好的人，那個願意做「吃穿」，給全村的人看不起；把女兒攀給人家也沒人要！而且近來做「吃穿」，也沒有從前那樣便宜了！近來「打了還要罰」；欠租的人，捉去監禁起來，屁股雖不挨，可是押了幾

月破出來之後，所欠的租仍要追繳，官司是白吃的！佃戶大凡可以過得去的話都願納租——並且還願意自己進城上棧納稅，免得催子和租差到我們家裏來囉唆！

「但是，咳，先生，近年來我們做佃戶的，那裏還過得去呢！千言萬語併成一句話就是「收入少用場多！」有人說我們鄉下人愛學時髦，喜歡用洋貨，所以用錢一天天多起來；這話是不對的。譬如晚上點燈這件事，我們從前本來是點菜油燈盞的，現在都改用洋油燈，倒不是因為洋油燈亮，實在是因為菜油太貴了！他們說，菜油的價錢是跟着豆油走的；這幾年東三省的豆油成了外國貨，進口要納關稅；豆油一貴，把菜油也帶貴了；在鄉下目前祇有點洋油最省錢！再如鄉下人的收入少，米價賤是頂大的原因；他們說，外國來的米是這樣多這樣賤，不會不把中國米的價錢也帶賤的；先生，叫我們鄉下人有什麼辦法；

「從前人道，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是的，蘇州從前的確是好地方。別的不必說，田裏的出產比別處多，總是真的。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大家都窮了；窮得連我們最安份的蘇州人也不能不抗租了！

「今年抗租的大風潮，一半是業主們自己弄出來的！先生，請你再看看這張「租田」，上

面不是用木戳加印上三行字麼

「遵照

縣府佈告，一律改用市斛，

租額每石應升六升」（文獻二）

「租額每石應升六升！」是的，現在政府所定的市斛，比從前蘇州通用的斛子，容量來得小。如果佃戶真用米穀交租，那末在改用市斛之後，每一石加六升，多少不過和從前未改市斛前所定的租額一樣！可是佃戶們納租，與業主們向政府納糧相同，不交米穀而是折合錢價的。現在每石應加大升，那就是說，照議定的折價，佃戶得多納百分之六。同時，縣政府對於業主的糧額的折價，早就按照田地的等次而規定了，（文獻三）縣政府並不向業主增收百分之六！業主因改市斛，佔了政府的便宜，可是一點不肯讓我們佔便宜；這不是一件不公道的事！

「再者，自從政府向業主追收欠賦，業主們便藉口「糧從租出——業主收不到租即無法完糧，追不到欠租即還不出欠賦等話，」要求政府用武力代他們索欠。甚至一個耕種六七畝

劣田的佃戶，幾十年來是做「吃穿」的，現在也要向他追欠租，什麼「事歸一律，依法不得通融！」這不是刻薄，是不是不公平道，佃戶們是不是要憤恨！

「先生，蘇州並不是到處都欠租的。十分之七八都已依期按額繳了租。祇有十分之二三，最近欠了兩三年。這是有原因的；大前年旱災，前年螟災，某幾鄉的種田人，連上兩年沒有收入了，大半都借了重利錢的債，去年稍爲好一點，田裏有了出產；可是鄉下人一面要過日子，一面要歸還急債，實在沒有力量再歸納租不，是的，先生去年的年成雖好，但是那連遭了兩年災荒的鄉下人，的確仍是無錢還租！業主們何嘗不曉得兩年災荒的情形，但因政府向他們征收去年（好收成年份）的糧，他們就不計鄉下人的死活，請求政府派遣「租差」保安隊等向佃戶逼取，以致鬧出滑涇塘的慘案；這不是因爲辦理得不公道才引起的麼。（文獻四）

「先生，佃戶所欠是租，所欠的是業主的錢，並不會欠政府什麼！欠租討租，是民事訴訟的範圍；吳縣現有司法衙門，業主們爲什麼不去依法控告欠租的佃戶，而去利用政府的武力來威逼我們。欠租到底和做強盜做土匪不同；可是現在對付欠租的佃戶，往往是在夜間去

捕捉，包圍着前後門捕捉，連家裏的女眷一齊捕捉；捕得之後，動不動綑綁，毆打！先生，我在鄉下私塾裏念過幾年書，勉強可以看懂報紙，那吳縣日報上所登莊驤朱承鉞王中任三位律師代表渭涇塘妻子頭鄉民請闔邑人士主持公論的廣告，裏面所說的話是不错的，——真是「武裝恫嚇，非法殺害！」先生，我們聽說，城裏的業主也有欠糧的；他們所欠倒是政府的錢；有些人欠的年份很多，欠的年份很大；可是始終沒有聽說保安隊去捕捉他們！買「田面」的人，竟是這樣不如買「田底」的人，先生，這算公道麼！

「不錯，我們有時候是打了「催甲」，趕走「租差」，有時候還從「收租公棧」裏奪回那被吊打的欠租的佃戶，但這些都是幾個人情感上熬不住，一時的魯莽行爲；並不是有計劃的聚衆暴動。先生，你不必再三盤問我，我們的背後，有沒有操縱指使的人。如果你先生一定要我說出操縱指使的人，那就是災荒，窮苦，飢餓，

「先生，你從城裏來，看見五卅路公園旁新蓋的洋房麼！每幢要租八十元，外國式的享福的設備，應有盡有；這是預備租給那家裏有田，靠着收租做「少爺」的人們，組織小家庭的！這真是天堂！可是在鄉下，佃戶們正在因爲欠了租還不出，被人家捕捉，綑綁，毆打，

許多人傷，許多人死！這真是地獄，先生，你是讀書人，你是講情理的；你先生讀了書，一定不願意世界上有任何「不公道」存在！先生，照你所念過的書看來，不論走孔聖人的書，或是孫中山先生的書，或是外國書，我們蘇州佃戶在這兩年所遭遇到的事，可算是公道麼！可算是公道麼！可算是公道麼！」

### (二) 一個小業主的話

「老兄，我不是和你說笑話，蘇州已不是什麼天堂了——至少對我們這些做小業主的人！」

「誠然，我們從前是有過天堂的生活的。那時米價高，一石租米的折價，有時在十元以上；家裏有五百畝田，每年就可有五千元左右的收入；納了五六百元的賦，還餘下四千多元；在蘇州過日子，可以過得非常舒服了。而且，田，是樣好東西！火燒不了，強盜搶不了，災荒只損失一年！傳子傳孫，再沒有比這個好的了！像我們這樣祖上有幾百畝田傳下來的，一出世就做少爺，一輩子做少爺；不必讀書，不必學行業；高興自己管理租米的話，所

忙不過兩個月；不高興的話，這些事可交給鄉下的催子管棧的賬房去做；甚或委託一個大棧代收！做少爺的人，一年到頭，祇須想法子享樂好了！

「老兄，你不是吃過吳苑的小點心；甜的鹹的，米的麵的，你不說是很好吃麼？這是給我們「少爺」們點飢的！你不是在吳苑聽見過說書；珍珠三笑，絃子琵琶，你不說還有意思麼？這是給我們「少爺」們解悶的！一條觀前街上有多少家吃食店？瓜子糖食，至五香牛肉；沒有一樣不備，沒有一樣不精美；「少爺」們的嘴，閉空着難過，可以從睜開眼睛起，到閉上眼睛睡覺爲止，不斷地尋些味道不同的東西咀嚼着的！

「那時候，我們除了享樂以外，不作任何工作——也最好不作任何工作。我們的理想生活，是不和人爭論，不問閒事，不動天君，不好事，不好動，不求進取，不懷野心！唯一的目的保守，是收租米，而不必弄巧成拙，不必因想發財而做生意以致虧蝕！我們的老輩，除了教育我們極度的安份守己外，都教我們吸鴉片煙。因爲一個「少爺」吸上鴉片，才會沒有野心，才會喜靜惡動，才會保得住家當！老兄，我在十六歲結婚那年，鴉片就成了癮；是先嚴先慈勸導我和內人一同吸上的！」

「我們這樣收着租米過着舒適的生活，前後也有二十幾年了，一向我們和佃戶間的分利關係還算公正。田地的生產量，普通一畝可以種七百粒稻；如無水旱蟲災的影響，每粒稻約有二合半至四合米的收穫——改良的稻種，每粒可以收六合——因為一畝田可有二石四斗至二石八斗的出產。可是一般的田租額，每畝從市斛三斗起徵至一石三斗，向例又以八五折實征；最高的不過一石一斗。所以業佃間的分利，是業四佃六，或業三佃七；糧由業納。而春熟如麥和葵花等的副收入，業主無權分利，完全歸佃戶獨得。這是普通年成的辦法，不能算是苛刻吧！」

「倘如遇到荒年，收租的成數，自然比八五折還得減低；去年就是照七折實收的。有人說，農民幾次抗租，是爲了「剔荒」不公平！這個，因為有催子從中取利，我不敢說沒有，但決不會是普遍的現象。事實上，勘荒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以蟲災的損失最有進出。往往一叢茂盛的稻，中間夾有蛀蝕的稻，一貌望去簡直看不出；這樣死稻，農人稱爲「插旗」，此外再有莠而不實的稻，有那已經結實再受蟲蝕的「豆莢瘟」；即使可以看出，但是它們的真實損失是很難下一個適當的估計的。



「吳縣久未清丈，業主沒有「地形冊」的設備，對於自己田的朝南朝北，都是漠而覺之！因此在業佃中間有「催甲」的生產。他們是鄉村生長的人，而且是子孫世代執行催租事業；他們比業主更明瞭田底坐落，和佃戶的家世。業主要收地租，必得依賴這些催子；所以常受他們的氣，受他們的挾制。例如他們下鄉代收租米，習慣上祇許他們一個小數的回扣，可是現在他們收到一元，至多肯交業主三四角。他們吃業主和吃佃戶實在差不多！我們也和佃戶一樣不願意借手催子；但是廢了催甲，誰能担保那些佃戶還來繳租呢！

「有人提議，廢了催甲把催租的事，交給保甲長代辦——唉，不要提了，辦保甲也是我們城裏人不行，鄉下人佔便宜。去冬不是辦過一個「甲長訓練班」麼！規定的是每天上午全體甲長來班受訓練。蘇州城裏的人，派到做甲長，已是不願；再叫他們受訓練，當然是不來的了！主持者看見從九點鐘起，班內總是空無一人，不得已想了一個極法子。約請蘇州有名的朱介人朱介笙每天來班說一擋書，以後甲長們才有幾個人每天十一點鐘到班——聽書到結束的那天，想拍一張團體照相；又恐人數到得太少，不成樣子；於是又想了個極法子！受訓的甲長，每人奉送他們一張大光明的戲券，請他們來看影戲；在散戲院的時候，勉強留住

大家在大門口拍一張照；城裏辦保甲的成績是這樣的。可是鄉下却大不相同了！鄉下倒認真把它當做一件事情。保甲長很能為鄉民出力：鄉民不願納租，便請甲長做免租請願代表；村裏的人有想單獨行動，私下進城去納稅的，便由甲長約束他們，叫他們和大眾一致。業主如果打算委託保甲長代催租米，那真是「託人託了王伯伯」了！

「歷年來，一百成的收租，從來不會有過；每棧總有幾個欠租的佃戶。我們向政府完糧，也沒有一百成，也有多少拖欠。從前好的時候，所收的租與所完的糧，兩相抵消，在業主手裏，每年總有一點盈餘。近年政府徵糧。甚為嚴厲，差不多不許拖欠；我們小業主，常時弄得虧本；再加上政府追討舊欠，真把我們逼得走頭無路了！老兄，「糧從租出，」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老話。「糧」是「收益稅」的一種；有了收益，然後才能按照比例收稅。政府要我們納糧，當然得代我們催租；要我們還欠賦，當然得代我們追欠租；這並不是蘇川人狡猾，把難事推給政府做，情理上這樣才算公平。可是，因為今年渭涇塘鬧了事，政府聽說要在各鄉設立農民銀行分辦事處，直接向農民收糧，至於佃戶們納不納租，由業主們自己去解決，去對付！把「糧從租出」這句話一筆勾銷，我們小業主就絕無生路了！

「我的兒子，我已經送他到上海一個職業學校裏去讀書。我已經再三解釋給他聽，以後我們靠收租是不能有飯吃的了，這個，也許就是幾次鬧租的好結果——逼得小業主家裏的「少爺」出外去學本事賺飯吃，至於我們這一輩子呢，租是大半收不到，糧是不能不賠墊，煙癮是這樣的深，戒煙是這樣的苦，債是愈借愈多，賣田是沒有人受，想到上海去做生意又不能像大業主那樣有經濟活動的能力！老兄，不瞞你說，我每天在這裏過的，也是地獄生活！」

「老兄，你聽見過人家說起一位住在東白塔子港五十二號的楊評玉麼？他也是一個小業主，他的田大半在渭涇塘，他的租被人連欠了幾年，春間他委託賬房朱培初參加第六區渭涇塘設棧收租；不幸鄉民與保安隊發生衝突，演成命案，鄉民顧子安等屍屬，現已正式向法院提起控訴，他的賬房朱培初也在被告之列——楊評玉進退兩難，他在七月十八日自縊身死了！我們呢！我們呢……」

### (三) 按語

我所得到的，是這樣兩方面的報告。當然，他們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不過我們至可以獲得一個結論——蘇州已不復是天堂了！

廿五，八，十七。

## 岱山的漁鹽民

聖旦

假如你站在甲板上遠遠地望過去，就可以看到許多島嶼浮現在波濤澎湃的海洋中。天上要是多雲的話，那末，這「星羅棋布」似的小島，便彷彿披上了薄薄的輕紗，跟着雲的變幻，一忽兒隱沒、一忽兒出現，你准要驚奇地失聲叫道：「多麼有趣啊！」

岱山，就是許多海島中的一島，周圍全是水，頑強地矗立着，好像從海裏面伸出來的一個拳頭。牠的位置，在定海縣舟山本島之北，和衢山隔海對岸。

然而，你可不要藐視這僅有三千餘萬公尺面積的小島，牠是浙江省漁業的唯一根據地，同時，也是年產食鹽六十萬担的製造場。牠，負荷着十四五萬漁鹽民生活的重任，從有歷史以來，便一直盡着這種最大的義務。

全島劃分三大鎮：——亭亭，東沙角，石橋。共有住戶一萬一千六百二十戶，人口四萬九千八百四十九人；其中，鹽民佔二千戶，約二萬餘人。

漁民是過着流動生活的，並且全是甯波人；每年漁汛時節——五，六，七，八，四個月，便連檣而來，配購一汛之間應需的漁鹽。這時，在海邊停泊的漁船，當有二三千艘；船艙接着船頭，船頭接着船艙，在擠軋着，碰撞着，靜寂的岱山，便哄鬧起來，人數至少要增加到一倍以上。

岱山給與漁鹽民的賞賜這樣的多，依你的理想推測，他們的生活一定是很富裕了，因為岱山有的是魚和鹽，而這種利益，却是「取之不盡」的。但你在周圍不滿百里的金山巡禮過後，就會使你馬上失望的。尤其是最近幾年，早前「黃金遍地」的「天堂樂園」，現在已經變成「人間地獄」了！原因是：××鬼子不斷地越界侵漁，浙東三邦——甯波，溫州，台州，——的漁業，遭了絕大的威脅，漁為養命之源的鹽魚市場，一天天的衰落下去。而且，鹽稅突然增加了，以前花四塊錢領「引」一道，（註一）可以配購漁鹽七八千斤，現在只准買一千三百多斤，計算起來，稅額就增加了六倍。這樣，魚的成本既然增高，怎樣能夠和鬼子競爭呢？同時因為農村破產的結果，食戶的購買力一年不如一年，生產過剩，市價當然跌而再跌。你想，在這種狀況之下，漁民還有生路嗎？

鹽民呢？嘿，那就更苦了，簡直苦得要命，全場二萬多鹽民，「官板」（註二）數只有二十五萬塊，平均每戶不到十五塊，每塊「官板」晒鹽二百五十斤，那末，總產額不滿四千斤，以岱山場價每担一元計算，每戶平均只有四十元一年的收益，怎樣能支持一家幾口的生活？而且又要經過鹽官，鹽警，鹽商等等的重重剝削，還是死路一條？所以你只要留心看一看他們住的破屋，穿的爛衣，以及吃的番薯和稀粥，你就會不禁憐惻地說一聽：「悲慘呀！真是悲慘呀！」

## 二

打魚的時節開始了，甯波幫的漁船，一齊總動員，在大戢山洋面出動了。

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全岱鹽民，也一致和太陽拚命；海水，在高熱度的熱氣中蒸發着，噴出腥濕的濁氣。但他們不害怕頭上火燒似的陽光，也不害怕脚下沸滾般的熱水，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繼續不斷地工作着。

可是正當漁鹽民爲生存而奮鬥的時候，意外的不幸消息，終於證實了。

「圈地啦！」

你到處可以聽見這樣像驚奇又像悲哀的聲音，於是每個鹽民黑而且薄的臉孔上，都顯出極度恐慌的神情，眉頭成天兒打了結，好像是已經判決死刑還沒有執行的囚犯似的。

「阿昌哥，柴（註三）結煞？」

「是呀，嘸末田，叫阿拉柴製鹽？」

「聽說丈量過後，就要洒灰線吶，阿昌哥！」

「田價呢，有嘞嘸末？」

「呸，睜你老白眼！」

「順興哥，阿拉去問問鄉長看，到底柴弄弄？」

晚上，二十畝畝的鹽民們，經過了這樣一次的談話，決定去找鄉長了，結果，鄉長說衙門裏沒有通知，圈地多少，和給價不給價，他一概不知道。過了幾天，圈地果然實行了；丈量，打樁，立標，洒灰線，進行得非常迅速。坨（註四）基勘定了，又測路線，鹽場公署的工作，幾乎比漁鹽民還緊張。於是整個的岱山便有些動搖起來；那鹽田被圈的鹽民，都停止了晒鹽，大汗淋漓地奔到西又奔到東，四處懇求着。

在七月初，圍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接着，食鹽歸堆和漁鹽變色的命令又發布了；辦法是這樣的：鹽民每天晒成的食鹽，必須送到指定的地方堆存，並且限定在午後四點鐘以前統統送齊，家中顆粒不准存放，不然，就依「私鹽治罪法」科罪。至於鹽民領「引」配鹽，應該「遵照」新定「引額」——一千三百斤請領，而鹽中必須攪拌紅土；如果違背，便將鹽斤完全充公。

「真是要阿拉格命！」

各鎮，各鄉，各村，全震動了，岱山像要陸沉的樣子。

八號那天，當地鹽民和外來漁民在資福寺開會，參加的人數在二千以上，他們的決議是：

「向釋放局稅警局請願，停止沒收民田，取消鹽斤歸堆，漁鹽變色。」

次日，漁民越來越多，除了奉化幫，台州幫也來了；這兩幫是以紅藍旗分別的，奉化是紅旗幫，台州為藍旗幫，人數大約有一千多人，都馬上加入他們的鬥爭陣綫，並且議決封板曬，拒絕領「引」，形勢是越發嚴重了，但秩序却非常安靜的。



三

「揍死他！——把這狗鷄巴操的揍死他！」

這是慘劇開幕的前奏。鹽民王寶仁被吊在稅警隊的空屋子裏，皮鞭像閃電般在他的背皮上活躍，起先是白痕，俄而變紅，俄而進出血來；一剎時，他的全部背皮，就畫出五顏六色的花紋來。

一頓揍打，王寶仁從鬼門關上還過魂來，臉色白而泛青，蜷伏在角落頭，哼着。白布短衫褲上，印透了鮮紅的血跡。

，「你說，誰主使的？——說，說呀！」稅警隊長咆哮着。

沒有回答。

「說出來，饒救你的狗命！」

「阿拉自主使的！」王寶仁說，聲音顫而帶銳。「打死阿拉吧，橫豎活着也要餓死格！」慘然下淚了，胸部抽搐着。

「哼！」稅警隊長的鼻管裏響了這一聲，帶着勝利的微笑跑開去。「放他出去！」離開

空屋子的時候，他發了這個赦免令。

這是火山爆烈的前夜，——七月十二日。

十三日的午後兩點多鐘，漁鹽民的臨時集合處突然被武裝稅警和××局警察包圍了，長槍，盒子炮，大刀，在陽光中閃耀着。隊長×××手里捏着「九響頭」，站在最前線指揮着。

「××，」隊長下令了。

大隊人馬便挺着長槍向漁鹽民衝上去。真是「馬到成功」，漁鹽民的隊伍潰散了，落在最後的一個鹽民被稅警俘獲了。這當兒，漁鹽民便從新集合，用反攻的姿勢向稅警隊包圍，希望奪回他們的同伴；泥場一帶，喊聲震動了天地。

「退下去！——不聽嗎？——」稅警隊的弟兄們有點驚慌了。

「還我們的伙伴來！——」漁鹽民鼓噪着。

於是，稅警××了。

三千多漁鹽民一齊拚命地擁上去：「好，打死我們吧！——」狂吼着。

嘶嘶嘶嘶——

××像雨點般的從空氣中穿過去，一個鹽民倒下了，接着，又是一個，——漁鹽民憤極了，死命地抵抗着。同時，分成幾隊，一隊直取小嶺墩的隊部，一隊進攻高昌墩稅警總局；××橫飛，喊聲震天。直到晚上九點鐘光景，漁鹽民他們又去××秤放局，並且把火油木柴從窗門裏扔進去。局中的稅警和鹽警，一面用機關槍××，一方突圍逃走，漁鹽民被打死了三十多人，鮮血匯成了小河。

秤放局終於起火了，火光照耀着全山，職員楊上棟、錢振堯和任士中三人，馬上死於亂棍之下。

「不要放走了繆光」

漁鹽民到處搜索着。

「喂，前面格爛大塊頭就是繆光，喜那匹生！抓牢其！——」

現在，四五千艘漁船，去得無影無蹤了，剩下的是巡艦和潮浪搏擊的聲音；一萬多鹽民呢？少壯的統統逃光了。

岱山，果真死了嗎？

一九三六，八，二四。於甯波旅次。

註一：「引」是領鹽的憑證，由運使發給的，每「引」限制買鹽一次，過期作廢。

註二：岱山是板晒的，所用的木板，必須經官廳烙印，叫作「官板」，不烙印的，就是「私板」；如果鹽民藏用「私板」，也要治罪的。

註三：「柴」爲甯波方言，即「怎麼」之意。

註四：「坨」是堆鹽的棧房，名爲「鹽坨」。

## 不能合作的合作社

楊 良 瓚

鄞西樟村——中國藥用植物「貝母」的特產地，浙江省的一個美麗的鄉村。

山包圍在四周，一條河——董江——像一條粗線似的劃在鄉村的中央。

屋弄裏，響着絲車聲，露蛹的腥氣跟着繭鍋中的蒸氣燻着村人的鼻子。

河的兩邊，像大大小小鴨蛋樣的石卵灘上，晒着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

貝母的藥性氣，露蛹的腥氣，像往年一樣，燻飽了每個村人的肚皮。這兩種寶貝呀？白的繭，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和田裏飽滿的麥粒，黃金的穀子，沒有兩樣呀！一樣是飯糧呀！

五月的鄉村，該是緊張而快樂的。今年五月的鄉村，却是緊張而憤怒的。

繭換不到桑葉本錢，這且不說；現在竟連這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也換不到工本了！爲什麼呢？看：

高高的牆，刷得粉白，白底子上，寫着藍色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

大門邊，站着一個縣城裏派來的全副武裝的兵，他還沒有等到調班的鐘點，他厭煩地看

着他的同伴，——掛在大門旁的「鄞縣董江貝母運銷合作社」那塊機關招牌。

高牆裏面，也是大門的裏面，就是貝母合作社辦公重地。在村上偉大的建築物——文昌閣——的二層樓上，擺着許多寫字檯。朝孫中山先生遺像端坐着的，是吃公事飯出身的總務股主任。朝「五月廿一日星期四」那張日曆坐着的，是銀行派來的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在翻閱社員大會記錄簿，那一條「以每百斤現金拾圓計算，收買社員二十五年立夏節起土鮮貝母」的議案，在社員是憤恨的失信的東西，就是在總務主任的眼下，也覺得是古碑上的文字似的，討厭看見牠了，拍的一聲，記錄簿閉合了。……

會計主任在翻閱總錄簿，地球牌藍墨水在夫士紙上寫的鋼筆字，像細聲的在報告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賬，那幾百萬斤的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存在銀行資本家的倉庫中去，但是五萬樟村人的生活費，貝母的成本，五月勞動的代價，終年流汗的補償，……也由總錄簿證明是該得到一半勿到的！

日曆也在告訴會計主任：「今天離開立夏節已有十五天了，立夏起土的鮮貝母，樟村人是要換飯吃的。爲什麼高貴的紳士和闊氣的主任都說不動銀行家呢？爲什麼還不以現金去買

便宜貨呢？爲什麼不以鈔票去換白象牙元寶似的貝母呢？」日曆告訴了上面的話，又告訴了下面的話：「今天是五月廿一日，再十天是月底，你又要結賬了。收××銀行××○○○元，（將來由樟村人（社員）負責去還本利）付××主任月薪八十元，五十元，付職員××洋四十元……付車馬費洋×○○○元，付緝私費洋××○○元。……」

高牆的外面，太陽照着青山，樟村人和大地一樣在活動。爲吃飯，格外活動得利害。

要換飯吃的貝母，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了！社員是合作社的主人翁，爲什麼社員不懂「那個」呢？鄉村的土地既種不出鈔票法幣來，那麼，只能種出來的貝母，也該想法呀！想法，想法，種貝母的社員，不能聽銀行家，紳士，老爺，主任的堂皇話，他們要想法了。全個樟村人的心，對着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在跳，跳，跳。他們想：「合作社終不能是我們的喝粥社，貝母是要換飯吃呀！」

五月廿一日的前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樟村人，已經開始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自己的收穫物（貝母）偷偷地私運了。五月廿一日的後頭，在早晨，在黑夜，要飯吃的鄉村人也將繼續將運銷合作社不來運銷的貝母，要偷偷地去換飯吃的。五月廿一日，這許多

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樟村人正在早晨，在黑夜，在緝私者的視線外，在深山冷谷小路灣嶺上，偷運着他們的貝母。大夥兒奔到城市藥商的懷裏去兜賣。

許多挑担的，背袋的，扮大肚的私運者逃過去了。許多緝私者，（可憐的沒有別的職業的人），嘴上啣着警笛，尖着耳朵，拿着傢伙，爲吃飯，他們像獵狗似的在找尋私運者。每個被雇的緝私者都這樣想：「月底到了，沒有成績，沒有工作報告，去領薪工，是要受主任的白眼的，並且下月的飯碗，若不拿私運者去犧牲，誰又保得住呢？」

於是，緝私者真像獵犬，私運者真像在逃的山兔。只要碰着，就是將貨充公，社員受罰，主任得功，緝私者得獎金。

在許多要飯吃的日子中的一天，五月廿一日——今天，許多私運者中的一個，碰到了許多緝私者中的另一個。結果怎樣？你也猜到了吧？

主任當然得功，緝私者當然得獎。但是要飯吃的樟村人（社員）却不能服從「貝母充公」，「私運受罰」。他們反抗了，他們說：「你們老爺可以不照議決案做，上頭銀行可以不照借款合同做，爲什麼只有我們要照你們法律做呢？」「……」。在許多要飯吃的人的同



情下，不，在許多人合力反抗下，轟的一聲，搶回了被充公的貝母，搶回了將關在看守所裏的同伴，

於是，書記室做起公函來，在五月廿一日的上面，蓋顆豆腐乾大的鈐記，馬上差自由車手到公安局去調動大批警士，馬上去報復，馬上去捕這批敢反抗的暴民。……

叮噹！叮噹！是公安局長的包車。叮零！叮零！是警士坐的鄉村人力車。捕大盜要步行的，捕暴民可以坐車，反正是我們的紳士給我們的警士也揩一點暴民的油。

全體武裝，包圍暴民的小屋，再將貝母搶回充公，再將暴民搶回做犯人。

廿一日的太陽，已經接近西山頂了。合作社辦公室正坐着大大小小的紳士，公安局長與×××主任們做了主席團，一般善意的小紳士在為暴民說情。

「大家跳跳落，只要摘面子就算了，哈，哈，通融一點吧？……」

「看你們面上，就不要關他（暴民）了，我們合作社是民衆機關，最愛和平，好，照你們提出的條件做吧……。」

圓桌會議結果：暴民釋放，貝母充公，再由暴民到一家小店裏去賒買二十個爆竹，對大

人們面前，朝天放完，表示道歉。

事後：

主任，老爺們問部下道：「你們有聽見有趣的爆竹聲嗎？」

小店流水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付×××火炮二十個，計洋壹元」的賬。

公安局收發簿上記了一筆「五月廿一日收董江貝母合作社公函乙件！……事由」的賬。

甯波民國日報登了一則「董江貝母合作社在大蛟緝獲私貝被劫散，保甲長出面調停，結果將已繳貝母收集總社」的消息。

大大小小五萬樟村人的心上也記了一筆「這合作社已不是我們了，是銀行資本家，鄉紳，老爺合開的貝母公司了，還有什麼是合作社呢？實在是喝粥社了！……」的賬。

粉白高牆上的廣告字「人人爲我（合作）我爲人人，」仍舊狡猾地在替合夥公司辯護。靜靜的董江在夕陽返照下映出一閃閃的亮光，她淙淙的聲音，好像含着恨在替五萬樟村人訴苦。那起伏着的青山，像受傷的熊，在沉默着，在深思着，……她們都等待着真正的「農民的合作」的到來。

## 特 殊 贊 賞

黑 丁

五月的清晨。

鮮紅的太陽，猶如一個人的圓圓的笑臉，低沉沉地嵌在明朗的極爲光滑的天壁上。灰白的城頭，樹林的尖塔，綠色的原野，以及流動的河水……迴旋着無定向的微涼的風。

在縣城的西邊，一道浮泛着黃泥漿的河流，蜿蜒地，轉向東南廣漠的平野里無聲地流去。通過那河面上架起的一座灰土土的，頹敗不堪的木橋，是橫躺着一條平坦的，鋪蓋着一層弛鬆的沙土的大道。潮濕佔遍了大道上每一個角落，隙縫。像用幾把噴水壺噴過似的已有些潤澤澤的了。在沙土的浮面，又是滿踏上一一些散落地不整齊的腳跡，那腳跡清清楚楚地可以讓人分別出來有男的也有女的：女的是一隻一隻怪小的，而頭前還豎着一個很細的短尖。男的却是一隻一隻肥大的腳掌，連挺粗的腳趾上那精細的條紋也被印上了。

大道是一片岑寂。那擁在道旁野地里的大麥，和小麥，豐盛地，而且活潑潑地在舞颺着。水薄蕩的蘆葦，密叢叢地伸着長的頸條在隨風搖曳着，多量的晶潔的露水珠，不斷地

往地下落。

向前望去，在那大道的屋檐，有一座洋式的紅色樓房，很出色地，孤立在比大道高出幾尺的土墩上。兩條無盡頭的漫長的鐵道，打它身旁通過，直向南北遙遙地伸展去了。但，鐵道被一排不知名的疎疏落落的樹木遮蔽着，時刻顯露出一點黃色，灰色，黑色和紅色來。

這時，在那紅色的樓房近側的木柵欄外頭，一大堆黑人腦袋在蠕蠕地蠢動着。那些人像在期待什麼似的，不住地朝南邊的鐵道上探望着。在那些人們之中，男女老少都有，並且在每一個人的胳膊腕上，或是手裏頭，都放着一隻筐子，籃子之類的東西。

這是一個火車站。

鐵道平穩地睡去沒有一點聲息。寂靜，風，露，凝成了一團沉悶。

一個穿着黑大衣，滿臉鬍鬚聳聳的，四十多年的岔道夫，從鐵道以左的一間崗樓式的灰暗而窄狹的小板房里鑽出身子來他兩手交叉地放在屁股後頭，現出很悶倦的樣子，來來回回地在踱着孤獨的步。然而，不一回光景，他感覺空虛得毫無所有，却又鑽進他的小板房去了。

站台上充滿了寂寞。一個年紀很老的站役，手里握着一把掃帚正在懶懶地打掃着地上的積塵。

忽然，一個青年站長從站長室裏踱了出來，他頭上戴着一頂很漂亮的有着金線箍的制帽，身上又穿着一套最適體不過的藏青顏色的制服。他的個子很高，可惜體格發育得不十分勻稱：衰弱，瘦削。他的臉子枯黃得厲害；那顴骨是高高地凸出來，兩處又刻劃着一縷倦意的姿影，似乎是在暗示着他是不耐於瑣碎的公務的折磨，而對一切都感覺到深切的煩膩。他像是一個沉重的肺病患者，嘴裏不時的喘吐着斷斷續續地顫慄的聲音。他兩手插在褲子的口袋里，腦袋高昂着，神氣悒鬱地，恍惚地望了望藍色的天空，便使勁地閉上嘴唇，用鼻孔呼吸着這朝晨的清爽的空氣。他徘徊了一週，在嘴角上輕輕地自言自語地抖出這樣的話來。

——我簡直幹不下去……多討厭，多討厭呀！火車一進站，麻煩的事也跟着迫來了……到這般的時候，上邊還糊裏糊塗地不趕快謀一個有效的辦法來制止……

他變做靜默了。他沒有再多說一句話。他看了看手錶：剛剛到六點鐘。

他轉身踱進便所去。

驀地，站長室里的電話鈴聲起勁地響開了。

於是，隔絕着綠色的鐵紗窗，一個大約有十八九歲的站員，直着額頸子，伏在窗框上，向站台上那個打掃地方的老站役這麼大聲地招呼：

——劉三，站長呢？有電話來。

那個被叫做劉三的老站役，他趕忙停下掃帚，張起兩隻發紅的小爛眼睛左右迴顧了一陣；他沒有留心站長是走到那兒去了。他躊躇躊躇地，歪着嘴回答：

——站長嗎？站長剛才還在站台上散步。嗯，我眼睛真不中用呵，一回兒工夫就不見他了。

——快快，你去找找吓。

當劉三拖着掃帚正在站台上茫然地走動，尋視，站長却從便所里倉皇地走了出來。他楞着眼睛，焦急地問：——劉三，什麼事？

劉三歪歪嘴，微微一笑，又張起兩隻發紅的小爛眼睛，說道：

——王先生說有電話來哩。

站長慌慌忙忙地幾步跨進屋里去。他站在電話機前邊，把耳機握在手里。他的心有些兒不安，若不是他極力鎮靜着，他的耳朵幾乎要被那速動的音波振盪得發起一片驟然的嗚叫了。他吃力地裂着嘴皮，讓自己的話會說得高爽些：

——喂……是呵是呵……怎麼又一批，噢噢，我說多少包？嚼嚼？怎麼七包人造絲，七包糖？呵呀呵呀，……這，這，這要怎麼辦……是的，是的，就得打電話給處長請求辦法……不過，扣留是太難呀，是呵！真討厭的事情……唔唔，好啦，好啦……

說完了話，他把耳機握在手裏竟遲疑了半晌才掛上。他舒鬆了一口深長的氣，從褲袋里掏出一塊手帕來擦了擦額角上的汗珠，便轉身坐在公事桌前邊一把椅子上。

這時，坐在他對面那這會經招呼劉三的王站員，把握在手裏的一枝鋼筆停放下來，便瞪着兩隻銳利而光亮的眼睛，兩道濃黑的眉毛，隨着他的緊張的表情不自然地在蠕縮起來。他心里無形中點燃起一把煩燥的火焰來。他歪着頸頸子，嚙子有些過度的低啞在嘟囔着：

——十四包……他媽的！讓人家逼着裝上車，但到此地還不得再讓人家逼着提走嗎？

站長顯然是受了絕大的激動，他懊惱地一隻手掌不知抓在什麼上頭，却響來一片雜亂的毫無規律的聲音。他嘴唇微微一動，一句艱苦的話很重地被吐出來：

——十四包呀！

這電話是××站站長打給他的。這是在告訴他：有八個××人裝運了七包人造絲和七包糖要到這個車站下車。所以，等火車進了站，貨物卸下來，不要教原主人提走。

但，這件事他的的確確地感到了莫大的威脅。他想，自從這走私的風氣，從一隻巨大的手掌里放送出去，他的公務却日漸煩瑣起來，因此，他的心生長了一層愁與恨交織成的黯黑的雲翳。他由於忠實地盡他的職責，他由於遵從上邊的嚴厲的密令，他每天每天却在困難與險惡的環境中而壯着他的生命之膽。每次特別是那兩行車一進站，他督率着幾個站員，儼如幾個關卡的關員，站在行李包裹的提取處，在細心地檢看客人來提取的東西。在檢查中，他們確實能夠發現不少的漏稅的私貨。譬如有的客人，他們在託運時的 *Consignor's Note* 上分明寫着包裹內容的類別，那知他們，却巧妙地在裏邊夾帶着一些用低價買來的人造絲，或是其他的東西。這樣，站員們照章要把客人的東西扣留下來，並且同時還要把客人拘禁起



來，連同貨物一併押解到主管機關去懲罰。這是永遠也不會饒恕的事情呵。可是，有時一種例外的情形，那真要使他們叫苦起來：從火車突然跳下幾個××人來，現出極其粗暴的態度，從腰袋里掏來「原主聯」包裹票或是行李票，來提取他們託運的東西。這在站員方面，同樣是要檢查檢查，假若檢查出那是全部的，或是其中有一部分的未曾領有在海關完稅的憑證，那麼，他們照例也要扣留的。但在提取東西的××人，他們決不會大瞪着兩眼看着自己的東西就這麼失去，於是他們便要用蠻理蠻氣的言詞來爭執看，這時，站長處於無可奈何中，他心跳意亂地跑進屋裏去，抓起電話的耳機，便向車務處長請求應付的辦法。幸好他是得到處長的回話，但那多半是在說：現在局方還沒有接到上邊具體的辦法，一切只好由你們看情形斟酌處理，不過，總要以和平態度不致發生衝突為最妙。

這是他所請求的辦法？他的心立刻像被一層迷霧浸住了似的，開始朦朧起來。

——斟酌處理？和平態度？那我只好教他們提走。

憤然的思索着，他在屋子裏兜了一個圈。窗外的爭吵聲，像一陣飛揚的驟急的風，不住地在他耳邊吹刮。他胸部突突一跳，腦子便痙攣地作痛起來。

有一次，他因爲五個××人私運了三包人造絲而處理得不週到，却被那五個傢伙痛恨地在他的腦囊上，腿上，擊了好幾拳頭，踢了好幾腳尖。他受了這種深創的刺激後，簡直變得瘋狂一般地就在當天夜晚坐着火車到××去見車務處長，他把事情經過的情形詳細的報告了一遍。同時，他還在處長面前，以病重爲理由，向處長請求辭職。處長當時就用這樣的話來安慰他：

——現在一切事情都停滯在無辦法的困難中，大家要爲國效力，還是耐着心幹下去吧：本來，他見處長的意思，並不是專心誠意的要辭掉他的職務，他滿希望着處長會給他一條路，一條在辦事上對自己生命有保障的路。可是處長偏偏用着消極的，懦弱的，幾乎是一般人所通常說的話句來打擊他。他覺得處長的話很空虛，空虛得簡直找不出一個光明的方向來。這使他不禁深深地觸惹起無限的失望。在回程中，他還在火車上暗暗地想：

——沒有辦法？難道我們就就要往牛角尖裏鑽嗎？

今天，當他接到××站站長的電話，於是，這些曾經打他手邊經過的一件一件事，却鮮明地浮上他的記憶來。他真有些過分的擔憂沒有方法應付馬上就要等着他來處理的事情。

他是不敢冒冒失失地任憑着自己的心願來處理，這恐怕會一旦惹出了不幸的事件，上邊不唯不會對他表示諒解，甚且還要把事件的發端歸罪於他呢。這樣的事情，他看到很多很多。想到這里，他整個的思想在徬徨不安了。他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兩腿失去了一股強壯的力量，却癱軟地簡直在打着抖。他的身子幾乎要支撐不住而暈倒下去。他堅定地站立了一回，又走了好幾步。他的心迷亂，跳躍，陷於非憤的狀態中！他看了看掛在牆壁上的鐘：六點半了，於是他拿起旗子來，身子搖搖晃晃地幽靈似地踏到站台上。

北行的火車，噴散着灰煙，鼓動着機輪，一步步地靠近着站台。  
站台上的寂寂突被打破了。

那站立在木柵欄外頭等了好久的男男女女，這時，却個個掀開了喉嚨，跑着，跳着，高聲地叫起來：

——剛出鍋的猪肉包子噉，一毛大洋買十二個……

——燒鷄呵，燒鷄呵……

——滾開的水吓……

七點鐘。

南行的火車進了站。

木柵欄外頭又是一片高聲的叫喊：

——剛出鍋的猪肉包子噉，一毛大洋買十二個……

——燒鷄呵，燒鷄呵……

——滾開的水吓……

……

……

這時，隨着從火車上擠下來的人羣之中，果然有八個穿着很別緻的西裝的××人。但，混夾在他們的隊伍裏，還有一個細長條的中國男子，他穿着一身亮華華的絲質的夾袍。他們九個人現出很得意的樣子，態度異常安然地搖擺着身體，在站上移動着脚步。隨後，那個

中國男子突如其來的離開那八個××人向前跑了幾步，他跑在站口那個收票員跟前，瞪着副陰毒而酷冷的面孔，語氣粗魯魯地問：

——東西到那兒提取？

忙於職務的收票員，他沒有機會肯和他打理話，只是把低垂着的腦袋微微向左邊一移轉，嘴接着也撇了撇，又用手向左邊那個房間一指。

這樣，那個中國男子，回過頭去，面對着在他屁股後頭沒有幾步跑遠的那個××人揮擺了一回手，笑嘻嘻地點了他那尖長的下巴。八個××人也用着一種同答的表情，個個把臉子抬起來，他們場笑邊說，步子輕穩而且迅速地便走上前去。他們靠近了那個中國男子身邊，其中有一個年紀大約有二十七八歲的樣子，他腦袋頂着一頂灰白色的舊呢帽，臉子長得怪醜的，又黑又圓小，那簡直像磅秤上的一個秤錘。他在臉上露着笑，橫肉隨之跳動着。擁擠出去在那個中國男子的下垂的肩膀頭下輕輕地，像是在抓癢似的抓了一把，就用着他的××話囉嚕地在這麼說：

——老張，你覺得有把握嗎！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怎麼辦？

那個被叫做老張的中國男子，他把腦袋連連擺了幾擺，用着充滿了誇大的口吻堅決地回答：

——你，你瞧我的吧！真是，真是，這幾包東西再推銷不出去，還算有本領？况且咱還是本縣人，朋友，親戚那一個不幫幫忙……

那個××人滿足似的恬靜的笑了笑，便在嘴上輕輕地說：

——老張！等貨物推銷出去，回頭我請你去玩女人哪。

這幾句話使得那個中國男子一陣高興起來，他把臉子猛然往後一仰，那種瘋狂癡癡的動作，幾乎要用着他的肩膀頭子碰着那個跟他說話的××人的鼻子。尖於，是他也用着××話放肆地說：

——歡迎，歡迎！萬分的歡迎呵！

那七個沉默着沒有說話××人，被那個中國老張很有趣的話打動着，個個在鼻孔裏哼出一聲浪笑來。有一個竟插上嘴這麼說：

——老張我再請你去抽一口，你歡迎吧？

他笑了笑，說：

——當然是歡迎嚙。

他們朝着包裹行李的提取處走。

這時，站在包裹行李的提取處門口，站長，站員，路警，和警長，正在檢查着客人的東西。他們把臉子一抬，閃動的眼光便集中在那很惹人注意的九個人的身上。站長扭了扭頸子，感到有些不舒服。他的臉陰沉沉的喉嚨發着絲絲的響。他嚥了一口吐沫，用着低重的聲調在對站在他身旁的人這麼說：

——就是那幾個東西！來了，來了。他媽的，流氓架！

當那九個人沒有走到門口時，忽然他們站住了。那個中國男子就用右手拍了拍胸脯，接着又豎起一個大姆指頭來亂擺劃了一陣，嘴皮動着，他現出鬼鬼祟祟的樣子來，湊近了他們的耳邊，輕聲地不知在說了一些什麼話。

那八個××入點了點頭。

站長從他們手裏接過來幾張深藍色的「原主聯」包裹票，仔細地看了幾眼，他慢吞舌地

就用中國話和他們這樣：

——請打開給我們看一看。

然而，他們却裝出沒有聽到似的，連理會都沒有理會。就是那個中國男子，他也一味靜默着不肯說一句話。站長感覺到那十八隻發黑的亮眼睛在放射着火光一直向他注視。他窘迫地臉上又在流汗了。他疑心到他們是不懂得中國話。他困苦的微笑着，於是又用着低淺的英國話同樣的對他們說了一聲。

這一來，那個中國男子在臉上浮起一股怒色來，把喉嚨一提高，這麼說：

——我是中國人呵，中國話我也懂得點！誰教你呵啦呵啦的說英文……

站長好難爲情的樣子，臉子一陣紅一陣白。他用着歉意的笑，溫覆地說：

——唔唔，唔唔，我以為你也是……你不說話……

說着，他用使勁地捏了捏頸子底下那塊高凸着的喉骨，咳嗽了一聲，他繼續着說：

——呵呵，那麼你打開給我們看一看。

奇怪的，那個中國男子又不說話了。他似乎是在悶氣。他的兩隻眼睛不住地在對那八個



× × 人看。

於是，那八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在和他打着鬼腔。

這情形真會使人有些不能夠忍耐下去。這時，站在站長身旁的那個警長，用幾乎是徵求意見的口吻對站長說：

——我們好不好自己打開看？

還沒等站長說出回答的話來，那個中國男子向前踏了一步，他的左手一伸，像一隻爪牙似的惡狠狠地猛力揪着警長的胸脯，似笑非笑地冷冷地說：

——打開看？好，你就打開吧！

這樣，那八個××人也跟着向前踏了一步，每個人的臉上都在怒氣兇兇地，嘴裏又不住地和那個中國男子打着話。有一個，竟跳動了一個高，脚尖朝着那個警長的屁股上就是一下。警長把屁股向前一退縮，躲在一邊，那個××人的脚剛抬起又想繼續着來一下，却沒有踢中，反閃歪了一下，碰在一根鐵柱子上，他裂了裂嘴，腳沒有落地在打顫。

站長用着忍耐的心思極力抑制着他的氣火。他端面笑容的用手握着那個中國男子的手，

說了一些客客氣氣的話。他不斷地在這樣說：

——……先生，你也是中國人……

他又滿面笑容地，走到剛才用脚尖踢警長屁股的那個××人的面前，輕輕地用手拍着他的胳膊，像是在安慰他，又像是在對他暗暗地說：你這樣野蠻對待人是太沒有道理的！

他又退回去，站到那個中國男子面前，討感情似的在故意地問：

——先生，你貴姓？

那個中國男子沒有露出一露笑，他只是在大瞪着眼睛，嘴裏自傲地大聲地在說：

——我姓張。

說着，他竟把一隻手掌掏在腰袋裏，但很快地就被拖出來，於是，他在一個黃色的皮夾裏掏出一張名片來放在站長的手裏。

站長的眼光驚奇地在那名片上發跳：

大 × × 國 駐 × × 領 事 館 探 員

張

×

×

× × 原 籍 × × 省

屋子沉默。

那個被中國男子揪了一把胸脯，又被 × × 人踢了一腳尖的警長，躲在一個角落裏，垂頭喪氣地在撇着嘴巴生氣地嘟囔着。

那九個人的眼睛是一直地瞪着他。

站長看情形又有些不大妥當，他走到警長跟前，微聲地說：

——不要嘟囔，他們又在看你呀。唉唉，要他們拚上，我們只好不要命呀……

警長把脚使勁地往地上一躁動，他嘴裏：

——他們都是一些熊……我，我就不信呢，他娘的臭屁吓，恨起來我揍死這些小子們！不可抑制的怒火燃燒着他的心，他是暴躁地沒有留心到他的話還會被那個中國男子聽

着。於是，那個中國男子惡意地看了他一瞟，冷不防地就跳過去在他的腦袋頂上重重實實地擊了一拳頭，呶着嘴，罵：

——小舅子操的！你，你罵那個？

警長挺着胸，兩隻胳膊一摔，一隻手像一把鐵鉗子捏住了那個中國男子的頸子，氣粗粗地：

——我罵那個？我就罵你這鬼種呀，呀……

手用力地捏了捏。

幾個路警也抖擻着反抗的精神，發瘋地這樣亂雜雜地叫着：

——呀呀，你不能這樣野蠻動手就打人……

——你是中國人呵，你不要喪了良心……

那個中國男子從警長手裏掙脫出來，跳躍地。他咬着嘴唇，毫無思索而堅決地說：

——奶奶的！我不是中國人，我不是中國人……

有人接上就反問他：



站長從人堆裏逃掉出去，他跑到站長室，噓噓地喘着氣。嘴一張一裹地，他直楞着眼，便用着顫抖的手掌無力地抓起電話的耳機來，沙啞地說：

——……處長嗎？呵呵……剛才×次車進站，有八個××人，另外還有一個中國人，他們私運了七包人造絲，七包糖。我們要檢查，他們不但不讓檢查，反動手行兇，李警長被他們打了，一個同事的背脊也受傷了，是教他們用刺刀刺破了……現在生命很危險呀……處長，這，這，怎麼辦？……

他的心跳動得厲害，他一邊說，一邊用手不住地按撫着他的胸部。當他說完了，他却靜地在等待處長的回答。可是耳機裏邊只是一片絲絲的碎響，他沒有聽到處長說一句話。他正想再繼續地說下去，耳機忽然發出一聲沉重的咳嗽來，隨着這沉重的咳嗽聲，幾句輕細的混濁的話語爬進他的耳膜上：

——你們，你們怎麼辦成這個樣……我就去報告局長……

耳機立刻變得靜啞了。他沒有再聽到處長說第二句話。他以為他的耳朵是失去了聽覺，然而分明那耳機裏邊沒有一點聲音呢。他咳嗽了好幾聲，可是他的咳嗽聲也引不起對方的注

意。他悲哀地把耳機又換到另一隻耳朵上，但他始終聽不到一句話。他生氣地握着耳機，耳機發着抖。

——他媽的，把耳機掛上了……這就是辦法嗎？

他面前一團漆黑。他眼睛發着憤怒的火花。

——站長，站長！那幾個傢伙把東西拉走了！

幾聲強調的呼喊跳進他的耳朵裏，一個鐵路工人站在他的面前。

他沒有說話。握在他手裏的耳機不知什麼時候脫落出手，在電話機底那根電線的頭端上直打着週旋。

當他慢慢地從暈迷中清醒過來，他跑出屋去，他看了看大道上正有九個人揹着一輛貨車往前走。

啪——一聲單純的槍響，從那九個人的手裏放送出來。

他悽迷地在瞅着五月的綠色的原野。

站員，站役，行李夫，鐵路工人，都羣集在站門口。不平靜的吼聲震據了一個廣大的場

面。

——我們馬上通電給全國鐵路工人，碼頭工人，賣苦力的勞工，大家齊起心來，誓死不

給××人搬運貨物……

——實行全國民衆停止購買××貨，看他們再賣給誰？

——組織民衆除奸團！組織民衆×貨沒收處！組織民衆抗×義勇軍……

一九三六，六月，上海。



## 泉州的一日

冬 青

當朝曦最先問安於矗立雲霄的古東西塔頂，那金屬的尖端反射出微弱的，閃爍的光芒，像在固執地誇耀着這古城一切過去光榮的記憶；那「海濱鄒魯」的文物和遺風哪，那唐宋元諸代唯一的東西交通的口岸哪；可是，值得驕傲的時代被時代之輪碾碎了，拖走了，雖然代表着偉大的古東方文化的它還迷戀着沒落的舊夢，但那深褐的臉孔却終不能不一天天的顯得沈重而憂鬱了，——當它面着幾十年來多變化的日子。

現在，刁皮的晨曦又從他頭上緩緩地跨過街頭的標準鐘，然後晒落於每一幢高樓頂；於是東西南北的四條中山大路漸漸地開始它們的熱鬧了，而古城也就在垃圾車和叫賣的交駒樂中又勉強踱入這新的衰老的一天了。

呼吸着被征服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的風作為古城之脊幹的中山路，十年來如一日地外表上過其囂張的而不泯其古樸豐度的日子。但誰願意想起呢？爲了拆馬路，王小三沒房子住，沒半片小生意而做土匪而被綁上刑場了！爲了拆馬路，不知怎樣地窮人在苦難的掙扎中更難掙

扎了！

不過這年頭商業的繁榮也惟患起時代病，此刻，在大減價的商旗的飄蕩下，某店櫃台前一個睡眠不足的老店員爲了生活的窘困正痛苦地想起去年（廿四）的大年夜老闆向他們這些俸未遭裁撤的伙計說的話：

——爲了生意市面太不景氣，各商公訂明年薪俸一律支領八折！

報紙上市了；送報人在晨色中邁着跨大匆惶的步伐，越過每一道市街侵入每一條小巷。

兩間報館，簡直是古城的神經系統。雖然是以「黨派喉舌」取得它們的地位和生存，然而在這日子裏，却再也不吝惜以最大的重要的版位來登載剿匪，搶劫，走私，離婚……等等消息，同時它們也常把失業者自殺的新聞標題用上大號字。

十字街頭排列着比櫛如林的人力車；襤褸的車夫們全用着飢餓的眼睛在作生活的尋求，望着每一個西裝，軍服，長袍的先生或是盛裝的女人，他們便如蟻附甕地包圍過來。

勞力出賣的希望支配了這幾百顆貧苦的來自農村的心，他們之中有人在不安地揣想着：

——說不定今天又連車租也沒法子應付了！還不會掙個銅板，從五點鐘到這時候。

這時候：高踞在他們面前的標準鐘樓，正守時地指出八點鐘。

也就在這時候，所有的職業上辦公時間都陸續地開始了。

一個老資格的小學教員挾着他大包的學生作業簿出門了；——六年前一學期他支薪一百五十元，而現在只支五十，而且還要費力地和人搶奪呢！

曾在別地方充過師範校長現在靠着教育課長老交情才找到一缺月薪二十元的書記職位的  
那個老頭兒，也衝過人力車夫的糾纏而謹慎地，寒酸地，踏進辦公室去伺候主任顏色。

同時在另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因為早飯的時光正到，妻子在埋怨一家五口子的飢寒；丈夫氣憤了：

——不是不辨門路，索性逼我像昨天那個朋友跳海好了！

於是妻子啜若寒蟬，丈夫反噙出熱淚來。

太陽是有脚的，它又慢斯條理地爬行到水門汀道上來了，可是它也在熱鬧的省汽車管理處總站的大鋅板屋頂照得怪刺人眼睛地。

在極度亢奮的工作裏，客車一輛一輛地開出去了：到廈門，到福州；此外也到城外的小

村鎮去的，載着洋貨稅收員……以及都市文明的物質的精神直到傍晚却換載着搶劫犯，匪犯，械鬥犯。抗租犯回來，——這些該死的囚犯在這兒的農村裏正多量的產出着。

漸漸地這日子蠕進極瑣碎而平常的一段：

有人在快樂的舉行結婚儀式；也有死人在出殯而奏着悽哀的喪曲。

獼猴似的店員無聊地抱着櫃台在做白日夢。

義務性質的省政府巡迴醫療隊的診病室裏充滿病人的痛苦的生之呻吟。

市街中，新生活促進會的糾察辛勤地指導着人們的鈕扣和靠左邊走。

在水德種茗壺畔吟着悲世——尤悲自身的沒落的詩詞的是前朝的進士大人。

二層樓上，有人從姨太太雪白溫柔的胸脯前抬起頭來。又在豐潤的嘴頰上擰了一把；婢女捧來的麥粥照例舒適地喝過了，然後預備出門。

街道上行人失掉了影子的當兒，遠近的學校裏一起响下課的鐘聲。

排着不大整齊的隊兒的小學生，橫過街市又從小巷裏消失了。

中學生著一色的童子軍服，一簇簇地，也用着貪饞的眼色偷瞪那從教會女中出來的極富

神祕風的密斯們，邊在作羅曼締克之遐思。

在這兒學生的大行羣裏沒有一個師範生。一等縣的晉江眼前却沒有一所師範學校，但政府每年度舉行小學教師登記，非師範生不能合格。

在這兒學校教育的效果是：中學生畢業都做小學教員；而女學生的文憑在藍中堂哉地佔了一個最榮譽顯赫的地位，更是時下風尚所趨。

下午二點鐘：

新生活同樂會的鋼琴在少爺小姐悠閒的指尖下响起悠閒的拍子了。

大光明戲院開映「劍底鴛鴦」這一類的影片，票資祇收一角，但觀衆超不過五十人。

由四肢不全地死在娘胎裏的中山公園改築的公共體育場也開始有它的熱鬧了，爲的是每年例行的提倡體育的運動會將在十二月初開幕。

壯丁隊列的整齊而生硬的步伐揚起公共體育場上的迷漫的黃埃。

兩年來政府辦保甲，就是肅清莠類和組織民衆。對於訓練壯丁，老百姓最先是聞風而跑，接着是猶豫地互相觀望，最後是受訓，或更進一步竟自動請訓，因爲民衆也相信「訓

練」是準備對付臭××，相信民衆武力，兼之政令頻頒於是訓練之風大盛，於是除去壯丁外，小學教員，公務人員，黨務人員，保甲長……也都得來「軍事訓練」一下，去年冬甚至高唱着妓女的「救護訓練」呢！

閒人慢慢地多了，他們用着閒散的步骤從閒悶的時間裏彳亍出來。

「夕陽無限好」地斜照着殘留的公（其實是「荒」）園之一角：鳳凰亭上有人在幽會，接吻；老榕樹上有人在擺棋陣；也有人在七十二烈士紀念碑拍小照；——全用一股悠閒的心情。

一個被閩變戰爭中炸彈嚇瘋了的老婆子顛狂地闖進園裏來，惹得大家都抵着嘴兒笑彎了腰。

小茶間，點心店，菜館，在門可羅雀的蕭條中，也漸漸地有了一兩個顧客：

老年人喜歡在三兩白燒下肚之後搬出許多發霉的屬於古舊的記憶來，譬如三十年前一千文的台灣米八十斤；長毛（洪秀全）切斷婦女的小脚去造塔子；廿年前女人不剪髮，男人也還留着辮子，現在世道可不像樣了。他們尤其常記起廿二年冬天十九路軍「造反」古城懷慘

地吃了好幾次鐵蛋，和去年八月間百載空前的大水災中北門外的水淹沒了屋頂蓋，然後傷感地歎起氣來。

兩個小學教書匠在茶桌前憤慨地議論着唯一的教育界之組織的縣教育會，只有改選才有全體大會；大熱天的選舉會有人流着一身汗水在分紙條子，條子上寫着「執行委員選×××……等五人，」每一會員都可以接着這張大名完全不同的通知。

——這叫做中國式選舉，媽的！

一個鼻孔沈重地哼了一聲也哼出兩道喜雀牌的濃煙來。

同時在另一間小店舖裏，幾個狡猾的下級公務員從偉大的喜劇的晉江國選與公民選舉的競爭談起，談到做官的好發財，尤其是到泉州做官：

——到晉江的不發大發財的簡直的傻瓜！最好的榜樣當然是以民軍出身而坐鎮泉州的陳旅長，他被槍決後，到現在還留下七百萬孽產發生糾紛；三太太同四太太的官司打得不亦悅乎，四太太一把手就是五千塊給人在廈門辦小報。

火紅的日輪絢爛地從東西塔後面悄悄地沒落下去，乏力地昏然爬入黑夜的懷抱裏。

新興的百貨商場的大招牌發起亮來，店門首的無線電收音機用着時行的下流的歌曲爲這蕭瑟的夜市作努力的掙扎。

禮拜堂敞開他黑暗的巨口，大量吞進虔誠的上帝的羔羊；祭壇上牧師發瘋地述說天國的美麗和快樂，一個忠貞的信徒却因此爲自己生的潦落而啜泣起來了。

中山南路神祕的墜落的夜生活裏，從中華旅社到中原旅社的一程間六百個妓女在同一時刻裏總動員了。——這兒，是一條晉江社會最出色最動人的風景線。

沒有僅子，都淪爲走唱；揭盡旅館房子間的白布簾，扶遍酒樓的梯子，也站落於每一個街角和電燈桿下，用着忍飽了眼淚的笑。黑色的嬌媚，青春的美麗在尋覓肉體零星的沽售，像蒼蠅尋覓膾膾似的。三更半夜後，幾隻銅子也可以從她們的身上討得便宜，原因是妓女和小學教員一樣地過剩，一夜裏沒有六百個——甚至六十個嫖客。

夜像一隻毛毛蟲步進深邃的黑暗的坑谷中。

一個老紳士歪着漲紅油光的豬臉從德義樓搖晃晃地出來，踏上人力車，——找到縣後街私娼的家裏去了。



花捐局職員的眼睛像燐火般地隨着夜色而發亮了，他們活動着，窺視着，在每家族社或賣淫叢數；一對年青的男女攆捉獲了，他們大胆地幽會便被指為私娼和嫖客，為名譽計，那個男子皮包裏掏出一百塊錢。

一連串的十二點鐘敲過以後，古城安祥地睡去了，在衰老的麻痺的大夢裏，又越過了連一個日子——一個極其平庸的日子。

伴着這寂寞的宵午的，是中山路上孤零而睡迷茫的崗警和嗅着鼻子的僻港裏的野狗，偶然有聲小叫賣的嗓子，那是一支測量這黑暗深度的音標。

可是在那遙遠的沒有人注意的某一角海濱，如山的載着敵人吸血毒狠的陰謀的私貨之起運正獮猱的壓彎了苦力們的肩胛；不要祇看到華北的武裝走私，在閩南某國人也樂起神秘的碼頭的！

## 太原見聞紀

宗人

## 一 張先生上市。

有一位姓張的大官，據說是頗有些「古」風，倘在別處，他也許要加入什麼「尊經社」去「禮佛」的，但在山西，却僅只種種青菜，讀讀舊書，間或烹一小壺茶，以澆暮年的雅興。——因之外面人就很少知道。可是在他們的鄉里間，却很流傳着一些韻事。這些事雖不免有點血腥氣，但却很有些人樂於稱道。

在山西，相傳最野蠻的部落，要算洪洞趙城。這地方的人民遇事愛發洩，容易起紛爭，多少父母官全爲之束手乏策，統治無方。這強悍風俗的散播，自是更爲有仁者風的人們所不滿，所以這張先生便應時而生，駕臨洪趙，治理了三四個月，終於有了效驗，居然使得那地方的百姓們「安居樂業」了。

這張先生所應用的法寶只有一個字，便是「殺」！

殺得最厲害的時候，一天有過八十幾人的紀錄，這在小小的縣城裏，真是有些可驚的。據說當時會有過這樣一件事：一個挑担賣菜的因爲和人口角，被砍了頭，砍頭的唯一理由，就因爲他是趙城人！

所有趙城人全有被砍頭的資格，因之在那時候，所有趙城人全嚇得躲在家裏，不敢出來。

既然躲在家裏，自是無所謂紛爭，也不得不「安居樂業」了。

張先生殺人的海量，和他那博古的聲名便也同時在山西馳了名。倘遇急難事，當局便定要藉重張先生，把他從青山綠園中請出來，殺幾個人表表威勢。

所以這次張先生一上市，太原的市民們便自然的門戶全緊起來。大家全不願領略他的「古道」，因爲鋼刀落在頸子上總不能說是好玩的事。

果然，沒有幾天，有些人便在嗚嗚嗒嗒的軍號聲裏被送進了鬼門關。不過不是砍頭，是槍斃。槍斃這種辦法張先生是不大贊成的。因爲：「這些人的命還值得了一棵子彈嗎？」他說。

堂皇的告示也就貼滿在通衢要道，告示上所炫示的罪名不外是「匪探」或者「行爲不軌」這一類。說是「匪探」的是一個傻頭傻腦的鄉下人。說是「行爲不軌」的那幾位却是些年紀輕輕的學生。

那鄉下人也真是鬼抓住了他，在軍法處的嚴加審訊下，自己承認了「匪給他五塊錢，讓他進城探看子彈庫在什麼地方。」云云。

子彈庫是盡人皆知的，「匪」獨獨的用了五塊錢，徒然無益的找一個鄉下人來打探，想來也自有玄妙。事後許多天，才知道那鄉下人確實在一個村子裏種田外，這次進城是來探望親戚。事情一傳開，大家才覺得有些惋惜。而那鄉下人於「嚴訊」下，「意圖狡賴」的時候，在血與淚的凝結裏，說着：「給你們命！給你們命！」這短句也便襲擊着人們的心角，頗覺意味深長起來。

至於那幾個青年學生，死的並不足稀奇。愛國遺忌，由來已久。他們被認爲「行爲不軌」，便全是吃了一個什麼愛國會的虧。倘在別處，自然是偷偷的拉在曠地裏，悄悄地槍殺了事的。而在太原，則仍是依從了古法。把犯人反綁在囚車上，供他們在大街小巷展覽。不

過展覽的時候，又有了新的花頭，是犯人嘴裏全塞滿了大團的棉花。棉花既然滯住了喉舌，所以在臨刑前便沒有半點聲息。有的，只是那幾張年輕的蒼白的臉，閃着無助的眼睛。

方法自是巧妙的。因為他們在遊行時，苦喊幾句「打倒帝國主義」之類，當然是關乎體面，有損尊嚴，遺友邦以恥笑的。也許正因為這不得一笑，友邦才安然的霸佔了華北，漸蝕於華南。好在中國人在臨刑前的聲息全被剝奪，也就無需顧慮了。

這之後，幾乎天天，街上開着展覽會。因為天天，有人在軍號的嗚嗒聲裏，無聲息的被埋在土裏去。

## 二 「好人證」

更有一件事，也值得記載，很富於趣味的。便是軍事期間種種防範設施。

防範的第一步，自是從檢查老百姓着手。檢查的方法一經規定，便雷厲風行。限五天之內，大家領配「好人證」。「好人證」分五種，計：正方形的，圓形的，橢圓形的，長方形的，三角形的。這好人證形狀的取義，我們無從知道。不過人民配帶了這個，便無形中有了

區別。正方形的一等好人，自是不需置疑，而三角形的五等好人，則不免有點危險。走在街上，隨時有被搜查的資格。至於領不到證的壞人，便是當然的危險份子，驅逐於警戒區外。

領配的資格，也分五項：

- 一，有職業，兩家舖保，兩個鄉友保：正方形的一等好人。
  - 二，有職業，一家舖保，兩個鄉友保：圓形的二等好人。
  - 三，有職業，無舖保，兩個鄉友保：橢圓形的三等好人。
  - 四，無職業，一家舖保，兩個鄉友保，長方形的四等好人。
  - 五，無職業，無舖保，兩個鄉友保，三角形的五等好人。
- 倘無職業，無舖保，更無鄉友保者，一律以壞人計。少年在十五歲以上者，老年在六十歲以下者，均得領配好人證。因為這樣的年紀，全有危險。全山西省只有兩個特殊階級，一為閣主任，一為徐主席，可以不帶『好人證』。其餘如警備司令，祕書長之類，也全靠不住。必需領配『好人證』。

倘無好人證在街上走，軍警的槍刺立刻便指到你的心窩，帶區法辦，或驅逐出境。而縱有「好人證」，也只能在城裏轉轉，若要出城：還要「通行證」。

「好人證」若有污毀，罰洋一百元，遺失則罰洋五百元或槍斃。

因為據說曾有搶「好人證」者發現，這搶的人，自然是匪，而被搶的人也不免有匪的嫌疑，私授匪徒，所以槍斃。

不過我想這消息很靠不住，因為那被搶的人若報告了名字號數等類，那搶去配帶的人便不免遭殃。因為這無異於自己告密了自己。所以走在僻靜處，便耽心着「好人證」被搶，而用兩手護住它的事，我從來沒有過。

但這消息也便起了一點作用，便是使人明白它的重要。居然有人搶，自然了不起。可見當局的神思妙算於匪徒確是奏了神效，而報怨着這方法的繁重無用，徒增擾害的人，也漸漸少下來了。

在臨時公佈的戒嚴期間死罪十二條之內，有一條是造謠生事者槍斃。不過造這一類謠的人，我想是無庸耽心。因為這個謠自有妙處，說不定還在論功行賞中有份的。

「好人證」的結果，是有些人全趾高氣揚起來，如妓院裏的大茶壺之類。他們全配帶一等「好人證」，所以也便安份守己。縱使有時幹點背地裏的事如買賣婦女等，也不容易被覺察。因婦女根本也是個特殊階級，無庸配帶「好人證」，出入更方便。在山西當局看起來，大致女人全較弱一點，成不了什麼大器的。這一點，倒是女人佔便宜的地方了。



## 在長沙

蔣牧良

整整五年沒回家，這一天跳上了長沙小西門外的輪船碼頭。一切都照着預定計劃：先去睚睚幾位上了年紀的親戚，再趕回家的汽車。

在省裏的親戚，要算一位姓朱的姑丈年紀最高，第一步還是到他家去吧。

剛剛跨進姑丈家的門檻，就聽得前樓上有咿咿呀呀的讀書聲：

「……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順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實……」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

噢，錯了吧——我這樣怔了一怔。姑丈從前雖說讀過不少的書，也愛看些秀才舉人們的詩文對聯什麼的，可是一向是個買賣人；並且近年又不很闊，請不起西賓。簡單的說：他們府上壓根兒就沒有現在還要讀書的孩子，這個我可明白。可是門牌上的數字一點兒不含糊——二十五號。屋子還是那所原的，我祇有懷着「試試睚」這樣的心情，一徑踏上樓去。

七八個十多歲年紀的小學生，穿着各種各色的長袍短褂，圍起一位老先生在中間，這正

是我的姑丈。我跨進一步去拉住他的一隻手，招呼說：

「您好呀……可還認得？」

這位老先生把嘴臉一拉，鼻子立刻跟着長了起來，那副大黑圈的老花眼鏡一褪到鼻尖子上，眼光就打玳瑁柜子上瞧出來，於是他恍然大悟似的笑起來：

「哈哈……認得認得！老三呀！……幾時來的？」

姑母本來三年以前死了，幾位表兄弟又不在家，對於別人就用不着作無謂的客氣。於是，我坐下來說呀行踪，他馬上又叫人給我把行李安頓在一個小房子裏。

洗過一把臉回到了原來的坐處，我才開始問他怎麼改了行當來教書的，這位老人家除先訴說着他那店子失敗的原因之外，又談到近况不怎麼那個，不特不吃這碗教書飯。末了他說：

「啊，吵死了！成天給他們吵死了！真是「村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不過我教的是些市童就是了。」

我打量一下這幾個學生，大半像些小學到初中的年齡，有幾個面貌也還清秀，很可以讀

書的樣子。不過怎麼這時候還在私塾裏鬼混，這可使我糊塗。閉會兒嘴，我才笑笑說：

「教塾這個玩意，我們湖南也還有？」

「啊喲，這個你才不知道哩！」他含着笑臉，蠻有興緻似的。「你離開湖南這麼久了，有些事情當然那個……現在我們的湖南有二多：餓民多，娼妓多，還有私塾裏的教匠多。」話一收句，他就哈哈地大笑起來，臉子可免不了有些兒滑稽。

「幾年以前不是聽說湖南要強迫教育麼——不准再有私塾，怎麼這幾年倒……？」

「快莫說了！快莫說了！」他對我兩手亂擺，又把褪到了鼻尖子上的眼鏡裝上點兒。「這些小學生就是那幾年壞事的囉！強迫教育——強他屋裏娘，強得孩子一句書也沒讀進肚子裏去。」

這麼着，他就開始對我作一套很冗長的敘述。姑丈本來健談，記憶力也不壞，他那談話中夾着民國十幾年十幾年的說下去，全不要加思索，彷彿背誦一部滾瓜爛熟的三字經。他說那幾年推行強迫教育的瘋狂，不問是城市是鄉村，處處都要辦學校；處處的後生子都像尾巴上面着了火：洋裏洋派，動不動就說線訂書沒屎用，要讀新學。從前那些教書匠就搭着個了

大霉，有飯不能吃，要進師資研究所；鬍子長到一尺把的，也要去受這個罪。其實進過師資研究所的人又有什麼好處？教出來的學生，還不是一竅不通——屁字都不認得一個。

「現在他們醒來了！」

猛不防談到半路裏他這麼很響亮的來一句，伸手摸過桌子上的茶壺來啜口茶。

接着，他的話鋒就轉了方向。這位老先生的臉上更加光彩燦燦，把兩個袖筒一捋，眼睛可睜得怪有神的。他再摸摸鬍子，先把那幾年的教育做個總批判：是「用夏變夷」。他說政局一經砥定，人心到底還是人心，近幾年可全換了一個樣：教育當局，誰不是裝個一肚子的舊書來？改變學風，這自然是意想中事。

因此近來這些中學堂裏，也都觀風轉舵，英文雖然還是有，算術課也沒有廢。然而佔大多數時間的，已經是國文這一門了。並且作文統統要用文言，一些弄「的」「麼」的傢伙，可大倒其霉，老師打他的分數老是盡一個圈，有時還打轉去要重做。至於老學校，那更不用提了，非文言不取。

「這世界，真要這樣來一手才行！要不然，到哪一天才弄得好？人心都是這麼壞下去，

你說？」

這裏他把話停下來，腦袋湊到我跟前，徵求同意似的看着我。我無可奈何地對他笑笑，他就又把話接了下去。

「這就叫做是天道循環；有這樣多日子下雨，就有這樣多日子天晴囉。從前的練訂書差不離祇好拿來擦屁股了，現在却翻了身；教書匠受過不少的罪，現在也抬了頭。如果要這樣一來，那可真不好辦！像我的生意一坍台，真要餓肚子。謝天謝地，「斯文不墮」，我們這些老頭子還有一點辦法。不過我這幾個學生求學不出於真誠就是了，他們多半是考中學不取，再來補習的。然而也有些父兄很明白，一向就讀這樣的書的。」

這位老先生的談話太冗長了，兩個嘴泡着白沫。可是他還覺得疲勞的樣子，吐過一口痰涎，又問我這一次回家是不是不再出來了。我告訴他默在家裏沒飯噉，他就又給我獻謀：回家去教老書，倒也不壞，這幾年鄉下教私塾的人都很好，「束脩」很可觀。秀才每年教到八百塊，拔貢也有幾百一年的。

不知怎麼一拉，我們的談話又拉到了城裏幾個學校。他說這世界真有玩頭，上面不是說

過的麼，考學校和找差使，都是舊書靠得住，鄉下一些好子弟，自然不願意送到城裏來。

於是從前七八百學生一個的學校，現在不過一兩百人，還有些，就簡直晨星寥落，祇有幾十個人的。這一來，城裏這些教書匠的飯碗又給打掉了。不過城裏的教書匠，到底有些都市化，就拿出他們的市儈手段來，和他們對抗。

像今年省裏有幾個中學，就统统都去聘某舉人來當教務主任，某秀才來當國文教員——和鄉下的教書匠搶飯吃。×中學在開學的那一天，那位新教育長某孝廉，還寫過一副長對聯，是用感傷的口吻來標榜他們的教育宗旨：「吾道是耶非？想守缺抱殘，未必遂于造物忌。」下聯，這位老先生祇背得一句「人心終不死……」其餘就記不齊全了。

他把這件事儘在哇啦哇啦的說下去，看勢頭，一時是不會休心的。我不知是路上過於疲勞還是怎麼，接連打了幾個呵欠，腦子也伸得遠遠的；把身子靠到椅背上，顯得非常狼狽的樣子。我那位姑丈也似平感覺到了一點什麼，站起來招呼我說：

「疲勞了，在船上疲勞了吧？快去輪會兒！……有些話我們晚上再談下去。」

下午，我出門去找過幾個朋友，回得很晚，姑丈已經睡着了。第二天星期，我又到北門

去找一個姓何的談天——她在一個什麼女子學校教課的。我們談話的時間很久，談到了青年，談到了文化。一拉到這些上面去，這位何小姐就免不了帶着感傷，有時候，簡直近於憤慨。

她說不要談到這些事情上去吧，幾年來的生活，固屬像塊烙鐵，自己免不了墮落，別人也一樣在鬼混。環境及許多方面，都是把人和事實分開做兩起的，到了一個爲職業而職業的人，就完了蛋。認真點說，要不是爲得肚皮非塞飽不可，她真要丟掉一塊沙漠地一樣的丟掉這地方。我問她教的那些學生怎麼樣，她就說，刺繡，縫紉，烹調，是她們最感興趣的。

「一點課外書也不讀麼？」

「課外書，談不到……有的，也是青樓夢紅樓夢金瓶梅，這一類的好書。」

我漠然地坐着，眼睛看住前面的板壁上，又記起了昨天和我那位姑丈的談話起來。

「男學校呢，好些吧？」

她先擺擺頭：

「他們的玩意是：球，國術比賽，腳踏車比賽。」

不知怎麼一來，我們中間的談話沒有先前那麼起勁了，祇得放這些來談別的。可是老找不到好話頭似的，說幾句，話又斷了，於是我提議去逛書店。

「去到書店裏走走，這麼枯坐着，多無聊！」

「你快不要逛書店，在此地逛書店，會使你生氣的！」

可是我堅持着我的提議，她祇有同着我出來。

穿過六堆子，在又一村那街口子對面，她進了一家很小的書店。這店子小得可憐，門面不過五六尺寬，玻璃上的塵垢積起有分把厚。店夥伏在頭櫃邊上打盹。幾本人間世，青鶴，良友畫報這一類的雜誌貼在玻璃的那一面以廣招徠。其餘都是些一折七扣。一折八扣的燕山外史，雪鴻淚史什麼的，屯積在兩列寶籠裏。睡着了似的。

我們進去翻了一遍，就同着走出來，我朝她笑笑：

「開玩笑哩——你！」

「什麼？」她的眼睛睜得很大，臉子很嚴肅的。「到此地來逛書店，就是這麼個逛法！……統統祇有三家賣文藝書和雜誌的書店，這兒的續續，還有前面一家新星和全城。其餘都



是些賣教課書和儀器用品的了。」

我們沿着街石板向四方塘走去，我想：

「真的麼——她不會在向我說誰誑吧！」

拐過一個灣，就到了新星——新星和續續的樣子差不離，我們就一直來到金城。書店的場面較那兩家大，上面橫着一塊招牌「雜誌部」。我先從兩列寶籠邊上挨次看過去，除了徐枕亞他們的東西，還有金瓶梅和啼笑姻緣這一類的書。在中間一個地方有幾本賈平小說集，愛與血，以及靈鳳集等等。其餘關於翻譯本子及文藝理論的書籍，簡直絕種，引句書可更不用說了。

同來的那位何小姐，她站在中間所謂「雜誌部」的板子邊上，手裏拿本什麼東西在瞧。我走攏去一看，見還是一本二月出的讀書生活。「雜誌部」也不過是擺些續續那樣的雜誌。多出來的，就是汗血月刊，世界知識，以及東方雜誌和新中華幾樣罷了。

左翻右翻翻不出一個所以然，我就推着她走。可是她說：

「站一刻，我還要等一個人來買部書哩。」

說着，她還在看她的書，也沒見她買。我可煩燥起來：

「買書就買書，老瞧幹麼？」

「說過要等一個人呀，怎麼這麼煩燥法子。」

這把我真弄傻了，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買書都要等一個人，這大約是她沒帶錢來。

「沒帶錢吧；——我這裏有。」

她搖搖頭，又不理我。於是我背着一雙手在屋子中間踱來踱去，有時候瞟一眼寶籠裏面擺的些富有肉感的明星照片。

許久許久，她才找着一個小店夥在他那耳朵背後說了幾句什麼，那情形是詭密的。小店夥跑進了裏面去，一會兒出來一個四十多歲的商人，和她招呼。她又和他說了句什麼，那傢伙就把眼睛移到我身上，從頭到腳打量了一量。她趕急說：

「這個不礙事，他和我同來的。」

那個商人神祕地從板子底下抽出一本書來交給她，我走攏去一看，是本三月號的文學錢不知是三角幾，她把包好的書挾着走出來，我就問：

「怎麼買一部文學，也值得這樣鬼頭鬼腦。那傢伙打量我，是不是怕我是個扒手？」

「此地就是這個樣，除了商務中華兩家之外，別些書店裏出的書，就不大方便賣，在他們的眼中，大概會等於海洛英。那店主知過什麼呢？——在打量你——你要是個做或種工作的人咧？」

我不覺打了一個寒慄，一句話衝出口來：

「是這樣的呀？」

「誰騙你！」

說着，她又向我笑笑，大概她看了我這鬱寡人幾樣子，很值得笑吧。

我們同走了很遠一段路，誰也沒開口，等到她和我快要分開的時候，她就告訴我，她三願意久住此地的，這也未必不是原因之一，什麼耳目都閉塞了，要想找個朋友痛痛快談陣天，那就打起燈籠也找不着，誰住得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趕回家的汽車。輪子動了，我才不自覺的透出一口長氣，一面想：

「真見鬼，偏又要在此地住兩天這地方簡直有點像低氣壓！」

## 棗莊的一日

高利民等著

## 一 煤井上

民

天，陰沉沉的；空氣，含着薄霧；北山，彷彿比平日遠了二十里。沒有太陽，沒有風。和以往的日子一樣，在早晨的光亮裏，顯出來三條又粗又長的煙囪，驕傲的仰着脖頸，嘴在半天空裏噴着無力的黑煙。三尊鋼鐵的野獸，弓起二十丈高的頸背，蹲在礦坑的井口上面，彼此相隔着二里多路，昂着裝有滑車的頭，拖着直挺挺的尾巴，像三個恐怖的同芬克斯。

六點鐘，鍋爐房的屋頂上，一陣白汽沖上去，像一匹壓在石塊下的失望的野獸似的，拖長了沉悶的喉嚨。叫着沒有眼淚的乾號聲。這吼聲，和每日一樣的，振動着死沉沉的空氣，振動着高聳着的三隻鋼鐵的野獸，也振動着方才從煤層裏出來的垂頭斃腳走回家的夜工。

鋼鐵的野獸，彷彿對於沉重而單調的工作有無限的忿怒，渾身戰抖着，掙扎着，反抗着，發出隆隆的轟響。堂，堂，堂，敲了三下點，滑車轉動了；沿着鐵索，空的煤斗子被吊籠抱着鑽入地心裏去，裝滿了煤的重斗子換了上來。堂，一聲響，滑車停止了，拉開鐵柵，

一個滿身汗黑的車手便上前一把將車斗子往懷裏一拖，車斗子就慢吞吞的滑到外面來。另一個車手立刻將身子彎成弧形，兩手向前平伸得直直的，推着斗子傾走，送到翻轉架子上面，煤斗子便一個跟頭，屁股朝天，煤嘩啦的一聲，全跌到煤篩子上，又一轉，口兒朝上，恢復了原位，立刻被新來的重斗子從後面無情的棒的一聲給撞了出來，這空的斗子就又被推着往井口的吊籠中送去了。旁邊一個小工頭很靈敏的用一把鉗子將斗子裏的小鐵牌夾下來，握在另一隻手裏，記着出煤的車數。吊籠不斷的從井底湧了上來。這樣，二十多個汗黑的車手就推着空的和重的煤斗子在吊籠和翻轉架之間來回不停的團團亂轉。

離地面兩丈多高，煤篩子不安的搖動着滾轉着，碎末子漏下去，落在深深的煤槽子裏面，剩下大塊的煤炭，就都倒在一條長大的旋轉床上。

這條床，有兩丈長，像一條闊背的蜈蚣，在固定的鐵軸上繞着死圈子爬。兩旁，二尺來寬的兩條鐵板道上，站了六七個人；綉着許多四方塊的衣服，露骨的瘦臉和蓬蓬的長頭髮都是一樣的黑，只有嘴裏的大板牙和黑眼仁的四週常常顯露着不調和的慘白色。他們留心着在

身前流過去的煤塊，看見有木塊十疙疸石片等等的東西混雜在裏面，便立刻伸出黑雞爪子似的手拿下來，扔到旁邊的拾筐裏。偶然眼前沒有可拿的東西，就連忙從衣袋裏掏出一捲子黑紅色的高糧煎餅送在嘴裏咬兩口，木塊石塊流過來了，就趕緊把那一捲子食物塞回原處。筐裏滿了，就有兩個拾筐夫將空的換過來，而把滿了的一呼一應的哼咳着抬下扶梯去了，

在鐵蜈蚣翻身的地方，下面等着的是，在鐵軌上，張着貪吃的大嘴的十幾輛黑鐵皮車。煤塊從轉動的長床的盡頭，很有節奏的嘩啦嘩啦的倒在一面斜伸向下的大鐵簸箕上，又立刻順着斜面滑跌到車輛的肚子裏去了。固體的瀑布撞擊着車輛的鐵底，轟隆轟隆的響着，像是連續的炸彈在爆發。

車輛——畫着北甯路的白色火車頭記號的——一頭填滿了，立刻，六個汗黑的同伴鑽到車底下去，用肩膀抵住可以抵住的地方；一聲吆喝，六條身子都成了四十五度的斜角。車輛慢慢的移動了，向前，一步，兩步，直到車輪被預先放好在鐵軌上的木條阻住，六個同伴便都跳出來，鬆一口氣，各自蹣跚到一處去休息。又滿了，又鑽下去，一車滿了，又推上一車……

像鄉下的脚踏水車似的，幾百個輪軸托住幾百個四尺長兩尺寬的沒有蓋子的鐵匣子。它們一個緊擠着一個的接連在一起，成了一條長龍；脚跟插在深深的煤槽子裏，腦袋枕着大煤倉納的頭頂，往上轉，轉，轉。匣子裏都感滿了煤末子，到了煤倉頂上，一翻身，煤都落到一條長管子裏去了。空的匣子就口兒朝下的沿着斜架的底邊轉下來轉到煤槽裏；煤末子又填滿了，再往上轉，轉，轉……

煤倉裏，黑洞洞的。從倉頂上伸進來的煤管子，不住的搖擺，威嚴的，像一隻猛虎的尾巴。從管子裏流下的煤末子，像水，像煙，像一股傾瀉的無形的力，漸漸的，從倉底堆積成尖尖的高峯。在煤煙騰騰滾滾裏，憑着微弱的光線，好幾把鐵鏟閃着反光，不住的把尖尖的煤峯一鏟一鏟的向四個空着的角落裏撒去，每隻鐵鏟的木柄上有兩隻疲乏的大手緊握着揮動着。

遠遠的，高高的白石牆上的大黑門分做兩扇開了，牆頭上出現了一面飄動着的綠旗。不久，隨着噴上去的白汽傳來了尖叫的汽笛聲。鐵軌開始隆隆的震響。一個黑色火車頭的雄姿在遠遠的大門下出現了，奔過來了，在煤倉的肚皮底下停住了；後面的車輛便互相擠撞着，

不安的騷動着。

燒火伙等到列車完全站穩，便抬起了用力按在鐵閘上的一隻粗壯的手。一面從脖子上解下來滿是煤煙的灰灰的毛巾，抖了一下，便擦着黑黃色的臉上的一條一條的汗流；一面將頭探出車門來，向車尾處望了一下，看見了紅旗的一擺，就將頭縮回去。一隻手猛力一提，重重的鐵閘就劃了個半圓，從右邊倒過左邊去。閘鬆開了。司機手也連忙倒轉着鐵把，預備退車。

每隔兩分鐘，從煤倉裏落下來的煤就填滿了一個車廂。跟着就是兩聲短哨子傳了過來。司機手將汽門一推，車向後退了；一聲長哨子又傳過來，汽門便關上。燒火伙立刻也將死沉沉的大鐵閘搬轉到右面來；一面兩腿叉開，兩臂向下伸直，咬着牙，將渾身的力氣都壓上。機車的輪子吱吱的叫了兩聲，全列車便穩穩的站住了。然後一隻手猛力一提，鐵閘又翻回原位。這樣，三十分鐘過去了，全列車便壓在五百噸的重量之下。

汽笛尖厲的叫着，列車經過了白牆頭上飄動着的綠旗。兩扇大黑門隨後就合攏來，遮斷了鐵軌。



鋼鐵的野獸仍舊昂着頭聳着脊背蹲在那裏，一時也不停的振動着吼叫着。

## 二 擦車的都來

兩三架光桿的床上，橫七豎八的熟睡着一條條油布袋似的人。床頭的被捲上枕着一排列的鉛色的頭顱。安靜的臉上，微帶着疲倦。腰和四肢都酸酸的貼伏着牀板，有時伸伸縮縮像是滿足着得到了活動的自由。

「擦車的都來！是擦車的都來！……」李大頭子的急叫聲錐子似的從外面刺進來。

呼嚨一聲，每個油布袋似的人，都受了驚似的爬起來，像敗兵似的爭先恐後的往外跑；迎頭就看見胖胖的李大頭子倒背着手，油亮的禿頭頂在太陽底下放出閃閃的光。

「跟我來！」招着手。

「好狗不擋路！」一個向五十八號車頭，吐了一口唾沫，大家就都繞着它跑過去。這時，李大頭子的身後，緊跟着像罪犯似的五六條油布袋，低着頭，像進殺場似的，戰戰兢兢的往前走著。

無水的池子旁邊，油布袋們整齊的站了個圓圈子；都鴉雀無聲，好像預先感覺到了：準沒好事。

李大頭子的眼光對着油布袋們射了一遭，先是死板板的面目就現出威嚴來了；長眉毛站着，多餘的肉在臉上放着，顯得很兇。他的眼皮也不打架了，有時半合着，帶了笑意；那笑意是冰冷的尖刀，刺在每個油布袋的心窩裏。

缺老的牙齒一顯露，唾沫星立時噴出，於是開始了嚴重的訓話：

「也不知——你們的頭子沒有傳啊？還是你們不願意幹？你們別管是中學生啦，小學生啦，都可以算是這個，」紅漲着臉，用抖顫的右手指着左手的最小的小姆指。「我，可以算是這個，」指着大姆指，「這個比如我吧！這個，」指着二姆指，「是監工的。這個是，」指三姆指，「是那些頭子。這個是，」指四姆指，「開車的——燒火的。你們呢，不過才將人門！」像解了點冤恨，於是停了停。又說：「這就給一個家庭一樣，你們在家裏不是什麼事都幹嗎？所以在這裏，也要和家裏一樣，擦完車頭以後，叫你們幹什麼，你們就得幹，寸行！像我從前當學徒的時候，也是這樣。這回，叫你們把土坑裏的磚頭石頭拾拾，扔到坑

頭來，你們偏不幹！這個雖說沒有用處，——也可以做做蓋屋的礎石什麼啦，也能用——」  
停了幾秒鐘「你們拾去吧！把它堆成堆。」

圓圈子一散開，只聽見油布袋的×伙計咕噥着嘴，低低的聲音：

「哼！姐！這點小的石頭有什麼用？俺又拾好了幾回啦！偏說沒拾，真渾蛋，」  
從土坑裏，磚頭塊石頭塊都開始飛上來了。

### 三 四個鏡頭

#### 一 脚行們

在亂糟糟的腳步之下，塵土騰騰的滾着。小山似的堆積着的蓆包麻袋漸漸的減少下去，它們從脚行們的蒲扇似的手上筋肉滾動着的肩膀上，運送到零担貨物車裏去了

——來了是又來了哇哈哈！

——來了個毛老三哪！搭起往裏鑽哪！

——來個大翻身呀，一個勁的擰呀！

從地上把貨物架起來的四個漢子不住的這樣喊着。一個個的「毛老三」就在這種反覆的節奏的歌聲之下把東西扛走，人挨着人，像拖着食物的螞蟻的行列。

## 二 拾煤碴

運煤列車壓着軌道走過之後，從車縫子裏掉下來的碎煤碴子就振動得攢到石塊子下面去了。照例的，像被驅走了的蒼蠅似的，穿着破爛衣服的男女老少又重新走攏鐵軌上來，蹲着，坐着，掘着，扒着，在一塊一塊石頭下面搜尋着。

一個老婆子，用她那短樸樸的乾巴的手指頭，顫抖着，很費力的拾起一粒粒的撒在地面上的煤碴子，放到旁邊的小鐵簸箕裏去。

有幾個小男孩和小女孩長着很聰慧的臉；大大的眼睛在滿臉的煤灰裏閃着晶瑩的光。每個人的步聲傳來，他們便驚疑的東張西望：恐怕是提着白漆油棒的黑衣警察踱過來。

## 三 一頓飯

廣大的麥田被手推車的行列畫了一條很長的柔和的曲線。從八里路遠的小煤窰那裏，運來一車一車的煤，在站下堆成了一座黑色的小山。卸了煤的空車就在空場上豎了起來；兔子

耳朵似的車把衝上，排成了一個空車子的樹林。

幾十個渾身臭汗味的推車夫就三五成羣的坐在地上，把饅來的饅頭掏出來吃。就這樣，幾十個白色的球在幾十隻黑色的手上閃出雪白的光輝；紅色的牙牀和白色的牙齒綻破了滿是黑灰的臉。他們大都在白咬饅頭；除了每人喝大華茶都吞份之外，只有幾個人奢侈的吃着鹹菜條和黃豆芽。

#### 四 母與子

黑土道旁一個嬰兒像匹蛤蟆似的在塵堆裏坐着，兩隻小手像兩片將朽的樹葉子；開褶的褲子裏灌滿了浮土。

嬰兒的母親，也坐在一旁，半張着嘴，凝着眼睛期待那手推車上震動下來的煤碴。

#### 四 上午的最後一課

級長悶氣的喊了，「一，二，三，」學生們狼似的竄跑了：下了課。

每個人手裏拿着自己的練習本，坐下一看，就起了一陣亂吵的聲音「……她娘的！」

她奶奶的只給我58分！……我操她妹妹 少給我5分……找她媽的去！找×先生去！……大家剛一抬腿，上課鈴噹噹的響了。誰都不願排隊，一邊亂罵着，勉強排成了歪歪斜斜的樣子，搖搖擺擺進了教室。

「×先生快來！借們倆快算賬，如果不——」嘩及嘩及的皮鞋聲打斷了亂嚷聲。×先生大步邁進來，怒氣冲天的說：「那一級像你們這樣 淘氣，不守規矩，做學生的那準……」站到講台上，剛一翻書本——

一個小同學，忽然立起大聲問道：「你爲什麼只給我58分？」

×先生還未回答，接連十幾個都立起——全是要分數的。先生臉紅了，脚也立不穩了，眼睛像點了眼藥似的痛苦的動着，說話都接吧了。她努力拿着勁，紅嘴唇微動着，苦笑了一下，自言自語的說：「哼哼！像是要賬的！」然後向學生們說：「都回自己的位子！不要都圍着！」

她拿了每個學生的練習本子，計算着，點二，點五，四分，三分；結果紅着臉在「本上」改了個66，在那本上改了個60……「拿去吧！」

x 先生一手摸進國語來，一手拿起一枝粉筆。她的瓜子樣的臉，很像這枝粉筆樣的白。說話像鳥鳴。綁着身子的衣服是花色的，顯得腰只有三四寸。嘴唇像剛喝了小孩血。額前纏着一條紫紅色的絲帶子，大約是使頭髮不致散亂的。她的頭髮倒不像別的先生燙的亂蓬蓬的，她梳的很光亮，反光鏡似的發光。襪於是絲的，很薄，從外面可以透過去看見白嫩的大腿。

她拿着粉筆，在黑板上細筆細道的寫了一個題目：一封兒子給母親的信。抖抖書本，就一五一十的講起來，聲音大小太細了，大家聽着全不起勁。

她無意中講到美國和中國，說，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也是資本主義國家，——同學們就亂問起來了：

「全都是一樣的？爲什麼中國衰弱，美國富強？」

「蘇俄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麼比中國強？」

「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一點也不強盛，那不會學蘇俄嗎？」

這一套爆烈起來的問題，弄的先生摸不着頭腦了，眼睛對着天花板，思索了一會，說：

「中國不會弄成他們那樣的，你看現在還在剿赤匪。」

一位被×先生留了一級的同学，胡隆竄起，像得了神經病似的，睜着雞蛋大的眼睛提高了喉嚨說：

「中國會轉爲……社會。」

「爲什麼？」×先生吃了一驚似的問。

「不是講過社會是一步一步進化來的嗎？從原始社會，進步到奴隸社會，從奴隸社會進步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再進步到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嗎？那末美國啦，中國啦，不是總要變成……嗎？物質是常常運動變化的，難道會老留在這個階段上嗎？」說到末了的兩句話——他從一本雜誌上學來的——便很得意的仰着臉，等着先生回答。

「是，是的，唯物論——是說這樣的。」先生口吃的說。

「那麼爲什麼×先生還說中國不會改變爲……」那位同學更覺着有理了。

「哼！給誰說話的？好——你不許這樣！將來要不得了囉！」她指手畫腳的，氣憤憤的



說着，比講書的聲音大多了。可是，她的眼眶裏，已經充滿了汪汪的淚水。

像給×先生解圍似的，下課鈴噹噹的響了。

「下課！」

「一，二，三，」級長快活的叫。

## 五 平常的事

一 ?

「先生」給我的印象是尊嚴，知識，和一張冷冷的臉。我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敢想，無論什麼對於先生的壞事；在小學裏是這樣的，現在，中學了，還是這樣。

聽見有人議論過：×先生那個胖子，愛逛窩子。

什麼是窩子呢？壞事吧？我於是以爲那些議論的人，不但侮辱了先生，而且侮辱了我。先生，尊嚴的，決不會！

不久，又聽見有人說：×先生，那個瘦鬼，抽大烟。

一陣厭惡，一陣憤恨，經過我的心頭！造謠的！烟裏有毒，先生講過不知多少次了。

今天，我偶然，經過先生們的宿舍，從屋裏拋出一陣哈哈的大笑和喧鬧的聲音。從簾子看過去，原來是五六個先生，在亂搶亂奪一個東西，後來看清楚了是一個裸體的石膏女像。我像做了錯事似的逃開了。

對於先生的信仰，在我腦子裏都變成「？」了。（璋）

## 二 工廠實習的時候

經過了一個背着鎗來回走着的警察和一道監牢式的鐵檻門，我們——工科的實習生——就進了工廠。

一間又高又大像做棚似的屋子，中間放着兩架笨大的起重機，和兩個六十多英尺高的熔鐵爐子，一隻爐子正燃燒着，看不見火光，只聽見呼呼叫的火聲。

鼓風機早已在開着了，不住的向那正燃着的爐子裏打風。型箱已竟擺好了，剩下的型沙散亂的堆着。工人們都抹的烏七八黑的，忙忙的走來走去拿東西。

「喂，老李！快把鐵鍬拿來噉！姆媽的鬼！」匠目打着湖北腔，高聲的喊着。

「喂，來了，來了，」

「快點！快送上噯！鐵水流出來噯！」

人們更加騷動。鐵水不住的向坩堝裏流着，發出耀眼的光彩和刺激喉嚨的硫磺味。

「好，滿！去倒那箱！」

「好噯！倒這箱吧！」隨後，起重機響着，向指定的方向轉去。

「好了！好了！」但是這次的喊不像將才那麼湊巧；鐵水溢出來，往人們的身上崩濺。

「哎喲！快來！我的胳膊濺上啦！」被匠目稱做老李的那個工人尖叫着。於是另一個人

替換了他。

「燙的怎麼樣？」我同情的問他。

「不要緊，這算麼？過兩天就好了。」他好像很不在乎似的答着，一面用機器油抹臂上的許多凸起的小泡。

「那你這兩天可以不幹了，不是嗎？」

「不幹？誰給煎餅吃？」他苦笑着抬了一下頭。

「那你們為幹工受了傷，還不能歇歇嗎？」

「哼！咱受了傷也不能歇！你瞧，」他向匠目室門口站着的一個工八指了指，又小聲的說，「那個妻姪，他一回傷也沒受過，倒歇着。×他姐！這年頭那講理去？一句話，人家有門子，咱沒有就是啦？」

「那你挨了燙，工廠裏給不給你調養費呢？」

「哼！還說什麼調養費哩！燙死，他們也不管！一月省十三塊半錢就是啦！」他一面替自己氣憤的說着，一面又替我們抱屈道：「再說，」你們還學這個幹麼？一月拿十幾塊錢，拚上命的幹，還得受人家的欺負！」他顯然傷心起來了。

「……」我很感動，嘴動了動，還沒有答話；忽然，匠目又打着湖北腔在叫了：

「老李！劇點沙子來噉！快點！他媽媽的！」

老李趕忙把一塊塗着機器油的棉紗扔掉，不耐煩的回答着：

「來了。」

（光）

## 六 談話記錄

魯 天

### 一 東井鐵架子上

掘炭夫：當真又沒了麼？我今兒個比昨個來的早多咧！

發牌子的工頭：還有比你早的也沒了。瞧！啊？走了，十幾個呢！

掘炭夫：又派歇一天！×他姐大喜的痞還要打針咧！打他奶奶的態！

### 二 還是那上面

發牌子的工頭：（向前微微的彎着身子）煤師昨天送到我櫃上去的那個老年人，我打算讓

他下井去看風門。過一會他來了，我就派人帶着下去。

煤師：（輕輕的點了一下頭）唔，

### 三 車站

黑衣警察：今年走的磨石還怪多咧！每年不是走不大些嗎？

販貨的漢子：不是那麼說，老總，這，賣不出去，存着，也爛不了，不比紙票子保險嗎？

## 四 雜貨店

顧客：一毛錢的白糖就這麼點嗎？

店夥：這比頭二十幾天多多了。濟南發的價錢打二十三塊落到十七塊了。

顧客：哪能差那多？別瞎扯啦！

店夥：你不信嗎？不止白糖一樣咧！你打聽打聽看，就知道嘍。

## 五 一家門口

乞丐：行行好事吧！老太太。

院子裏的聲音：一天到晚一二十起，哪打發的完？快走快走！

## 六 煤堆旁

甲：你那二孩子怎麼沒來堆車子？

乙：還來呢！累的輪了兩天了！

甲：可是呢？孩子還小，力氣還不行。

乙：誰不說呢，別看個子大，今年才十七咧！

甲：十七怎麼能行？你，老不老的總比他能撐些。

乙：咳，不能撐，這年頭又有什麼法子。

七 兩個婦人

甲：大娘！你掃那黑土幹麼？

乙：留着燒。（匪也沒拾的還在掃。）

甲：還攬煤不攬煤？

乙：不攬煤！（有點煩了。抬起頭來，望了甲一眼。）大嫂，你那臉上長的是什麼。

甲：誰知道，長了多半年了。（一面用手摸了摸臉上和脖子上的白花花的癩瘡。）

## 襄河上

余一夫

襄河裏的水又漸漸地漲起來了。

在每個同事的臉龐上都不約而同地顯露出一種緊張而又恐懼的神情。

負荷着「水文測量」的使命的我們，眼望着河水高漲，就得親自趁着測船到上中下三處去觀測水位以便隨時向上司報告。同時，還得測量流速、面積，流量，泥沙量。

真的，自晨至夕，簡直沒有一刻兒工夫的休息。

偏遇着居技士竟於前晚染了瘧疾，不能出外工作；所以，我的工作既較前些時要忙碌一點，而所負的責任也格外地加重了。

深夜，我躺在床上，也曾憶念起過去防汛時期的最辛苦的一次工作：早晨由辦公處出發時，水僅齊膝。但是，到了傍晚，水已過腹。因為測夫的人數不足分配，自的己三分之一的身體浸在水裏奔走不算數，肩膀上還要捐了一架水平儀（在無可奈何之中只得由自己兼任了「測天」的工作。）就這樣地忙碌了二三天，終於生了一次很危殆的疾病。



同事們的所以要發生恐懼也便是惟恐自身因了工作辛勞而生起危殆的疾病來。

五月二十一日，天剛拂曉，在我們辦公處的同事們一除了居技士因臥病而尚未起床之外，其餘的人，都已經從臥室裏走出來，盥漱，進餐，準備出發了。

今天出發以後的工作，我們於昨晚早已計劃妥當了。一共分作水陸二路：水路由俞技佐負責，率領着觀測生呂彬彥，測夫鄭載陽，唐慎生，以及兩個船夫。所負的責任是趁着測船觀測水位的漲落，應用流速儀測量流速與河底的變遷。陸路由我負責，率領着書記李春景，練習生茅振新，觀測生郭根興，黃子嘉，測夫唐慎，根盧惠芳，劉欣木等一行七八個人；帶着經緯，水平儀，旗幟，標尺，木椿以及其他應用的物件；所負的責任是用水平校準豎立在河中的標尺的高度與豎立新標尺（上中下三處的標尺，那是豎立在坡度不很陡的沙灘上，所以每遇河中水漲，則舊標尺為河水所淹沒，必須豎立新標尺），用經緯儀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槽的橫斷面，測得面積與流速，即可計算流量。

因為我們預定的計劃是從「第一點」測起，而測船由第三點駛向第一點是逆水，船隻在湍急的水流中上駛是雖感困難的，所以俞技佐一行六個人特地提早上船。

約莫過了二十分鐘，我們也出發了。

出發的時候，我們排列成隊伍，攜帶着各種器具，宛似到菲洲野人國裏去探險似的。

一隊年青的小伙子默默地在原野上走着，聽着湍急的音樂似的水流，到也並不覺得寂寞。

「今年可不要再像前年那樣的大水啊！」我們行經一個建築在土堆上的草房的附近，李書記望着土堆房旁邊的淹沒在水裏的麥穗，不期然地想起了家：「假如再來一次，我的妻子孩兒便沒有活命了。」他說着臉龐上露着憂慮的神情。

「委實，前年的大水真嚇人，嚇得晚上大家都不敢睡覺。」茅振新，一個青年的孩子，居技士的舅子，依然沒有脫去稚氣，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缺乏教養，一方面也是由於他的姊夫與姊姊的縱容，所以他對於講話是毫不思慮的。「最可笑的，是余先生險些兒躺在水裏的那一次。」他說着，便回轉頭來對着我望了一下。

其餘的人也都不約而同地回轉頭來。但是，我並沒有開口講話，他們也便不再發言了。就這樣，我們畢竟在靜默中到達了目的地。

第一點的標尺並沒有給水流與船隻撞毀，它還有一個半特西米突（Decimetre）轟隆在水面。

河水在不斷地高漲，當然得另外在較高的地方豎立一根新標尺，以便舊標尺被水淹沒之後依然可以觀測水位。

豎立一根新標尺並不費事，打樁，釘標尺，在標尺的左右與背後撐起木架，用水平儀測量標尺的「零點高度」。

做完了第一點的工作，我們便向第二點進發。

到那邊，標尺已經淹沒在水裏了。

找，兩個船夫駕馭着測船，兩個測夫執着篙子不斷地在水裏找。船在打轉，測夫與船夫的額上流着汗。但是費了許多時間，並不會找到。

沒有法子，只得另外豎立了一根新標尺，再從遠遠的豎立在堤岸上的「水準測點」（Bench Mark）測起：測量出新標尺的「零點高度，」而觀測當時的水位。

時光將近正午，我們便在河畔的一家很狹窄的茶館裏進了午膳——鑊鑊，菲菜，麩皮

粥。

飯後，我們休息了片刻，又繼續地做我們的工作了。

「余先生！我覺得週身發燒，頭目暈眩，實在支持不住了。」茅振新用雙手捧着頭顱告訴我，希冀着我立刻說出「你先回去吧」幾個字來。

然而，我並不。我知道他是假裝的。因為從他的臉龐上可以看得出來。同時，我也知道他畏縮着不願意在混濁的齊膝的水裏面行走。

「好」。我簡短的回答着：「李書記！你趕緊照顧他吃十滴水。」

茅振新吃了一小瓶「十滴水，」兩隻手依然捧着頭顱不肯放下來。

「余先生！我實在支持不住了。」再走了一列鐘，茅振新又跑來告訴我，接着嚶嚶地向我要求：「我想先回辦公處去。」

「好。」我直捷爽快地允許了他。因為我惟恐不允許了他的請求而有傷於我與居技士之間的感情。況且茅振新是個不懂世故人情的年青孩子。

茅振新回辦公處去了。但是，當我們離開第二點不遠的地方，測夫盧惠芳竟因受日光的

重蒸而果真中暑了。

揀了個較高而又乾燥的地方給他躺着，解開衣服，冷開水，十滴水；半點鐘之後才漸漸地復原。

到達了目的地，我便囑咐劉欣木涉水把他馱上了測船。

在這裏，我們校準着舊標尺的零點高度，又豎立了一根新標尺，然後離開水濱較遠的堤岸上把經緯儀架起來，用「三角測量法」測量河面的寬度，以及河岸與測船在測量水深的每點間的距離。

測船由此岸達彼岸，十足地費了四小時的工夫。

測完了河面的寬度，我便囑咐測船的人們注意汲取河水，以便回到辦公處去可以從河水中計算出泥沙量。

河面的寬度，河槽的橫斷面——面積，流速，泥沙量，水位都已經測得了。我的內心感覺到十分舒適。於是，我便率領着全體員工踏着輕鬆的脚步，返回辦公處。

剛走進街頭，居技士的夫人已經手攬着活潑天真的霍兒，含着微笑在歡迎我們的歸去。

這時候，斜陽正拖着餘暉向西墜下，照得東方的山頭一片的紫。

晚殮後，我和屠技士兩人在燈下談着這一天的工作情形，他的夫人在繡着十字布的枱頭，霍兒在玩弄着由香煙盒子裏積聚下來的洋畫，其餘的員工也都在他們的寢室裏吹着笛拉着絃子，歌唱着，每個人的臉龐上都透露着一種愉悅的微笑。

## 一個中國紳士的輪廓

A 史沫特萊著 黃 峯譯

劈頭就講小儂羅，那自然是很可怪的。唯一的推託，就是：因為小儂羅雖則像一窠蜂似的那麼多，而少數的「大亨」却正是從他們中間發展出來的。其次，是因為他們是完善的標本，當你研究一個完善的標本時，你就不難考查出那些「大亨」所由建立起來的下層圖形。

「大亨」——是上海的無冕的帝王和流氓的首領，也是政府方面的一個顧問，並且也是激劇發展着的中國報界的大王，把他拿來研究，趣味是不消說得更加濃厚。但是你要描寫他，就得成爲你一樁學生的事業。——……

姑且提出一個小儂羅來說吧。我們就把他叫做W先生吧，雖然這不是他的真姓名。

這一範例首次出現在我們的地平綫上時，是南京神學院的數年前的一個畢業生：全身西裝，滿口英語，一肚子的聖經典故。自從畢業之後，他就到了上海，擔任了中國青年會的幹

事，這青年會，可說是達到中國政界生活和商界生活的一個跳板。在青年會裏，中國的青年們學習着「實用基督教」，學習着怎樣去成爲實用，怎樣去增進效率和常識，怎樣去認識和結交「正當人」，怎樣去像「正當人」那樣解釋耶穌的話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並不是頭痛的事情。不錯，他們是祈禱的，可是他們決不費時於不中用的人們身上。不但如此做，他們反使爲着軍國主義者而祈禱，爲着那曾經屠殺了數千百萬的青年，後來却也加入了教會的軍國主義者而祈禱。

這樣地，W先生學習着去做個實用基督教徒，從這裏開始，他就參加了××黨，做成了縣長，後來又加進了××社，再後來，作爲一個新聞界中的人，他便被一些西洋婦人在和他結伴玩「橋戲」時浪漫蒂克地稱呼爲「新中國的文化領袖」之一。

離開了青年會之後，W先生被黨部派遣到內地的某縣去做縣長，黨報上也指出這樣的人物真是「新中國的建設者」。而W先生也就開始「建設新中國」去了。就一個建設者的工作而說，他正如數世紀來歷屆就任了的縣長所做的工作一樣，那就是說，他開始把收取土地捐的權利拍賣掉。這些「權利」，往往賣給那些出價最高的人，這些人也近乎是幾個當地的地主



和豪紳。這些紳士（所謂「稅吏」）就照雙方議定的辦法把年金付給他。這以後，「稅吏」便無拘無束地跟當局——往往是軍隊——一起向農民盡量剝奪。除了他自己還有縣長的一切以外或以上，都是自己的私人利益。因此，這一貿易，在每個人看來都是最賺錢的，除了那些無所企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百姓以外。真的，倘若你傻頭腦地對這種制度的所懷疑的話，這一般「新中國的建設者」就一定答覆你說：「農民是傻的，是呆的，即使他們有了錢，也是不懂得怎樣用錢的呵。」而且他們還要下結論說：「即使到了那個時候，他們也決不會比現在過更幸福些的生活呵。」

土地捐是這樣地完納，其他的捐稅也何嘗不是這樣。這兒有房屋捐，鴉片捐，娼妓捐，公路捐，富兒教育捐，黨部捐，軍費捐，兵士夏服冬服捐馬桶捐，棺材執照費，結婚執照費，新烟凶建築執照費，新洋襪捐。縣長的中心問題，就在於找出種種新鮮捐項的名目來。

這一進益，姑且不去說它吧，但一切當地的官長，從錄事一直到獄吏，一直到糞夫，都一定要買下他們的貿易。從此，最優厚的酬報便源源而來凡從他們的指縫間走過，或從他們的眼前走過的人，便大遭其殃。原來正義只是以金錢的重量為尺度的。

W先生，無量數的「新中國建設者」之一，就在這樣的狀態中爲他的祖國而工作着。然而，就他所受的現代教育而言，他却存在着很嚴重的知識問題。這些問題包含在他的投資的無所適從之中。一個舊派的官長，會傻頭傻腦地購買多多的土地，或則以重利放出他的債款，或則從事於鴉片生意，W先生也有考慮這些問題的必要，但是他還有投資於上海的房地產的新問題，還有購買政府公債的新問題，還有開設工廠以吸收差不多全無報酬而工作而生活的童工和女士。這些工廠的投資，就是所謂「建設新中國」或「使中國產業化。」

W先生大約是不會中斷了他對於這些問題的努力，可是他後來究竟怎樣解決了這些問題的，却沒人知道。他究竟做了幾多時的縣長，也沒人知道。或許是幾個月，或許是一年，或許至多是兩年吧，因爲這些人必須要讓位於別人，使別人也享受一種「括地皮」的權利。

此後，聽說先生是回到上海來了，已經成爲了一個報館的主筆。其中的經過是這樣的：上海地方，原有一種華文報紙，據登記上說來，乃是外國人的營業。但其實是一個中國商人的所有，這商人是一個十分熱烈的抵×份子，並且一般地憎恨任何惡黨的。他主張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他的報紙，名爲S報的，因它所載的一切消息，都與某國侵略中國的事情有

關，所以十分風行。報館主人在大多數的時間內都爲了營業而出門，這時候留在館內的，就只有一批訪員和編輯，代爲照管一切。正因爲有這種原因，這報紙便作爲外報而登記了，它就不受黨部的檢查，這一點，中國讀者都十分周知。甚至販報的孩子們——小僕儼想做大流氓或官僚——就把報費抬高了一倍，或則有些時候借出一份最後的報紙而收取了不少的銅元。報紙的銷路，月月都增加了起來，後來，就在上海一埠，竟也銷至十萬份以上。

在這報紙的周圍，起了不少的糾紛。有一次，它暴露了一個流氓串通了別的兩個流氓，殺害一個商業對手的全部事實。這些消息，爲難了流氓和法院，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流氓才悄悄地賄通了所有大大小小的法官，才成爲街頭自由行走的無罪者。假如當初沒有S報的倒蛋，這案子顯然是馬上可以消弭於無形的。

然而，尤其嚴重的是，報上還不斷地登載了某國侵略的消息，甚至洩露了某國和漢奸的祕密交易。於是，漢奸向S報提出抗議，而某國也同樣地向漢奸提出抗議。某國偶爾也派遣了一個聽差，或一個小隊長之類到中國的上海市長那兒去，加以威嚇。還有一次，某國邀請報館主人「茗候」，企圖從此收買他的報紙。這事情也無效，於是就想收買他本人。但他不

願出賣他的報紙，也不願出賣他自己。雖則收買的方式非常優雅而又巧妙，終於也沒有什麼結果。因此，某國憤憤地又向漢奸重新提出了抗議。

這對於這個報紙是一種污蔑，是一種恥辱。它發表消息的態度，向來是如此的！報館主人時常孤立無助地伸出他的兩手，解釋道：「可是這消息，外報上也有記載的，這些都是正當的報道呵！」

黨部終於決定用強硬手段去對付它了。他們就請報館主人到首都去，——這個「請柬」是由上海的流氓首領交去的，因此，也可以說是一個警告。「館的報紙固然登記為外人所經營的報紙，但你自己畢竟是中國同胞，你總得受中國法律的節制。」黨部的人員對他這樣說。接着，他們又對他說：「倘若你還繼續幹你的反動工作，我們就非把你看管起來不可。問題的解決方式就是這樣：你的主筆，一定要由我們來派定！」

當然，這次的談判比我所描寫的要客氣得多，因為中國的官話，用作警告和威脅，也有它的謙和的形式。同時因為報館主人只是一個商人，且是只愛錢財的，那有願意坐牢的道理？因此，主筆由官方派定，他表示同意，甚至付他薪水，他也表示了同意。

到了這時期，曾任縣長的W先生，就不再受人調排了。這時，他就成爲了一個羽翼豐滿的「黨員」了，因爲他的新教育和他的青年會修養早已告訴了他迎合時髦的必要了。

現在，負着任何責任的一個中國報紙都被呼爲「肥職」了，與那些一無尊嚴的，薪水之薄不及僕傭的收入的低級事業不同。但W先生已經做主筆了，而且是官方派定的主筆。他也知道得非常明白：無論官吏，流氓，或商人，他們都有刊佈某些消息或壓制某些消息的企圖，只要投其所好，主筆就不難領得一筆賞賜。凡是一個能幹的，精明的，活動的主筆，總是「生財有道」的——差不多跟一個縣長所掙的一樣多。

這項專業規模雖小，但W先生却也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常用了羅曼蒂克的口氣，自認爲「第四階級」的一份子，意思中說他乃是超乎法律的人，是一個思想的販子，是一個實情的報道者，是一個知識界的領袖，是一個用筆用舌的大無畏的勇者。

多少的年頭已經把W先生教會了許多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由於中國日趨屈服的結果，他知道自己必須刻苦而且迅速地工作，積蓄相當多的世界財富，以便退隱下來，以中國紳士的身分作海外的寓公，因爲這樣重大的問題堆在他的肩上，他就向「黨部」請求，說自

己的新職業方面所得的薪水過少。

黨部方面，這才把他的名字編入了「新聞界津貼人名錄」裏面，開始按月給以數百元的津貼了。他爲了報答這一層，決心要保衛黨部的利益——那就是說，他決心把漢奸和某國之間的一切消息，可公開的則公開，否則就保守秘密，不予發表；也就是說，一切貪污的消息，也不予登載；關於鴉片，以及關於大流氓活動的消息，也都隱瞞了起來，至於某國的侵略消息，凡足以觸怒於某國方面的，或足以引起對漢奸的糾紛的，他就什麼都不給以發表。勞働的鬥爭消息，學生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消息，現代進步作家的文章，也同樣地壓下不登。這後者，更往往加上了頭銜：「反動份子，」或「文化匪徒。」也出現了「匪軍」這樣的名詞，並且每次總是說已經「一鼓蕩平。」在另一方面，報紙登載着官方歡宴會或茶話會的消息，外交的偉大勝利的消息，中國「產業化」的消息。也喊出了×××是「我們的領袖。」希特勒，墨索里尼，一經提起，總是加以讚揚。外國舉行罷工和示威的勞働者，都指爲「不逞之徒。」「赤色帝國主義」也被發表了。外國法西斯主義者，往往被稱爲「革命者。」……

決不止這一些。單子開列起來太長了。而且大多數的問題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W先生極願意奉命工作。這命令是巨大的，然而月薪數百元却嫌得太少了。他畢竟值得更多的薪水的，這職業確然是一種肥職，工作時間又是這樣地短。這樣的，他到了京中，向着各個官吏和公使「做了幾下眯眼。」需要把一些事情隱瞞的，需要偶爾把一些堂皇的事情公開的，果真是不乏其人。因此，W先生就負起了主筆的職務，一邊替他們辯護，一邊就達到了使每個人給以津貼的諒解，這是一種舊式的官場的習慣，做官的都首肯，而也決不忍亂說它是「賄賂」。

從京中回來，W先生便又到了上海。流氓首領便直捷地，莊重地來和他應酬一番，這是他們對報館的慣例。在他們應酬之後，W先生就轉身到當地的一些政界中人那兒去，尤其是主腦份子，他到處都表現着他的優容的風度。其次，他就感到，要是局限於華人的圈內，那就未免太舊式的了。而且他本是一個受過新教育的人物。因此，他開始在當地的商界中找求親密的同伴了。就在一家外國航空公司裏，他找得了一個商業上的關係：他準備連寫幾篇文章捧捧他們的服務，但他們應該把他向朋友處代銷了的券子給他七折的利益。這一點，同意

了，他就在S報裏插入了免費的廣告，開始替公司兜銷券子。給他的朋友們，九折，對於政界中人，都由他經手賣券。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場，謙遜，却又尊敬。

W先生費了這許多的工夫去形成他的關係，去收取他的賄賂，竟然連自己的報紙也差不多無暇顧及了。結果，報紙只管報紙，獨自進行了，而主要的工作，僅在於剪掉一些新聞，從那衆多的官方通訊社所發的新聞中，選出某些新聞。他們的新聞，一般地都是由官方的手下自己寫的，所以不致發生什麼錯誤。

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但有一次W先生竟擊着一個小小的壞牙。這是關於某高級官吏生活腐化，盜用公款數千元的一件事。奉新聞檢查會的命，各報都不得擅自發表。可是那高級官吏有一個仇人，去和W先生接洽，並且繼續舉行了好多天的秘密談話。W先生受了賄，此後的三天之中，S報就連日刊出了一篇關於這個腐化官吏的新聞小說，

這事情惹起小小的風波。黨部責問W先生，要他說明爲什麼要這麼幹，W先生說，他自己會病了，病倒在醫院裏——一點小病，像肝裏的蟲或其他相似的蟲一樣。他不會知道這一個新聞，但是如果他有錢，使他的下屬成爲「正直」，這些不幸早就可以避免的。黨部這話裏



獲得了暗示，就問他究竟需要多少錢。彼此交換了意見，W先生就把這筆貢獻納入了自己的錢袋裏面。黨部明瞭這全部的事情，暗地裏儘在讚歎他的事業。有一位黨部的高級官吏對一個朋友說：「W先生總有升做什麼的一天呵！」

對於W先生個人，什麼事情都很順利地進行着；但在S報方面，事情却並不如此順利。這報紙的銷數已從十萬份以上跌落到一萬份以下。廣告的戶頭也不肯光顧了，說登在這沒人要看的報紙上的廣告是沒用的。中國的聰明的讀者大眾，一向在街頭買來看這報紙的，如今却公然地宣佈這報紙只是爛破布頭，已經被漢奸或某國所收買，所賄通，或者說兩方都有份。

中國的祕密是很少了，簡直是絕無了，不久，報館主人也知道這整個的故事了。他決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却是一個良好的生意人，——他憤怒起來了。一天，他昂昂然地踏進了編輯室，同時很偶然的，W先生也進來了。報館主人請他滾蛋，而且請他快快滾蛋，接着是一陣大的騷動。W先生呆然地坐倒在難得用着的寫字檯旁，分明在說自己是官方指派的，主人沒有把他撤職的權利。除上鐵青色的，報館主人說明了他從此就要分文無着，報紙

就要倒塌下去。W先生却說，銅臭的東西，決不能阻止他爲「我們的中國」而工作的工作。報館主人一聽到這種口氣，就禁不住勃然大怒，並大聲地對他說，「你難道以爲地皮還沒有被剝光嗎？」W先生因爲聽不慣這句話，就自己提出要走，並且要求六個月的薪水。兩個人就在全體職員面前開了談判，爲了拂他的職，報館終於付了他兩個月的薪水，說道：「滾開吧！惡鬼不許留在這屋子裏！」W先生走是走了，然而這句惡瀆的語句却依然記掛在他的心上。W先生也跟一切高等紳士的風度一樣，傲然地走出了編輯室，表示他當初到這裏來工作，也不過是個人對館主人的情面關係。

S報主人的狂野的行徑，差不多充滿着匪的氣息。中國市長便喚了他來，請他說明他的可疑而可能的行爲。他難道是一個反動份子向黨部挑戰不成？報館主人回答着說他是一個生意人，而W先生的活動却把他的報紙從十萬份的銷數降落到一萬份，因此，好的廣告戶頭，都不能登廣告在這報紙上來了。他簡直是「蝕煞了老本。」

市長原是一個溫雅的，修養有素的中國紳士，是比較小僕僱W先生站在更高的水準上的。但他記起了他當日不很得意的時代，於是也就理解了W先生了。因此他說：每個問題，

都有它的兩面，很顯然的，W先生是誤解了。當然，他也許是犯了一二錯誤的，然而，白璧無瑕的究有幾個？整個問題之中最嚴重的一面，却是中國的一個報館主人是向着黨部挑戰了，把官方特派的主筆撤了職了。S報，在目前，應該聘用一個新主筆，報館主人非到首都去呈請指派一個新的不可。

這故事在這兒告了結束，這報紙的主人坐在前門的門階上，儘望着遠處，獨自考慮起種種的事情來。他是一個實用的傢伙，不是什麼革命者，因此他決不願意爲爭取出版的自由而坐牢。也許他另有辦法維持下去，而不致從此倒閉。例如別一些報紙，對於重要的新聞全無記載，只登登官吏和流氓首領在八月四日歡迎美國總領事時的肖影，却也很能賺錢。他爲什麼應該下獄呢？他仇恨某國人，那是事實，但是到頭來，官方和法官不把他的最後的一文錢剝削光就不肯把他釋放，那麼，下獄又有什麼鳥用呢？他正在考慮着這一點，找求着一條生路。

黑色降下來，落在他的周圍，他依然一動也不動似的坐那裏。

本文作者A。史沫特萊女士，是美國的一個前進記者和作家，曾寫過中國的運命等

小說，爲國內外讀者所稱賞。這次承她從遠地爲本刊撰寄了這篇富有暴露意義的報告文學的稿件，是值得特別感謝的，原稿用的是英文，現在的譯文是根據全譯了的，但有一二處所，發表時已經僭加改竄過了，順便聲明一下，並希望作者和讀者鑒原。

——編者

## 紗 廠 童 工

基 希 作  
波 譯

「一份夠了，」醫生說。

我們曾經要求允許我們抄錄幾份病人的歷略。

「爲什麼要幾份呢？所有病人其實都一樣。」他歷指着上海肺病院的病牀。一種咯血的咳嗽從那發育不完全的小孩身上爆發。「他們都是工廠工人，他們有着同樣的履歷，同樣的境况。你爲什麼要幾份病人歷略呢？一份夠了。」

的確一份是夠了：

財璧，女性，年十八歲。七年前偕父母由浙江到上海。十一歲即入紗廠作工。第一次月經在十月以前（時年十七歲），第二次是二月以後，兩次均爲少量淡紅稀薄之血液。以後，經期停閉。冬間，病人在工廠每日工作二十三小時，工作分日夜班，逢禮拜日掉班。五年前，父患瀉黏液與血之痢疾（似即赤痢）死去。母尚存，頗健康，唯近亦咳嗽。妹亦患

咳嗽，其家系似有肺病。

病人自云開始咯青色痰液之劇咳，迄今已逾一月，病開始時發抖，發熱，暈眩。兩月以前早已微有咳嗽；病發後痰液日多，最近，痰已發奇臭。病人又云常覺虛弱，夜間盜汗尤多。未得准假時，雖有上述種種不適，病人猶扶病作工，然咳嗽對於工作已大有妨礙。

述及從前所犯病症時，病人提及三年前曾犯赤痢一次，一年前，頸脈曾浮腫。

現狀：欠營養，發育不完全之痢人。陰毛腋毛無，乳房之發育似十三歲女孩者。玻璃色指甲。面部與四肢微呈蒼白色。

診斷：（依據體檢查與X光線檢查）右肺患音情發動期肺結核，上葉有中等大小之凹處。

「這還有什麼辦法嗎？」我們問醫生。

「在中國？沒有。」

## 二

中國的工業實在已經超過了兒童時代的規模，她的工人階級却還沒有。是在體格上堪沒

有：工人階級的百分之四十是小孩，是那些就是年齡過了兒童時代却也沒有脫離兒童時代的小孩。

讓我們走過一個大工廠的紡績工場吧。小女孩子在紡績機，搖紗機，錠子中間忙碌着。沒有一個小孩子有六歲以上的模樣的，但是我們從病院裏知道了外貌不足爲憑。在那裏，二十歲的人像十三歲，在這裏，還不到六歲大小的人，至少總有十一二歲。

用她們的小手，她們能夠處理需要處理的每一根紗，她們能夠排正空的錠子，或移開滿是棉紗的錠子，並不需要立起脚尖或爬到凳上去——機械是配合着她們的身材而造的。

機器從英國運來，這種技術的勝利人都不誇耀；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關於兒童紡紗機的任何記載；小機器上也沒有刻鑄製造者的名字，但是在大機器上，大家可以看到 Asa Lees, O'dham 的名字，或其他英國工廠的名字。

「這種小機器是特別替中國製造的嗎？」我們碰到一位英國公司的經理，一有機會就這樣問他。

他趕緊辯白，事情並不是這樣。「相反的，兒童機器在蘭開郡（在英國西南——譯註）

的紡績區使用了幾十年，當英國禁止兒童勞動的時候，這種機器就運到了美國，供新英格蘭和南方的黑人州郡使用。是到現在，牠們才運到殖民地和中國來的。」

爲着不公平的懷疑了英國，我們很客氣的道了歉。

### 三

紗廠車間有兩百碼長。許多機器全由女孩管理。

在那裏，男孩祇擔任清除的工作。棉花毛和灰塵不斷的騰成雲霧，不斷的需要掃除，每一個孩子沿着走路推動兩個掃帚，直推到大家碰着了；這樣的被掃捫來的一切，由另外一個孩子掃進他的畚箕，運了出去。

掃帚有掃地的孩子三倍高，他拿起這掃帚挺着胸在工作：高高的在鹼球機的防禦物上，在運轉帶上，積有一層棉花毛需要掃除，以便有容受重新散播的絨毛的餘地。

男人在打包間和馬達間工作。在工廠的賬房裏也看不見一個女人，就是在上海的英國工廠也是一樣；和母國的一切通訊是在都市事務所，在城裏辦理，是遠遠的和中國人隔離開了的。



在男性職員之中，有站在工廠門口的穿制服，全副武裝的司閘巡捕；他站崗的小屋的報警裝置恐怕是全工廠最新式的器械。

織布工場的雇工，是女人。年老的女人，年青的女人，懷孕的女人。不錯，在織布間也有小孩子，但是他們不工作。他們不過是襁褓裏的嬰兒，睡在排線機或織布機下面的籃子裏；要吃奶的時候，從下面被抱上來。

讓嬰兒在工廠的工場間過日子，無疑的，對他們是很不衛生的。爲了這緣故，女人們被禁止帶着他們進廠，可是，這種禁令也許實在是爲了下列的理由而發的：第一，嬰兒自己並不工作；第二，他們妨礙他們母親的工作。

第二條理由並無根據。工廠裏的嬰兒並不妨礙工廠工作的進行。相反的，年青的母親用雙倍的注意照料着轉軸和梭，因爲任何處罰，或者最壞至於開除，不僅要使她自己餓肚皮，而且也要使她的孩子餓肚皮。

因此，工廠經理用不着操心對嬰兒的禁令的嚴格遵守。這種仁慈使他認爲是特別人道，正像他認爲僱用童工是對無產階級家庭的一種慷慨一樣，不這樣，他們的家庭是不夠維持生

活的。

#### 四

上海和武漢的紗廠工人，百分之四十是小女孩，百分之四十是女人，祇有百分之二十是男子。實業，常常有條有理的，知道怎樣利用宗教的偏見。在中國，得到一個兒子是生和死的整個的意義，因為要是沒有留一個男性的後代去祭祀祖先的話，死了有什麼意義呢？

另一方面，一個女兒，她是不算什麼的。在災區，新生的女孩拋去餵狗。要是一個女孩子能夠當做奴隸出賣的話，那末，她終於還有一點價值。奴隸買賣盛行着。在香港，在這英國皇家殖民地，這買賣最活躍了。你當殖民大臣被人問起關於「妹仔」（丫頭，廣東話——譯註）買賣的事情的時候，他在下院的回答大意總是小奴隸被買去是祇供家庭驅使的。

孩子們買去做娼妓的公開買賣，到處流行着。在傍晚的燈光之下，奇異的小小的人羣站在大城市的某些街道上，一個穿藍褲的主婦，她的旁邊按着身材排列着她的穿綢衫的大小奴隸。當主婦招呼每一個過客，極力讚揚她的貨色的時候，後者漠然的站着。孩子們被配置在左翼；她們也一樣的讓自己給未來的雇主檢閱，要是她們中間的一個被選中了，於是這小東

西在她客人的前面莊重的走着，通過後院，走上後面的扶梯，走進那愛的窩巢去。

女孩購買者的一種是爲着做工的，他們收買一批小孩，爲着要她們到工廠做工，給她們一個房間睡覺，給她們一碗飯吃。上工的時候，一個苦力推着他的獨輪手車，車上坐十二個小孩子，一邊六個，另一邊六個，到廠裏去。小孩們的工資歸他們的主人。

大城市裏的苦力多半不賣掉他們的小女孩，因爲她們要幫着養活家口，苦力在工廠裏，在碼頭上或者是在黃包車的前面整天整夜的工作，每個月可以得到十元至十六元，但是依照上海勞工委員會的統計，夫婦兩口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費，要十八元，而一個有三個小孩的家庭要二十一元二角。因此，就是爲着要達到這個可憐的標準，不但是老婆要做工，孩子們也要做工。

成人所賺的低廉工資，是兒童勞動的原因，同時也是牠的結果。

## 五

一九一九年，在中國的中國製造家，有八八九、〇〇〇個錠子；日本人有三三三、〇〇〇個；目前，在上海和武漢，正轉動着二、四九九、〇〇〇中國錠子，一、八二一、〇〇〇

日本錠子，一七八、〇〇〇英國錠子。

反日的抵貨運動常常被引到抵制那些用中國棉花，在中國領土，為中國勞工所紡織的貨物。祇有股東和得紅利者是日本人。

## 六

四百五十萬錠子。孩子們裝上空的，取掉滿是棉紗的。不斷的疑神看着紗是不是糾結了或是斷了，糾結了或是斷了的時候，她們要用她們的小手指頭重新接好。英國的兒童機器——可尊敬的，正當的機器！——使她們的工作比較容易。

她們中間有的人驕傲的佩着一個黃色飾帶，這是值班監工們的徽章。作為監督人，小孩是並不缺乏嚴酷的；他們陶醉在他們的權力之中，他們毫不寬容的指控他們的工作同伴，一部分是由於感到要緊，一部份是為要報復昨天做監工的時候偷偷的指控過今天的監工的小同伴。

成人們很知道怎樣竭力利用小孩們的這種脾氣。不祇是在工廠裏，整整的夜晚，中國男孩子，穿着麗色的制服，站在上海酒吧間和水濱酒店的門前。他們單單做一個裝飾的人物或

看門人，不能滿足他們的野心，因此，他們幫助巡捕去虐待黃包車夫。當顧客離開酒吧間的時候，拖着車，忍耐的，連續好幾個鐘頭在等待這個瞬間的一羣人性的馬，衝到他的面前，叫驢，邀請，請求——總之，這是找一樁生意，賺幾個銅板的事。可憐的車夫，怎麼願得禁止走上行人道的法律？——他怎麼願得在他的周圍拿着短棒的巡捕呢？但是這小小的看門孩子——愉快的抓住這幫助巡警的機會；他用棍子打車夫的頭，踢他們的肚皮，掀翻車子，用力扯輪盤，極想折毀牠們，一直要到——真是侮辱的場面——穿着工人衣服的中國成年人在那穿着猴子短衣的中國小孩子面前屈着膝，搖動兩手，開始懇求「好來令，」懇求饒恕。

但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是在紗廠裏，是在那些被判了無期徒刑的人們之中。無期徒刑這名辭，用在這裏比用在刑法上更為恰當：新生的孩子躺在織布機的下面，姐姐站在紡績機的旁邊，母親在紡紗機的橫木上工作，祖母在縫合紗包。嬰兒呀，依照你的生活開始時所依照的法律，那，就是你的生命所要經過的路程。

在這裏，你的臉頰會蒼白，你的眼睛要變得矇矓，而你的四肢要變成無力，在這個工場裏，錠子嗡嗡的叫，織布機軋拉的響，空中充滿了棉屑，絨毛和麻屑。最初教會了你的動

作，是你一直到末日的動作，除了那個，你再不能學到什麼，再不能經驗到什麼。

學校和操場對於你，你這不被允許做孩子的孩子，是無緣的，對於不被允許做同學的你的同學，和不被允許做遊伴的你的遊伴，都是無緣的。

## 七

每天，孩子們工作十二個鐘頭到十四個鐘頭，中午都不停工。錠子一刻也不停的轉動，就是在一羣小孩匆匆的跑去，替自己和她們的同伴把那帶來的小小一籃子飯拿來的時候，也不停工。一個人吃飯，同時一個人看着彎軸繼續的轉動，梭子繼續的來往和紗線繼續的伸展，絨毛和塵芥落在筷子上，蹣跚在飯粒裏面。

在早晨，在中午，小孩們還沒有露出成人們聽天由命的表情；她們快樂的擠眉弄眼，工作的進行，在她們看來，像是一種遊戲。但是到晚上看看她們罷：到那時候，小小的眼睛縫閉着，小小的腿子抖動着。這不是小孩所需要的遊戲的時候，却正是他們稍微休息一下的時候了。休息？工廠決不是付了工資好讓大小工資獲得者在休息中去消磨他們任何工作時間的。

到了十五歲的兒童，在上海大紗廠，工資是二十二布福林格（德國小銅幣——譯註）一

天；在絲廠是六布福林格一天。(一個布福林格是一馬克的百分之一，而一馬克約合一先令。)

## 八

在上海的絲廠，監工在車間走過，手裏拿着棒子，這樣，任何錯誤可以立刻糾正。

女人們沿着牆，坐在鐵凳上，她們的對面，站着小孩子，這些小孩常常不過五歲大。

小孩子在開水盆子裏將蠶繭弄柔軟；他們的小手燙傷了，因為他們沒有橡皮手套。也沒有浸繭的湯瓢。在那充滿了他們的眼和肺的熱氣的雲霧裏，他們找着絲頭，把繭子遞給女人們，女人們一次將六根絲搓成一道。搭在腳踏的繅絲車上。每一個小孩供給兩個女人的繭；一個女人同時繅三十隻繭，五部繅絲車，每部六隻繭。

蒸汽，熱氣和汗臭。沒有通氣孔。拿着棒子的男人在車間巡行着，防止任何工作的停頓。

## 九

小孩們沒有限制，沒有報酬的，在家裏，在他們的父母的工場裏工作；但是在這裏，沒

有機器，沒有拿着棒子的生人規定他們要遵着去工作的速率。大規模產業的兒童勞動的使用，是繼着這種家族的勞動狀況而起的。現在，當資本的原始蓄積的時期已經過了的時候，牠這殺人的方法早該停止了，要不是——要不是自從孫逸仙死了以後，革命的工會，被人用斧頭和手鎗改成了一堆屍體的話。

從上面着手麼？聽罷，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九號的報告中，上海兒童勞動委員會曾經勸諭公共租界工部局禁止十歲以下的兒童到工廠做工。他們又提議，僱用十四歲以下兒童應當限止在二十四時的任何工作只做十二小時，他們應當被允許每兩個禮拜，休息一天，而且應當不使在危險的，有礙衛生的或者是沒有保障的機器上去工作。

建議，上帝知道，是決不過分的。但就是這些建議也並沒有蒙上海的外國統治者接受。召集起來決定這種改革是不是應當製成法律的市民特別會議，有三〇二位納稅者參加，不夠開會的法定人數。第二天，英文報紙十分坦白的在記載了納稅者的會議沒有開成的報告上，附帶的解釋了，大部分的納稅者認為不出席，是阻撓兒童勞動委員會的報告的任何實施的最簡單的手段。

在那裏，結束一篇關於上海的社會狀況的報告。



## 紅 巾

蘇聯 ○ · 愛特堡 作  
茅 盾 譯

我們更朝北去，進了古之「胡」的國土……

長城以南紛擾的地域落在我們身後的黃土陣雲中了，——這長城曾經擋住了古之「胡」的，但已無力阻止我們這多事之秋的狂雨暴風了。我們是從肥沃的黃河流域旅行過來的，這「可怕的好勤者」（黃河）像一個鐘擺似的在數千年文化的搖籃與墳墓之上擺擺着。我們到處可見代表着歷代興衰的古蹟。

在西安府時，給我們看了遠在漢朝的馬的浮雕。古代那位無名藝術家把那些迎風振鬣，四足奔騰，充溢着狂怒的不羈精神的蒙古駿馬，浮雕在灰色的石板上，到而今已有二千多年了。這是漢朝對於那時強悍的「胡人」（蒙古平原的酋長）的恐懼心理的表白。

近着「河套」的北地，山巒起伏，平原錯雜，這本是屬於蒙古人的。中國人他們自己告訴我們：在記不清年代的遠古，中國皇帝要求蒙古人給他一片土地，以二箭之遠為度。蒙古人答應了，可是中國人的呵護之神——有翼的怪物「風后」抓住這箭，遠送到四千里以外，

因而這一帶的土地就完全歸於中國了。（註一）然而此後千數百年間，中國的邊疆的衛兵，皇帝的大軍，商人和力田的農民，不得不竭盡智謀，狡計，和武力，以抗拒南下的「胡人」而保持這一片土。在漢朝，爲匈奴的騎兵的侵犯所苦，爲亞歷山大時代的西徐亞人（Scythians）所苦，爲阿提拉（Attila）的匈奴（Huns）所苦，正像幾百年以後的宋朝爲成吉思汗的鐵騎所苦。

我們是在九月六日下午四時過了中國的「萬里長城」的，——「萬里長城，」一堆年代極古的亂石頭呵。

「這裏就是胡人地方的起點了。」我們的嚮導告訴我們。

於是我從眼前的在那近邊的胡人之地，未開化酋長的向北方延展的莽漠的草原，回想到我們所剛剛離開的地方，——相形之下，後者就是最清淨而和諧的「樂土」，有香茗，有「新法」的悅耳的雅曲，（註二）有最精緻的綢，有「金聲玉振」的哲學家，有彩綵的月樓，溫文的禮貌，一句話，所謂「上國天朝，」——我忍不住微笑了。

我們向前去，穿過了阿拉山的闊大的幽谷。（註三）朝東北方看去，我們見了青色的山

岡，據傳說，這山岡的頂顛是成吉思汗的神壇。

我們愈往北去，地面就更平，更少人烟。滿長着低矮的燥性的深綠色小草的黑砂地漸漸被那死寂的乾燥而日炙枯瘠的戈壁沙漠所替代了。有一天早上我們走上了一個小丘，在這丘上我們看見圍繞着我們的，是一個無邊際的沙的海，綿綿連連，各方是無盡的黃的沙和白的沙。

一天又一天，我們向前去，我們的汽車時時被流沙膠住，時時得救拔。無雲的天空呼嘯着的風，是我們唯一的伴侶。間或也遇到了孤零零的井泉，四周有寥寥幾叢灌木。我們又時時經過一些砂質而粗石的空坑，坑底有水晶似的岩鹽，透明得跟水一樣。一羣一羣的雁飛降落這些鹽池，可是發見了錯誤，就再飛回空中，憤怒地叫着。

此後有一時不見井泉也不見鹽池。死樣的沉寂，烈風和荒涼，圍繞着我們。我們是在戈壁沙漠的中心了。我們在死國了，沒有一只活物，沒有一片草，一根植物莖也沒有。這樣的荒寂，我有生以來從沒經驗過，而且我相信也不會再遇到第二次。

我吃驚地望着那無邊無際的沙漠，冥想着一悠久的壓影。在這裏，荒漠的中間。在這好像

是等候着窺伺着的沙漠之中，曾經有過威武的都市，——曾經使全世界戰慄的都市。八世紀以前，這裏正興行着偉大的可汗的富麗的御苑。意大利的藝術師曾經爲這些御苑裝飾了噴泉，從這些噴泉不斷地流出了酒，馬酪和沉香酒，到銀爵。蒙古帝國的神話似的繁華現在是埋葬在這些沙底下了，而和這一同，也埋葬了蒙古族得勝者他們的使人戰慄的威名。蒙古部落的騎兵的劫掠不再擾惱那在頹敗的萬里長城以南的中國的商人和農民。現在只有咆哮的風稱尊於這荒涼而死寂的廣漠。

在這裏，在這些沙裏，在這怕人的寂寞中，我們埋葬了阿度爾飛。野風爲他唱輓歌。我們埋了他，堆沙成坵，在他頭部放一塊白石。我們知道一星期以內，沙的風暴和慢慢地移動的流沙，就會淹沒了這白石而藏過了這位飄泊者的最後的痕跡。這樣，倒也好。也活着的時候，他但願完成了他的本分的工作以後就不留影跡地不見了。也讓他的身後的痕跡消失了罷……

他的死，可以看作他的冒險生涯的既到頂點而結束。當我們從一個陡峻的山坡以全力衝下的時候，我們的車傾覆了，壓住了他。我們把他從覆車之下拖出來。他的肋骨都斷了。

他狂嘔着血。然而他繼續與死掙扎，至一小時之久。他失却知覺以前曾經掙扎着和我們握手，而且告訴我們他的遠在法國南部某處的妻的通訊址。

阿度爾飛在中國住了四年。一九一九年，他還是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就已經被雇用在法國的商船隊裏充當無線電報務員的助手。他參加了為抗議輸送軍隊到蘇俄而爆發的馬賽海員罷工。他被舉為罷工委員會委員之一，他從無線電機上發出了罷工的信號。為此，他被歇業，而那個船公司得警察之助將他的名字列入「黑冊」。以後他飄泊於法國南部的鄉鎮間，凡三年之久。他做小農們的傭工與電氣修理匠。

在這些飄泊的年頭他認識了「親愛的」法蘭西實在是老朽而貪饞的懶傢伙，牠從飢餓者的口中掠奪了最後一片麵包去。對於那些鈕孔裏掛着榮譽獎章的紳士，對於臃腫的商船所有者，對於那些沾沾自足的小市民，以及法國南部富庶之區那些愚蠢而目光如豆的葡萄酒商，他胸中起伏着不可解免的憎恨。一九二三年，他偷過邊境，而在“boche”的國土內，他碰到了運氣。（註四）非常偶然，他如亨寶的海員組織發生了關係。這些人成爲他的兄弟，他還不能說佛們的語言以前就親熱地愛他們。他捲入了正在興起的革命潮；他參加了亨寶的暴

動，他體驗了勝利的愉快和失敗的悲哀與失望。暴動被鎮壓以後，他被法國的密探和德國的警察雙方所追逐，他上了一條駛行於亨寶上海線的德國勞合的郵船逃到了中國。

• 他在上海的法國電報局裏謀得了報務員的職位。既已在他短促的人生經驗中得了教訓的他，找尋着新朋友，但並不在法租界的他的同國人中間找尋，也不在那些到「殖民地」來謀好差使而做了銀行行員和年青警官的人們中間找尋，他可是到他同種人所不屑一顧的「黃面 孔土人」隊裏找尋。

他和中國勞動者的革命組織發生了聯系，他把他所得到政府方面來的軍隊移動的消息報告他們。一九二六年，革命軍佔領了漢口的時候，他裝置了一個無線電台，在這電台的小房間裏他以激昂的向全世界民衆的呼籲以及忿怒的對於帝國主義的威脅的抗議，震動了全世界。在×××××背叛了革命以後，他和我們一同到北方。不論在那裏我們停駐下來的時候，他就豎起天線來收聽混雜的聲浪，片段的消息，從這些，我們可以推測出一些防護革命的人們的最後拚命的掙扎以及渴血的反動方面的殘暴無道。

和我們一起，他奪路而向北，要到遼遠的蘇維埃俄國的雪地；向着那光霞鮮紅的黎明之

士，這是他早在馬賽的時候，在亨寶志戰的時候，在居留於中國的時候，所心靈嚮往的地方。對敵人，他的心是硬的，但對於兄弟——他在全世界各處所找得的兄弟，他的心裏充滿着無窮的愛情。

而然而，與長眠於橫越戈壁沙漠的半路上了。

當最後的一鏟沙擲到他坟上的時候，我們中間有一個瞥見地平線上有一列的黑點向南移動。這不知名的旅行隊正對着我們這方慢慢地來呢。把盒子砲和毛瑟槍都上了子彈，我們就取了那沙丘作爲掩蔽。被鬍匪以及蒙古王公所劫掠，在這裏是常有的事，要是我們不作防禦那只好怨自己。

當這旅行隊開始走下一個沙丘而延展爲單行的時候，我們從望遠鏡裏數明了至少有五十騎駱駝。這是個大的旅行隊呢。姑以一人需要一匹駱駝來負載糧食與飲水來估計，我們算來騎者至少也有二十五個。而我們一總只有八個人守在掩蔽物之後，我們等待着他們走近來復槍射程的範圍。

現在那旅行隊下降到一個沙凹去了，暫時看不見。半小時的緊張的靜候。我伏在阿度爾

飛坟墓旁邊，我的思想轉到他身上了。他就這樣地長眠在沙漠裏，是辛辣的地悲劇的。

也許，和這旅行隊交火以後，我們中間有幾位也要長眠在他身邊呢……

於是那些駝馱又出現了。現在，整個旅行隊展開在我們前面相距半啓羅米突。那些龐大而毛毳毳的駱駝懶洋洋地直向我們走來。無疑的，那些騎者已經看見了我們，可是他們的態度沒有敵意。從我的望遠鏡裏，我看見只有五個穿紫袍的蒙古人。他們一定是嚮導而兼駝夫，其餘二十人全是中國青年男女。他們都不帶武裝而且穿的是洋裝。我們放下我們的盒子砲，趕上去迎他們。

騎者中間有幾個也趕快過來。他們穿的是開領襯衫和俄國式工人外衣，有幾個還穿了俄國式長靴。走在前頭那位是穿中國衣服的，然而他戴一頂白色的水手帽，就像克里米亞節假日人們所戴的。

「你們是從甯夏來的麼？」他說着蹩腳的俄國話招呼我們。

「是的，從甯夏來的。」

「我們是東方大學和孫文大學的學生。」他說，和我們握手。



我們聚在一處，交換告訴着新聞。中國女子們也下了駱駝。加入我們一起。她們中間有一位穿一件皮革的坎肩，一方紅巾圍在她頸上，戴一頂男人帽子，——一九一九年俄國少數黨員的典型的服裝。我們已有四個月不會見過新聞紙。我們問到莫斯科，問及黨的大會，問及和英國的緊張關係。我們告訴他們中國北部的情形，馮玉祥軍隊及漢口的情形，工會的被壓迫和軍官們的撤換等等。我們的語話夾雜着中國話，俄國話，和英國話，然而我們彼此都懂得，好像我們已經是過了一輩子的老朋友。我們指給他們看阿度爾飛的墳墓，那位穿皮革坎肩的中國女子取下她頸間的紅巾虔敬地縛在那白石的墓碑上。風吹着紅巾的一頭，在那一坯黃沙上飄舞。

於是我想起了一個怪念頭：我記起，一千年前有一個阿刺伯的欽差從西安府到奧罕（Orkhon Lon）走的也正是這條路，這位欽差是去請求契丹皇帝的公主的玉手的。這聯想的不能，使我自己吃驚而微笑了。突然，那粗朴墓碑上的紅巾的意義啓示了我。我的心為快樂所漲大，我勝利地引吭高呼。我大笑了。似乎這沙漠，這大戈壁的荒野也和我一同大笑了。

阿度爾飛墳上的紅巾也像在笑呢。牠在風中飄揚，笑這沙漠，笑那蜿蜒於南方的幾百啓

羅米突萬里長城；牠笑沙，雖然沙會吞下了帝國，却無力阻止這位穿皮革坎肩的，斜眼睛的，黑而直的頭髮的女子，這些從東方大學和孫文大學來的青年人到中國去喚醒數萬萬的同胞。

笑者的精神是不可抗的。我們全都笑了。在荒涼的戈壁沙漠的這一地點，我們大家攜着手，以年青人的元氣和快樂大笑着，這時候，落日正把那永恆的沙漠浴上了紫色和金光……

(註一) 「風后」原作 Feng Hu，不知究指何神。中國古代傳說中亦未見同類之事。茲姑譯為「風后」。

(註二) 「新法」，原文作 “Sin-fa” 不知所指，茲姑譯作如此。

(註三) 「阿拉山」，原文作 “Alashan” 姑且譯音。

(註四) “boche” 歐洲大戰時英法兵呼德國人之渾名。

## 動亂的西班牙

喬治·索里亞作  
若木譯

### 前記

屢傳陷落的瑪德里，一向也沒有陷落。據最近的報道，首都的情勢，並非像那樣可危慮的，一時避難於國外的外交團，也正任歸還着。實際，在向來的消息中，使反動報紙快慰的欺騙的消息，真太多了。就算假定瑪德里失陷，也敢說決不是人民戰線政府被打倒。因為在他們的背後，保有着龐大的加達爾尼亞的地盤，而且控制着為其中心地的巴塞羅納的堅固的守備。

應本報（都新聞）的要求，我在這裏翻譯的報告文學，是法報「禮拜五」特派員索里亞所描寫七月十九日在巴塞羅納州的叛軍蜂起時的情景。索里亞，是一位新進銳氣的報告文學者。他在槍林彈雨之下做工作。由這篇報告文學，讀者們也可以充分地想像到在今日的西班牙，法西斯和勞動者階級之間展開着的鬭爭，是怎樣地激烈罷。（小松清）

叛亂那一天的巴塞羅納

星期日（七月十九日）午前三時——

巴賽羅納。碼頭，船塢之羣，給海風吹得蕩漾着的港。街道像着了夢魔般輪着。工會的騎士們，嚮應担当着警戒。三日，這里，只要能夠動員的人都動員着。摩洛哥守備軍的叛亂，這次叛亂新帶來的謎不斷地極度威脅着全市民的心靈，人民突擊隊的偵察兵，四出逡巡着夜的市街。到處傳播了非常警笛的聲音。人們一刻一刻的結集起來。被柔軟的草地劃分的加達羅尼亞廣場的愛斯布拉納德。歌倫旅館（巴賽羅納州第一等的旅館），佔着廣場的高處。——這旅館正是叛亂軍的根據地，我們在幾個鐘頭之後，才曉得——廣場復歸於森嚴與甯靜，花壇的鴿子，收攏了翅膀睡睡着。過了一些時候，我們的旅館的走廊，黎明前的微風吹拂着。遠遠的，太陽衝到了濃厚的雲衣。恰巧在這時候，叛兵突然開始行動了，

午前四時半——

全是貫耳的轟聲。在夜的靜寂中聽來，就簡直像被幻覺所擊的那樣的心情。可是的確是大砲的聲音。強烈的反響，哄然的擴散着。一會兒，密集的極猛烈的一齊射擊的槍聲，嘩啞啞地打進耳膜。的機關槍……。慌忙的靠近窗邊觀望。可是，什麼也沒有映入眼裏，什麼

動靜也沒有。

「也許是國際運動大會的慶祝鞭炮呢！」隔壁好像運動員派頭的男子說着悠閑的話。約略可以辨別東西，天色已漸漸亮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對於打不出一點兒主意的我們，除了着上衣服，出外邊溜溜看，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過了一會，鎗聲變成或長或短的參差奇怪的調子而迫近了，可是只是乏味的不調和的音律。

叛亂嗎？就算叛亂罷，誰是主體呢？指導者是誰呢？這才是問題。市民軍怎麼啦？向着想看的方去，人民突擊隊的一隊，行進來了。

「有什麼事情呀？」

「軍隊！開始打了啦！」

雖然軍隊先前已奮起了。可是這樣的事情是嚴重的。因為巴賽羅納的兵營合計有四個聯隊。先列其中的一隊，在德亞歌納爾路已對突擊軍開火了。這是最初的衝突。趁着市民們的混亂，軍隊向着「加達羅尼亞的廣場」行進了。那兒是市中央電信局所在地。

午前八時半——

當我們的視線被加斯貝路和歌倫旅館六層樓第三號的窗口（從那兒機關槍頑固地連續着活動）所吸住時，不意大砲在約莫距離百米的正相反的街角發出了轟聲。啊呀！心裏焦慮着，人民軍豈不是要跟袋中之鼠一樣嗎？叛亂軍的攻擊屬目而集中於電報局。因為他們最怕政府軍的各方面勢力由無線電連絡。

這時，我聽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連續爆發的利害的聲音。叛軍打完了拚命張聲勢的子彈。木葉像雨點一般墜落了。人民軍對於這種密集射擊。實在的鎮定，靜待暴風雨的過去。無慮幾百的彈丸飛來。玻璃飛着，鐵片飛着，木片，牆壁也飛着。馬路上人影也沒有，除了，戰鬥的人們以外，輸送車的形影全無，不消說電話也斷絕了。

——九時半——

一會兒，亂射停止了。四面忽地沈寂起來。突然，爆發了無比宏大的呼聲：「共和國萬歲！共和國萬歲！」向喊聲喧騰的地方一看，穿茶褐色軍衣的兵隊，在街角顯露他們的姿態。投降的叛軍呢？還是來援的政府軍隊呢？他們以敬禮歡迎着出現的兵士們。

同我一道的「安特蘭士章報」（巴黎第一流的晚報）的特派員，跟着「流馬尼德報」

(法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特派員，認為這是拍特種照片的好機會了，立刻飛跑到街角去了。這一瞬間，猛烈的霰彈，又是一齊掃射過來，巴拉巴拉地人倒斃人。給機關鎗放出殺人虹霓所驅散的人民軍的一羣，在說不出那樣的混亂中，想拚命地收拾隊伍的秩序。我跟在兩個同伴之後，在約行廿五米的地點，我停住了把整個身體貼牢了牆壁。呀！好險呀！有人在向我描準，嘿的！彈丸掠過了我的頭髮，全身都感到熱刺刺地。

這樣的狀態繼續到正午光景。那時全市的形勢，彷彿瀕於極危險的時候也有。電話依然落於躲在歌倫旅館的法西斯手中。他們這旅館是牢固的避難所，在那裏駐扎着千餘的機關鎗隊伍。

下午三時光景，人民軍到了。一下子，圍困了加達羅尼亞廣場的四周。那時的情勢確是，非常的光景，在我們眼前達開了。在街路及廣場的樹陰，掩護身體的人民軍，用荷修基斯式機關鎗對準叛亂軍開火了。離開樹幹連續兩三分點射擊的伴夥也不少。不久，廣場給濛濛的煙幕和火藥的臭味籠罩了。不消說，叛軍的機關鎗也叛命還射着；人民軍把巴拉把地倒下。結果叛軍死了一千，人民軍六百。盼望在不消十五分之內結束這一場亂射亂放的人民軍，拿

出可驚的沈着的行動力，從旅館的進口跑上去了。

這樣，過了三點鐘，叛徒降服了。於是奇怪的事實就給曝露了。事情是這樣的，依照叛軍的告白說，他們是打算擁護人民戰線政府，反抗法西斯的謀叛而行動的。愚直的士兵們，在那一夜三點鐘光景，聽到將校出其不意地叫起「共和國現在瀕於危機了，」因此而出動的。

叛亂平定了。反過來變成勞動階級的興奮，從這天的午後起老是一刻一刻的聚集着。沒個影兒的巴塞羅納市中，現在四面八方汽車疾馳了。入夜，到處焚燒着教會。

## 二

以上，都是翻譯索里亞的「叛亂那一天的巴塞羅納」的，由這報告文學，我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獲得了關於動亂西班牙的暗示的知識罷。第一，是西班牙大眾體現的擁護社會主義德撲克西之熱誠，和爲了這任務而執行英勇的鬥爭。第二是法西斯的行動怎樣地違反民意，以及對待民衆怎樣地暴虐。這些事實，在法報「禮拜五」所登的，「加達拉馬·死的山巔」中，關於「叛亂那一天的巴塞羅納」，索里亞加以種種的描寫。這篇報告文學，（指加



達拉馬·死的山巔)是繪寫已經粉碎了法西斯暴動的巴塞羅納的人民軍，勞動軍，青年社會黨和青年共產黨的鬪士(以至背着父兄，在夜裏進行武裝的少年，)在加達拉馬山巔遊擊並且打退了的企圖進攻首都瑪德里的國民軍大集團時的全景，在掩蓋淒慘面的肉搏戰之中，把陣亡的每一個民衆異口同聲的「共和國萬歲」的呼聲，作為留贈同胞的遺言的許許多多的場面，實在有些的使我們不能忘記的。同時，在這種大眾的決心與鬥爭面前，使我們覺得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像今後は法西斯勝利的可能性。而且因此聯想到處於法西斯勢力之下的叛亂士兵，會長久繼續服從背反民意作法西斯幹部的命令嗎？這是殘留給我們的極大疑問。摩洛哥的外人部隊和土民軍，算它例外，原來是勞農出身的士兵，他們會感到自身行動的矛盾和恥辱，而投誠於人民戰線的陣營，這日子的到來，想已不遠了罷。照法國報紙的消息，已經告訴了我們叛軍內部的動搖與崩壞的徵候。除了這些理由以外，一併考查西班牙的經濟和產業的諸條件看來，人民戰線方面以巴塞羅納為中心而確保着加達羅尼亞的地盤，這比什麼都強，因為巴塞羅納正是西班牙的生命線，其實力與併合日本的大阪神戶，名古屋相匹敵的。

西班牙的危機一被宣傳時，法蘭西人民戰線的人們，對於彼方的同志們，就給與最熱烈的精神的援助，這是誰也知道的，無論是屬於政治團體的人，屬於工會的人，屬於進步的知識階級的人，都一樣痛感到法蘭西人民戰線的命運，和他們個人的命運，跟西班牙大眾的鬥爭有着緊密的關連，這是當然的罷。帶着法國大眾的「共通意志」，而最先入西班牙的是安特列·馬爾羅氏。

據七月廿五日巴黎發的同盟電：

「以報告文學而飛聲的法蘭西左翼文壇之雄安特列·馬爾羅氏，搭乘由人民戰線內閣的空軍部長庇愛爾·郭德氏的好意特別為馬氏準備的軍用機。本日 向着首都瑪德里出發了。馬氏的報告文學，成為法國全文壇的人們所一齊期望的目標。」

次於馬羅氏，擁護文化國際作家聯盟委員，J·R·俱樂部部長，法蘭西勞動同盟領袖列昂·周珂氏，也乘飛機出發瑪德里了。

從此每當在報紙上看到報道時，我的心，衝出了不自由的肉體與空間，而追隨着他們的行跡。（小松青）

## 附註

此篇報告文學，原是索里亞寫的，日本小松清氏翻譯（前記中已有介紹。）前記及「二」，本不屬於報告文學的範圍，但因小松清氏把她附在正文前後，在報告文學的題目之下登出。然仍有一讀之必要，故不忍割愛，一併譯出。再者，本文登載於「都新聞」（東京的報紙，）從本月廿四號起至廿七號止連續刊載，但我記的時候，因廿五號的報紙已失掉了，一時無法找回，因此缺了一段。殊覺遺憾，索氏本來是描寫叛亂那日的全天的情形，從午前三時事件的發生，直到午後事件的告終爲止的。中間所缺的那段，乃是八時半以前，接續四時半以後的。

## 經過戰亂渦中

伊利亞·愛倫堡著  
沈流重譯

在太拉維拉

洛杜利格斯對我說：

「機關槍並不可怕，在瑪德里人們只是空拳雙手就向着它衝去的。可是當那些匪徒們在頭上飛來飛去的時候，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他還沒說完他的話，就同我分手了。

我現在想談一談在太拉維拉附近，震撼了戰線的那些沈悶的日子。空中充滿了淒慘的爆炸音。叛軍的爆炸機在平野上低低地迴旋着。他們很準確地投彈轟炸。民團支持不住，讓出了陣地。

我同詩人拉發爾·亞爾伯提女作家瑪利亞·特列莎·萊翁一道兒來到阿利比加。他們帶了很多傳單到戰線上來，我同亞爾伯提與瑪利亞·特列莎是在作家大會上認識的。我們談過克威德，『Romanero』與平馬耶可夫斯基。可是現在我們却談着高射炮，驅逐機，如潮湧般

的動人的勇氣，與乎恐怖的感覺。

在多民哥·白勒斯村的近旁，農民羣集着。在他們的洪大的叫聲中，包含着憤怒。他們告訴我們：有大批的逃兵，從村旁過去。

農民們想扣留他們，但是逃兵們却以來福槍來威嚇。

「看吧」

一個年老的農夫對我說。

「我們這裏，就只有這一點傢伙。」

他把三枝獵槍給我看。

在遠遠的前方，現出了四個民團。他們急忙地向着瑪德里那面走去。瑪利亞·特列莎跟着他們後面跑去了。

仍如平日一樣，快活的，華麗的，像可愛的熱帶小鳥一樣的她，手裏拿着一枝小小的手槍，攔住了四個民團的去路。他們感着不安，羞澀地回答。

他們起初是落了伍。後來他們當中的一個臉色淺黑，身材很高的青年，用手指着天空，

說：

「因為害怕起來了。」

他們把來福槍交給瑪利亞·特列莎，感到充分的羞恥，互相避着視線，在塵埃的道路上走了。

農民們非常憤慨，互相議論着。被吃驚了的孩子們所吊着的女人都叫起來了：

「那樣的東西，槍斃掉好了！」

戰線蔓延到各地。多民哥·白勒斯村也正在備戰。瑪利亞·特列莎替民團辯護道：

「他們將來也會勇敢地打的。」

她同女人們說着笑話，或是逗留村中的小孩們。

拉發爾·亞爾伯提把亞維拉民團勇敢的情形，說給農民們聽。於是大家都把拳頭舉起，（這是人民陣線敬禮的方式。）善良地微笑了。已是黃昏的時候。牧羊的人把羊羣向村中趕着。老太婆們已在爐上煮着加斯達。從許多狹陋人家，飄出了暖烘烘的生活的氣味。

年老的農夫，目不轉睛地望着從逃兵手裏繳來的四支來福槍。他把我叫在一旁，對我

說：

「您是可以懂得我的，因為您也是老年人。把槍給我吧！我到前綫上去。啊，他，（他指着亞爾伯特）他年青，我向他是不好開口的。爲什麼那些傢伙會跑回來呢，像母羊一樣？年青人總想活，不管怎樣，只要活着就好。可是我却不跑，我是死人不管的，年青人您只要叫他拿着槍在這裏站着就行了。把來福槍給我吧！我馬上就跑到前綫去！……」

共和主義者這方面雖然有充分的勇氣，可是槍枝不足，這一層我是知道的，但是眼見着這種情形令人十分難過，我把頭掉開了。

在聖阿拉利亞部落近旁，石子道上，來了一台載重汽車。這是瑪德里的建築工人派到戰線上去的一部隊載重汽車停了。太拉維阿戰綫的司令官亞勝俠將軍，作了一場短短的講演。他說：

「同志！胆小的渾蛋們今天把陣地喪失了。我們無論如何非恢復不可。西班牙，勞苦民衆的共和國，對於諸君有深厚的希望。農兄弟們，對於諸君有深厚的希望。瑪德里對於諸君有深厚的希望。這裏，同我們並立着的，是蘇聯的作家，他將把諸君的勇氣，諸君的勝

利，報告給偉大的新國家的民眾。」

歡呼的擾攘停止了，我們聽見大炮的聲音。亞勝俠將軍的長臉，因為不眠不休的奮鬥，失掉了血色。他的眼睛，藏着堅強的意力，炯炯地發光。我亂七八糟地握了幾百的手。

到前綫的民團，都希望和我們遠而又近的人們打招呼。我在手掌的溫熱中，感到生命。在裸露着房屋的殘骸的道路上充滿了歡快與青春。

當晚我們知道太拉維拉方面前線的情勢，已經好轉了。在小小的草叢中，躺着四個民團。他們同伴們在炮火前進了兩公里。他們把前晚放棄了的丘陵又占領了。我立刻認出了那臉色淺黑身材高高的青年。他得意地緊緊握着那一枝曾經一度失去而又取回來的來福槍。

海美 1 號

碼頭上擁擠着趕熱鬧的羣衆。

巴塞洛那的市民，都趕來參觀戰鬥艦「海美 1 號。」人們吃着甜瓜與 molusc (軟體動物)。

手風琴奏着音調不調和的國際歌。街上的小販們，機敏地兜賣着各種有黨徽的帽子。一



位青年工人開初拿了一頂紅與黑的「PAI」（註：伊伯利安無政府主義者同盟）的帽子試着，後來轉了念頭，又另換了一頂有「UGT」（統一勞動者同盟）文字的。在船舷上，海軍將校們似乎很愉快地笑着。

檣橋的盡頭，立着一個手拿來福槍的哨兵。他重複地叫着：

「同志！這浮艇上是絕對不能進來的。」

船艦委員會是設在將校集合室裏在巴勒利克諸島的大地圖上，印着許多煤煙的指痕水兵們完全裸露出的胸脯，爲非洲的太陽，晒得焦黑。

在豎形鋼琴上，放着一枝手槍。我想起了那永不能忘的，一個舊電影的場面，司令官薩爾瓦德·阿拉克告訴我們七月那一天的情形。士官們在甲板上用機關槍槍斃了。死體被投在海中。無綫電手發出了。

「『海美1號』全體歸服人民」

的消息。戰鬥艦的大炮，在斯達，在亞爾赫西拉斯，粉碎了白軍的巢穴。

蘇聯的電影技師給水兵們拍了照。那是戰鬥與航海後的休息日。水兵們想裝出威嚴來，

可是隔不到一分鐘，又笑出來了。他們像一羣圍着木馬的小孩一樣，圍着大炮，做起姿勢來有一個說：

「呃，他媽的！我的未婚妻還在加狄斯嘞！」

他大大地嘆了一口氣。旁邊的人一齊出聲笑起來了。

在高射炮的旁邊，立着一位紅帶葡色的高長的水兵。他一步也不離開那裏很不耐煩地老是望着八月的白晝的天空。他對我說：

「我們那時在馬加拉。天上來了飛機。低低地，低低地，降下來了。我們仰起頭來一看——是紅旗！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跑到板上來，立着舉起了拳頭。對方也同樣地探出上半身來向我們招呼。可是，以後怎樣呢？却投下了三個差不多有一百公斤重的彈！我打傷了鼻子，三個弟兄死了。我還記得那時心裏真像沸騰一樣，無論如何也忍不住想出聲亂叫一頓。就把這狗子們碎屍萬段也不能出這口氣。他們想用什麼手段來打敗我們？是欺騙！同樣地，當初司令，也會說過：「我是站在共和國這一面的。」其實他是想在加狄斯把我們出賣，我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們的格言是：從頭到尾不說真話。兩只眼睛是不夠的，非有一百只

眼睛，是不夠對付他們的。可是，再來一次試試看吧！卑污齷齪的東西！打着紅旗呢！記着吧！」

他親愛地撫摩着發亮的大炮。

晚上，在非常鬧雜的伯蘭拉，我見了一個帶着女人的水兵。他把兩腳踏開，似乎他的脚下就是汪洋大海一樣地走着。他沒有笑臉，女人也不會回頭。

他一定也在想着人的狡猾。

一個黑黑的瘦削的姑娘追過了前面，老是看着那寫着「海美1」的飄帶，和那含着憤怒的綠色的眼睛。女人侷促地微笑了。

### 兩個飛機師

市民戰爭開始的當初，弗明哥將軍派了飛機師伊圖比來破壞共和主義者的陣地。

在踏上飛機的時候，伊圖比殺了兩個軍官，一直飛到瑪德里來了。人們歡呼起來，想給他以榮譽，他回答說：「趕快給我的工作！」

兩個月之間，他乘着驅逐機保護了許多平和市鎮，打落了白軍的飛機。他幾十個同伴所

會做的事，他都做了。

「他是勇士」人們這樣對他說。他吃驚地答道：「我只是飛機師。」

九月十三日，四架敵人的爆炸機飛到聖·阿利亞附近，來襲擊共和主義者的陣地。白軍的驅逐機把伊圖比包圍了。他馬上向着一架飛機猛衝過去。偉大的快活的人底灰燼的一份，落在地上。

被伊圖比衝落上來的飛機當中，一個飛機師用落下傘降到地上，民團把他包圍了。這飛機師嚇得戰戰兢兢舉起拳頭。用外國話叫道：

「達瓦里西，救救命！」

他被帶到瑪德里。但是還不下他的手來，這是一個二十三歲的意大利人。他劈叨地訴說白軍的將軍們付多少錢給各種的傭兵。他數着拍塞達，（西班牙貨幣）達拉，（美國貨幣）里拉，（意大利貨幣）。他說別人得的還更多，他埋怨這種不公平。當他被給了一瓶檸檬酒的時候，他才相信他的命已經得救了，他才放下了他的拳頭。人們問他爲什麼投奔了弗

明哥將軍

大家期待着他會談一談意大利的領袖和法西斯。但是當他把檸檬酒吃夠，他又開始重複他的拍塞達，達拉，里拉。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PIAT」商會的代表，曾經說好了給他比別人的更多。

這是艱難的日子。摩洛哥人的部隊，正從太拉維拉向着瑪克達前進。我想起了伊圖比的運命。當我看着「我軍大勝」的報紙的標題的時候，我覺得這好像是自明的唯一的真理一樣。

## 暴風雨前的西班牙

Frank Picaun 作  
林淡秋 譯

### 一 『死的化身』

在七月裏，也用不着跑到西班牙，也可知道「有什麼事變要發生了。」電報受信紙傳達着日夜暗殺的消息，托米手鎗，自動手鎗，和炸彈表演出右派對於民主派的二月選舉勝利的殘暴的圖答。

在靠近法國那方面的邊境的村莊和市鎮，空氣中蕩漾着或種事變的氣息。

七月十二，我在塞柏利（Carbere）的車站餐室裏吃早點。我早認識那個侍役，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發生反法西斯的總罷工時曾給我一些有益的指示，指示我怎樣跑進西班牙。

一般刺鼻的紫蘿蘭香盪過餐室，一個微胖的高個子，穿着漂亮的服裝，帶着蹣跚的步態，走進餐室，在週圍踱了一會，出去了，接着又進來，走到一張檯子跟前。

兩個比他年輕的漢子跟在他身邊。他們身上到處可以看出「護兵」來。（美國）禁酒時，我曾在勞斯·安極立司（Los Angeles）看見過同樣的脚色，跟在禁酒黨的「大亨」們的

身邊。他們俯着頭，像聽候着命令的跟班。

其中一個像禁酒黨人的慣常的裝束一樣，穿着一套緊貼得不成樣子的棕櫚色的，碼頭脚夫穿的衣服，屁股袋裏插着手鎗。

胖子肥肥的兩手文雅地揉捏着紫蘿蘭香的手帕，一隻眼睛注視着門口。

列車從西班牙邊境滾過山下隧道的喧聲使這胖子站起身來。三人一同離開了。

「他是什麼特殊人物嗎？」；我問侍役。

「人們都這樣說」，他回答。

「什麼人物呢？」

「從瑪德里來的上校一類的脚色。大人物呀。有一架飛機在波比南。(Perpignan)。我想是空軍上校吧。住在大旅社。很闊氣。」

「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了。不過人們說——我此刻告訴你的，那是別人說的——他住在那里大概不是沒有目的的。西班牙目前的局勢，亦恐怕也懂得一點的。」

「還有？」

「還有，兩星期前，這傢伙通過拍薩斯（Perthus）邊境，來到這里，當然坐車子來的，於是跑到波比南，住在大旅社。在去年和前年，或別的什麼年頭，他曾參加屠殺阿斯都里亞（Asturias）的鑛工。因此，在選舉以後，他必須壓服他們。人們說他在這里有任務的。」

「什麼任務？」

「我怎知道？我想你和我都相信富豪們將要默默地坐着，而且——那句老話怎麼說的呀？——「接受人民的裁判？」他們正像惡魔一樣。」

「今天是七月十二。選舉以後五個月了呀。」

「準備需要更長的時間。」

「那麼這位上校，他在這裏邊境幹什麼呢？」

「哦，我得說，我們這裏西班牙的同志們也說，他大概在這裏聽着什麼。」

「聽？」

「他做了一個手勢，指點着一個把一隻耳朵貼在地上的人。」



「你以為他立刻會聽到什麼嗎？」  
他裝了一個怪臉，而我也必須走了。

火車開進西班牙的時候，這位法西斯上校正站在對過的月台上。他穿着漂亮的服裝，滿身香氣，帶着靈活的帶鎗的護兵，傾聽着日見具體化的危害他的祖國的陰謀的消息，這使我聯想起匈牙利的右派軍官們，我曾在維也納看見過他們，當共產黨掌握着布達佩斯（Budapest）的政權時。

他們常常坐在沙赤旅館跟羅馬尼亞人商量羅馬尼亞怎樣侵佔他們祖國的陰謀。

我想：如果你要一個一九二六年的「死」的化身，像在中世紀的繪畫中常常看到的死神的形像一樣，那末，這位上校是可以當得的。

## 二 兩個人的死

那是七月十二日早晨九點鐘左右的事情。十二小時後，一輛載着鎗手（註一）們的鐵蓬車在弧光燈光下慢慢地穿過瑪德里一條街道上的稀少的車輛和行人，用一枝小機關鎗射擊着

一個正站在自己門階上談話的人的無防護的背脊，於是吼過軍車軌道，讓那個人死在鋪道上的青年熱血的血泊裏。

這可以說是西班牙戰爭的塞拉熱窩(Serajero) (註1) 被他們鎗殺的那個青年是約瑟·卡斯提羅，保安隊的中尉。我沒有看見過他，但後來聽到各種各樣的人熱烈而又悲痛地說到他，好像不認識，不愛好這樣一個好青年，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成立以來的五年中獲得了大大的軍譽的這個兵團裏，卡斯提羅已經很出名了，而且被弟兄們所愛好，這些弟兄是不輕易愛好別人的，也不容易被別人愚弄。

他在瑪德里的工人區也同樣被大家所認識，所愛好，大家公認他是一個英勇的，愛國的青年軍官，一個恰如人們的理想的人，大無畏的西班牙共和國的衛士，而且是一個——正如瑪德里一個工人後來對我說的一樣——「使我們對於自己所追求的又化和進步的實現更有信心的人。」

四月裏會有過一次暴動，反抗新成立的政府，由民衆在二月選舉時選出來的政府。

這暴動是鎗手們，狙擊兵們和專門的炸彈拋擲手們的業績，他們被僱用要專門幹一種工

作：搗亂首都的秩序。

跟着二月選舉而出現的秩序，對於右派是致命的東西，混亂，至少是一種戰術上的小小的勝利，要是情形好的話，還是一個好機會。當時卡斯提羅努力維護法律和秩序，鎮壓瑪德里的鎗手們的暴行，那些對於他這種努力感受到威脅的人們中，有一個就是大人物卡爾服·索塔羅的近親。

索塔羅是一個貴族，一個富豪，同時又是一個能幹的政治領袖。他在他們的會議中比傑爾·洛布爾斯 (Ciri Robles) (註11) 自己更有能力，恐怕也更有權威。

六月半，卡斯提羅快結婚的時候，他的未婚妻，一個比他更年輕的姑娘，接到一封從卡爾服·索塔羅的官署寄來的信。信上寫道：

「不要同卡斯提羅結婚。他的末日到了。我們的名單裏有他的名字。你在一個月內就要做寡婦。我們總算警告過你了。」

她同卡斯提羅結了婚。當炎熱的六月燃燒成更炎熱的七月的時候，瑪德里公安局裏的犯罪案卷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選舉失敗了的政黨的鎗手們幹着恐怖的事業，有時在夜裏幹，有

時在白天幹。

有一次，他們用手鎗射擊剛離開會場的徒手的市民羣衆。他們常常攢炸彈。有些訓令被發覺了，牠們指揮某些犯罪的分子加入 C. N. A.（無政府黨和工團主義者的同盟），藉以獲得煽動暴行的機會。

有時他們是成功的。人民對付這種煽動，只靠他們的一點政治瞭解，政治訓練，和實際的組織的控制，對於秘密混進他們的組織的敵黨份子的控制。如果個個入都是毫不爲煽惑所動搖，那就不會有這些煽動者出現，而敵人就得運用另一種武器。

卡斯提羅被殺的那一夜，在夜半以前，駐紮在瑪德里的他的部隊，已經決定不等上峯的動靜，衝然去逮捕卡爾服·索塔羅。

這一次，他們定要那個躲在開槍的兇手背後的人（註四）抵罪，他們因此非常担心，唯恐卡爾服·索塔羅自己——他背後有大量的資財——用錢買得瑪德里政府的特赦，或逃亡國外，讓他的屬下在這裏担擋禍祟。

大清早，由於摩勒諾中尉的命令，一輛警車開到索塔羅的住宅，把他拖起牀來，告訴

他：他被捕了。

索塔羅很惶窘，但還希望索塔羅的金錢能夠再「運動」一次罪案，他要打電話給朋友們，給政府的官吏。而隊兵們，卡斯提羅的朋友們，却忍耐不住了。

他們此刻預看到一大套法律手續，而結果呢，大概使兇手逃逸無蹤。他們堅持原先的計劃，把他捉到保安局去，讓當局知道事情已無法挽救了，指明要釋放已被捉住的索塔羅，比事前阻止部下捉他還要困難得多。

他們把他推進警車裏。

警車向保安局方面飛駛着。關於此後的事情，我聽到好幾種互相矛盾的報告，有一種是由一個當時在那警車裏的人說出來的。他說，他們聽見另有一輛無燈的急駛的車子在他們後邊追逐着，他們就準備着對抗武裝奪取囚犯的行動，到了最後的一剎間，一個青年隊兵心神惶亂，以為索塔羅說不定還有脫逃的可能，於是開槍打穿這個精明的政治家的腦袋。

總之，警車在半路停下，有人對着索塔羅的屍身說：「現在我們只能到墳場去了。」

他們開車到了墳場，把死屍交給巡夜卒，又開車走了。當他們到了保安局的時候，摩勒

諾中尉現露出極度頹喪的神態。

他說，對於在他掌管下的犯人的安全，是由他一個人負責任的，他除了一死，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雪去這件事的污點。當他結束了他的報告時，他突然舉鎗自殺。

他們擊落他手中的手鎗。

他們在黎明中跟他辯論了好幾個鐘頭，告訴他：無論過去發生了怎麼事，再死一個人既不能改善也不能改變當前的事實的惡劣情態。

他們催促摩勒諾立刻出國，因為在西班牙，他會被索塔塔黨判處死刑。摩勒諾望着那致命的黎明降臨瑪德里，聲言他要留在那裏，就那樣死去；他曾兩度自殺。

一個美國人給與他一張護照。他不要，在極度苦悶的心境中，摩勒諾同意躲藏在瑪德里，但反對離開祖國。

九天以後，他坐在一輛最前頭的車子說，衝過塞拉斯山脈，迎擊攻打瑪德里的叛軍。他的屍體在山中被發見了，遠在政府軍陣線的前面，身穿百彈臉孔朝着敵人。

摩勒諾中尉就這樣跟自己清算了自己的罪債。

### 三 『你在過低的代價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體的』

那一週的週末，由於「民衆運動會」的色彩鮮豔的傳單和標語，巴塞羅納城盪漾着愉快的氛圍。我們很疲倦了，坐在珂龍旅館的露台上喝咖啡，望着羣衆從旁邊湧過，湧到卡塔倫耶廣場。

我想起上次坐在这里的情景那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事情。電話總局門前蹲着機關鎗，各國新聞記者的羣集，切熱而又倦怠地在這露台上徬徨着，等待着打電話到倫敦去。路透社的記者打通了電話，走出電話局，興奮地報告消息。當他剛從倫敦打聽來的消息散播在露台上時候，立刻湧起一種騷動和驚喘的氛圍。

這就是巴爾都 (Barthou) (註五)和南斯拉夫的亞歷山大 (Alexander) 在馬賽被殺的消息。我們那時還不知道那血案的醜惡的背境；那些幕後的人物——羅森堡 (Rosenberg) (註六)「蓋斯太普」(註七)和意大利的祕密警察，還沒有被暴露出來。我們甚至不知道在慕尼黑 (Munich)舉行的祕密會議，那些喪命的手鎗就在這裏發給的。我們只看見那種鎗

手的影子突然伸長了，而橫跨着歐洲，在仔細觀察的一剎那，個個人都十分清楚地看見歐洲已碰到了怎樣的逆流。

在這不寒而慄的一剎那，連頂遲鈍的人也看出了政治的恐怖行動不得不被看作「某些強國」的日常政策中的一種公認的手段。

十天，卡斯提羅被殺的消息和接着而來的卡斯提羅的武裝同志們怎樣結果了卡爾服·索塔羅的消息，突然從瑪德里由電報傳到這裏，儘管有嚴厲的新聞檢查，而在半小時內，就像報警的汽笛一樣傳遍了全城。

在藍布拉街上，我聽見有人在我上面窗口向我歡呼。一個同志跳躍地衝下彫刻匠協會辦公處的樓梯，他是美術家，協會的組織者，同時也是戰士。

自從我們一同站在本利（Burnley）的水菓市場那一天以後，我簡直沒有再見過他，他那時畫了一幅不恭敬的圖畫：一個法西斯的卸職官吏站在一隻空香檳箱上同餓得半死半活的織工們大聲演說。他那時是個亡命者，剛從停泊在巴塞羅納港口的傑爾。洛布爾斯的拘禁船（Prison ship）逃出來的，他因為參加一九三四年反法西斯的罷工而被拘禁在那裏。



「時局有什麼變動嗎？」

他聳聳肩膀。一隻手動了一下，做出一個西班牙式的手勢，意思是說；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變。他給我看看一張寫得很潦草的字條，這是被誰丟進他的門裏的。牠的內容：

「離開巴塞羅納。你們得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否則就得死。」他說明法西斯的鎗手們在一切工會辦公處中間奔走着。用死威脅勇於戰鬥的職員們。「從各方面看起來，」他說，「我相信目前的氣壓表已到了起暴風雨的度數。」

辦公室裏另一個職員一邊俯首讀着那張紙條，一邊和氣地說：「不過還得想想有些人正在這城市裏逍遙着，我們以為我們選舉已得到勝利，因此敵人就完結了。我們會看見顏色的。」

「英國呢？」那個同志問：「那邊的情形怎樣？」

我開始告訴他。他老是一個不大有耐心的人，當我告訴他們某些勞工領袖在法西斯勢力的跟前依然分裂着勞工運動，甚至益發強化這種分裂的時候，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在房裏走踱着，彈着指頭。

另一個職員說：「但他們難道一點不懂得時務嗎？難道他們不會從我們的和法國的榜樣學習到一點教訓嗎？」

我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每日新聞(Daily Herald)的故事，他們說：「如果牠沒有使你哭，牠將要使你笑的。」他們問起加巴萊洛(Caballero) (註八)要求聯合的申請在國際職工會聯合會獲得怎樣的反應。我們對這件事稍加討論，於是我又問一些關於最近從瑪德里傳來的消息的事情。「攻擊已經開始了，」他們說。「如果你需要休息一下，那末最好請趕快去休息。請走下那海岸，洗一個澡於是準備着應付事變。」

「你知道，」另一個人說，有許多人還生活在幻夢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們過去爲着聯合，爲着人民陣線而努力，如今他們以爲我們選舉已得到勝利，敵人就會退坐下來，讓我們當在這國家裏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但你在過低的代價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體。」

(註一) 原名 Cunman，一種專受人僱用，用手鎗暗殺人的暴徒。

(註二)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夜與太子被殺的地方。

(註三) 當時西班牙的內閣總理

(註四) 指卡爾服·索塔羅。

(註五) 當時法國的外交部長

(註六) 德國社黨的重要人物

(註七) 德國的秘密警察

(註八) 西班牙現任內閣總理

## 在擡起了頭的綏遠

魏東明

剛睡醒，迷迷糊糊的那一會兒，還自以為是身子睡在北平的住所裏。睜開眼一看：窗紙已經通亮，下面幾格照耀着陽光，屋子里甚麼東西都清清楚楚，甚麼東西都異樣陌生的刺着眼睛；我認識這是我們昨夜落宿的大北旅社，我隨即暗笑自己來到綏遠還以為住在北平的糊塗了。

喚醒了身旁睡着的同來的朋友，大家一齊起來；各自洗臉刷牙，把屋子亂成一片。草草喫完當做早點的燒餅油條，我們戴上了皮帽皮手套，穿上叫做 *Gadakei* 的厚氈靴，再穿上大衣，圍上圍巾，大家互相望着別人的擁腫衣裝笑，這樣走出了旅社，開始了今天的工作：按着昨夜的會議，今天上午是去慰勞傷兵。

出了旅社的胡同，就是綏遠舊城的脊椎大街。綏遠新城只是軍政中心的荒涼的堡壘；這座古稱歸化的舊城，才是商業繁華，車馬熱鬧的地方。走在這條綏遠的「中街」上，我自己拿牠來跟北平比較着。牠只能比做北平前門外廊房頭條，那以前曾經繁盛過的，好萊塢電影

公司取作中國街景的大街：狹小然而緊張熱鬧，因此顯得雜亂擁擠，好在還沒有電車，否則就不堪設想了；但是電燈電話以及近代商業廣告的霓虹燈，是通通有的。街上走着這些人，每個人都不能照直走他的路，總得要躲着，繞着，跟別人撞碰着；但使人喜歡的是這裏沒有橫撞着走的某國浪人，簡直就看不到某國人的影子。各商店門口，雖然也有的掛着「味の素」或是「利比兒」的鐵片牌子，但這只表示這家飯店里用着味の素，那家藥房里有利比兒賣而已，像平津各地的大街小巷，牆上，電線桿上，廣告牌上，……到處都是「仁丹」「胃活」「大學眼藥」「老篤眼藥」的廣告，貼得一塌糊塗，看着使人頭痛的情景，這裏是沒有的。這裏街上沒有敵人的坦克車和軍隊穿行，有的只是我們的軍用汽車和馬隊，還有是穿着軍服的和善的同胞，我能認出誰個是軍隊士兵，哪樣的是民團。

我愛北平，像愛我的跟病掙扎的病着的愛人；我愛綏遠，像愛我的戰勝病魔初得健康的好友。

我們走進一家水菓點心舖子，去買慰勞用的禮物，東西是意外的貴，我想這在平日是不會如此的，本來是以生活程度低出名的綏遠，現在因為戰事時期，物價反而比內地大都市高

了。在使用錢幣上我們感到了不少麻煩：掏出了一張，他們說不能用，一連換了幾次，才完成了這件交易；只有法幣和綏遠票能用，別的銀行鈔票，連察哈爾的都不行。未了他們找了一張五角的綏遠票給我們，却聲明這是十七年出的，按四折兩角核算。這種五角當二角的鈔票想來別處是絕不通用的，好在隨即有朋友請求換給他，他要留着做永久的紀念品。

拐進了胡同，我們看到一所寂靜的住宅，加着鐵鎖，門框上還有「遠藤公館」的木牌，我想起了北平的許多曠廢了的前清府第。

再走就到了省立第四小學的校門。綏遠的大多數學校都和平日一樣的上課讀書，只有幾個小學例外的暫時停課放假，因為當局要借用這幾個地方作後方傷兵醫院。第四小學是其中的一個，門外貼着第二傷兵醫院的字條，掛着紅十字旗。我們投了名刺，迎出來的是兩位軍醫官，把我們引到一間一並掛着「會議室」和「辦公室」兩個木牌的屋子里。這里已先有一家電影公司的攝影技師在，他們事先就請我們在慰勞傷兵的時間，順便讓他們攝取新聞影片。隨後又有燕京大學的幾位同學來，我們一齊圍着兩位醫官閒談。我一邊翻看着長桌上的報紙，一邊聽着身邊的一位馮醫官說話，還不時從報紙上抬起頭來看看他。馮醫官個人似乎有

着興奮時兩手互搓的習慣，他常用力地搓着手。臉上笑着，不是客氣應酬的而是中心喜悅感動的笑。他說，這次他最高興，這才是真正報効國家的時候。給爲國受傷的弟兄們包紮，心里是痛快的。弟兄們也是一樣，後方醫院向來是他們耍脾氣鬧事的地方，但是這回可不同了，他們都很安靜，有的傷很重，卻咬緊牙一哼不哼。傷輕的天天問甚麼時候好，甚麼時候可以回到前方去。接着他話頭一轉，額角和眉頭都皺蹙在一塊兒；

「傷兵從百靈廟前方運到綏遠，是三百六十里，三百來里沒有人烟的大荒地，一百來里山道，就三四十個人站在平常的載重汽車上顛，一路運動到這里來，輕傷的轉成重傷，重傷的早變成了屍首……零下二三十度的天氣，捉人血肉都凍成冰塊僵硬，創口都紫得發黑了。」馮醫官說着這些爲國受傷的戰士，聲音和面孔上顯着痛苦憐憫的感情，他把搓着手向兩邊分張着，做一個嘆息絕望的姿勢：「我們前方上沒有傷兵醫院，也很少急救人員，我們也沒有救護的彈簧車，弟兄們也沒有裹傷包……他們真苦！」

他搖頭嘆息着，從窗戶玻璃看出去，院子的一角上，電影攝製的鏡頭已經架好在那裏，他抱歉似地笑了笑說：

「光顧着說話，忘了請諸位到里面去看了。」

他把手向着門伸出說請，我們出了門，排好次序，穿過院子走向一排教室去。開麥拉蚩蚩轉動的聲音，使我們感覺着身在做戲那樣的不自由，和一些滑稽之感。我們走進教室里，這教室完全被改造成了傷兵病房，兩邊是兩排病床，緊靠着牆，每張床上一位受傷了的戰士，半坐半臥地仰在牆旁的高枕上。屋里很暖，也很靜，連呻吟聲都沒有。他們穿着一樣的毛線衣，雖然是不善表情的臉，也露着微笑歡迎的樣子。我們把慰勞的東西分成多份，每個人拿幾份分送給他們。我走到一個牆上貼着姓李的床邊上，先問他傷在哪里了，重不重，要緊不要緊。他說是子彈從肚子旁邊穿過了，去受並不怎麼重的傷，還有右手也被搯了一下，拿不了槍就被送下來了。我問他談話要緊不要緊，他說不要緊；緊接着就問我：

「前方打得怎麼樣子？」

「百靈廟攻下來了，現在由我們守着。」

「這個我知道，我們就是攻百靈廟受的傷。得來的太容易了。」

「我們聽見了打下來百靈廟，誰都說三十五軍弟兄是第一份。比上回二十九軍還利害。」



我們是北平清華大學的，大老遠來看你們，回頭就上前線當救護隊，看護傷兵。」我指着左臂上的紅十字臂箍給他看，他看了說：

「北京我去過，我是山東滕縣人，入伍喫糧在北京駐紮了一年多，前門天橋都去過，就是沒聽說清華大學。」他有點抱歉的口氣。

「就是在城西海澱過去一點，燕京大學再過去一點……」

他點了點頭，我趁機把話轉到另一方面，我跟他談攻下百靈廟的重要，又講在百靈廟，我們得了一萬多袋白麵，還有許多子彈，聽說攻下的時候，某國的指揮官慌忙逃走，連外衣都忘記了穿，留在那裏讓我們得到了。

「咱們這邊沒有追過去嗎？」

「沒有，我們佔了百靈廟，就守着沒動，人家反倒時常回頭來攻呢！」

他很惋惜的樣子，想說甚麼話，忽然裹着繃帶的那隻手微一震動，他臉上扭成痛苦的表情，一面咬着牙像要咬住哀喊的聲音，我趕緊問：

「怎麼了？疼嗎？難受嗎？」

他掙了一會，恢復了以前的樣子，不願提到這事似的說：

「我們還是說話吧，……他媽的打得真痛快！」

他欠了一欠身，顯着興奮的樣子，他開始用零散的話句描寫他們攻百靈廟的情形：

「他們守着百靈廟，在土坡上架起機關槍往我們掃，我們這邊沒有裝甲汽車，就用普通的軍用載重汽車往上衝。第一輛車裝了十七個弟兄，人家孫旅長就坐在那輛車里，我坐在第三輛上。眼看着第一輛車仰着往上爬，機關槍響成了一片子彈打在車箱上叮噹的響，比雨點還急。我們那輛汽車，玻璃甚麼的都碎了，還是硬挺着往山上開。第一輛車開到半腰，開車的打倒了，第二輛車打壞到開不動了，第二輛的開車的跳到第一輛上把死屍拋下來接着把車往上開。等到我們汽車隊掩着大隊開上去的時候，他們吓得都跑空了。我們到廟裏看機關槍在窗戶口一個挨一個排着，子彈堆了滿地，堆起老高！」

他紅着臉噴着唾沫說着。不像是受了傷，像是喝了得勝的酒。他補充了幾句：

「弟兄們都樂得要瘋了，打小鬼子誰都願意，真痛快出氣，受點傷算得了甚麼。我那時一點也不要緊，是他們逼我回來的。人家旅長還打頭陣呢，第一輛十七個人都掛彩了，就是

「孫旅長一毛也沒有傷，真是人家命大！」

我聽着心里被極大的感謝與興奮的感情在衝激着，我無法表示我對這些勇敢的民族戰士的愛敬，我只拉起他的左手緊握着，像握着一個敬愛的好友。

領隊的人來說，我們是該走的時候了，辭別了他走到兩列床中的過道上，不知是誰提議大家一齊唱慰勞傷兵歌，我們就排在靠門的那片牆旁邊，喊了一二，開始唱着：

「你們真爲着我們老百姓，爲着十萬的婦女兒童，受了名譽的傷，躺在這病院的床上……」

我儘量把每一個字唱得很清楚，眼睛望着姓李的那個弟兄，他也聚精會神地望着我們聽着，等到我們唱到最後一句的：

「我們要拚着最後的一滴血，守住我們的家鄉！」

隨着這揚起的歌音後面，一陣熱烈的掌聲响起來了，我看到姓李的用他那沒受傷的一隻手拍着腿，我感動得眼睛溼了。

我們走出了院子里，還和屋里受傷的戰士們道着「再見」「再來看你們」的話。一位貴

婦人興沖沖地走進來，電影公司的攝影師連忙迎上去喊「楊太太，」接着跟她說：

「您來得晚了一點，新聞片子已經照過了。」

她臉上顯着掃興的樣子，沒答話。那人停了一回，想了一想說：

「要不這麼着吧，給楊太太照幾張像插進去。」

這位楊太太始沒有說話，只點了點頭，走進傷兵房里去。那位背着攝影箱的人也緊跟着進到病房里去。

綏遠傷兵醫院（報告文學）

李 文

北方人總生成一副平板的臉，眼睛跟鼻子和鼻子跟嘴吧，距離大體都差不多似地，那種生硬而平直的表情，看去像木板，但有充溢着的正真誠篤之感。說起話來，也是那樣二字兩字地平直——是綏遠的口北藍青官腔啦。

「給養太不夠了，天氣又冷；咱們兄弟受了傷沒人醫治就得凍死。」

另一個軍需搖着他底腦袋：

「諸位，打幾千里遠道兒來有望，我們真是說不盡的感激，感激。」

x  
x  
x  
x

傳達像棍棒一樣跑進來，遞過一張名片：

綏遠省會天主教
x 雷 x 司鐸

「司鐸也來了，真了不起，啊啊，慰勞兄弟的人真多。」

很忙的樣子，手和腳，慌亂地動着。

「雷司鐸是個了不起的人，他祖籍是意……意國人。對於敝軍很熱心的。」

那樣粉紅的白種人臉子裝點在黑布馬褂藍長衫的中國服裝上，有些不安舒感覺似地。生得又胖，將馬褂之類像吹滿了海風的帆篷一樣急繃着，就也失去了東方土人裝束的典雅之風，石像似站立着。

用那樣急促，開頭總有些含糊不清的官話劈叨着：

「……是□□大學的學生嗎？很好，很好。我們也是來，慰勞的。我們，教會裏的神甫，嘔，神甫，也在前邊兒服務，大家幫幫忙。」

「雷司鐸在中國三十年了，三十年了。」像一個醫師助手一樣站立在一旁的中國神甫急促地說明着。

x  
x  
x  
x  
悄悄地，像貓走着路，一團人在病室裏慰問着。

「這裏是南京□□大學的同胞，特地打幾千里路跑來看兄弟底病。」像想起了一些事似

地，這個兵士又接下去：「還有雷神甫，特地來慰問。」

像是住家用的破舊的屋子，四面開着雕花的窗洞，讓陽光照進來。兵士們睡在木板擱起來的鋪子上，一張接着一張緊緊擠着。有一種藥水的氣息混和在空氣裏。

這裏安放的是輕傷的兵士，新近在紅格爾圖經過笨重的卡車和火車運送到省會來，就勉強這樣安置下了。

神甫把頭垂在一個吊着手臂的兵士胸上，關切地問訊着。過一刻又輕輕地移近後邊的鋪子，和斷了腿的一個兵士談話。

「槍彈打這兒進去的？不！啊，這兒。」他吸了口氣：「不久就要好的，好得快。現在痛不痛？好的，好的。安心休息休息。」那樣地。

對於遠地來的同胞，兵士們睜大着那疲乏的眼睛打量着。

左邊一個滿臉包裹着綳布的兵士問：

「是從×京來的嗎？跑這樣遠的路啊。」

「因為你們這次開火是偉大的值得佩服的事情。」一個同學這樣說：「怎樣受傷的呢，

這位兄弟？」

「問我？咱們兒都吃苦不小，鬼子飛機炸死了大夥兒不知多少兄弟。我是被大刀砍傷的。」

「那一定是很激烈的肉搏了。你們很了不起。真的，我們大學生全不如你兄弟。」感動的樣子。

「我們爲什麼不用高射炮和飛機去抵抗他們呢？」一個同學問。

「咱們中國沒有飛機的，只能用土炮轟，也轟它烏不了！」

旁邊一個好精神的兄弟也湊搭上來：「我們步兵衝鋒最吃虧，打在前面，掛彩也多。媽的雄不是內戰老子才心願吃這苦頭！」

「對了，咱們中國人再也不打中國人了，就不會亡國。」另一個兵士說。

「哎呀……」從屋角裏發出這樣深長的像絞着喉嚨一樣的嘆息。

x

x

x

x

「諸位戰士，你們抗戰的熱血已經引起了全國四萬萬人底熱烈的援助了，因爲這次的戰



爭是救亡的戰爭，我們中國人更也不打自夥兒家裏人了，剛才那位戰士說得對。我們從此建築起抵抗敵人的長城來。一步也不聽鬼子進我們底家鄉……」

「爲什麼總是「戰士」，「戰士」地，大學生底高等腔調呢？「一個同學說着。」

「對，我們不要這樣公式地演講下去，爲什麼不多和他們談談呢？」

那樣地商量着的時候，大家已經一個個分散在兵士們底臥榻前，殷勤地談着，聽着，問着。

在另一間病室，北地的陽光照在煙氣騰騰的屋子裏，火爐裏沁出一陣陣的煤氣，向每一個角隅裏散播着。

「痛！哎痛。老哥不行，這樣不行！」

一個便服的中年人慌亂地托起傷底背脊來，給他安置一塊藥布。

「哎，我底天老爺！」那樣舒着氣臥下去。

於是傳達下士又站在門帘邊背書似地唸起來了：「×京×大學……」。

「這些看護是那裏找來的？好像不大懂。」

「老實說：他們是老百姓。」下士打報告一樣。

「就沒有知道看護的人材嗎？」

「先生，貴得很。本地沒有這班人，只好請老百姓來當差。」

是這樣的一回事！

學過「看護」的女同學們灣在傷兵們底榻前邊。

像猜疑和陌生的男子底眼光這樣看着的傷兵。

「你兄弟是飛機傷的了？」

「噯。」

「那末你呢？」

「炸彈丟下來掛彩的。」

左邊有一位同學問着另一個兵士：「你傷了臂膀是子彈打的嗎？」

「紅格爾圖掛彩的。」

「是，我知道。我問你怎樣掛彩的？」用生硬的語氣「掛彩」那們說着。

「他媽的生鳥蛋，一丟炸在壕裏，我一下子就被打跌了。」

「怕飛機嗎？」

「我們用步鎗打他鳥。」他接下去：「咱們一排兄弟都他媽幾個鳥蛋掛了彩，兄弟們見了鳥就打步鎗。他媽飛機多利害，步槍打牠有鳥用！老子不怕鳥生蛋，老子步槍打不中，老子就生氣。」

都是一些讓飛機炸傷了的兄弟們。他們沒有一尊高射砲。

——我們什麼不運高射砲和飛機到前線來呢？

x

x

x

x

「咱們兒兄弟是不怕 x x x 底飛機的。牠越狠，咱老總越氣。」

這是一個精神很好的兵士，傷得很輕，在病室裏像囚籠中的豹子一樣跑着，看到慰勞的人一些沒有陌生氣：

「你說得不錯，咱們兄弟是步兵，步兵打杖要衝鋒，拿着刺刀向前趕，像狼，怕不得

死。咱們家裏沒牽累，就拚這條命。要拚命，這回可不是小玩意兒，打得了手，好，不得手，咱們大夥兒亡國。」

一個同學：「對了。你們都很了不起。你們兄弟掛了彩，是爲了殺東洋鬼子強盜。掛彩的兄弟都是不怕死的，才受傷。所以你們值得我們佩服。總有一天我們學生要跟你們大夥兒一起去殺鬼子，到一個壕溝裏去拚命。」

那個兵士睜大了眼睛。

「是的，是的。我們學生現在都學打杖，學開砲造飛機。我們這裏的交同學都學過怎樣應服侍兄弟。是你們都沒有看護。我們應當合作起來的。大家都是中國人，只要是中國人都應當一塊兒殺敵人。」

「你們人多着嗎？」

「怎麼？那當然。中國人儘多着，好幾萬萬都受着××欺侮。」

「原是的，我早就說了，我傷好了到媽的前線砍大刀去你看。」  
用光亮的眼睛望着他底兄弟們，誇耀着比起手勢來。

「我佩服他們！」像蚊子叫一樣低低地，一個同學向着自己心口說。

x

x

x

x

有幾個傷兵，是爲了自己底苦痛還是爲了我們親密的談話呢？那樣悄悄讓鹹味的淚爬到唇邊。

「想家了嗎？」

「還想家呢，這閑空。」

「那裏又痛起來了？」

「我老總想人，想起丟了命的老朋友，你先生不知道的。」

「我們也是一樣難過的。死一個殺敵人的同胞就少一枝力量。」

另一個老總拉着我底衣裳：你「先生要回去告訴你底朋友兄弟一夥兒，咱們在拚命，哎呀，我不過掛了彩，算不得什麼。好一些還得去開火，打他媽的鳥。咱們娘老子打死也不讓它佔壕溝！」

「叫他去……告訴什麼人」另一個傷了額角有些暗睡樣兒的士兵，睡在陰暗的角落裏。

從他額面上，有刺目的殷紅的血透出來。

「告訴嗎？哎呀！我也不清楚。」放鬆了我底衣裳，他天真地：「大約是打幾千里路外的先生們吧？」

「唉，我知道，就是捐錢的……那些先生們……」他底慘底的呻吟刺着我底心。那邊，神甫低低地唸着「……啊們！」

x

x

x

x

「我們掛了彩華都沒有好的。」

「老子就忍死不怕痛，只想起了李金標就冒火，這小仔死得好慘！」

現在他們跟兄弟一樣和我們談話了。

「你們先生都是好人。」那樣呻吟着。

「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一個同學。

我們望着那一羣疲乏，興奮，圈着紅框的眼睛的人們。

「你們要好好的養息養息。」神甫悄悄地說着純熟的中國話。

「我們去告訴後方的人，你們沒有看護和藥品。」

「我們要有一天也來和你們一道兒去殺鬼子。」

「我們不回去了。」有些同學這樣想。

在一隻角落裏，同學拿着紙筆在請一個兵士寫什麼東西。

他是這樣寫的：「寧作戰死鬼，不做亡國奴」下面是「李溢山」，名字。

x  
x  
x  
x

我們又走在綫遠冰結着的街道上。風吹在臉上，像是針刺。

「在想些什麼？」我問小王。

「我覺得受了一些新的教育，大學裏沒有的。」

——要常常受這樣的教育就好了。這樣地想着。

街是寧靜的，一些人，來來往往，臉子平得像塊板。還有蒙古人，批着油污的皮統子，那樣熊一樣蹣跚地走着，搖擺着。

那兒，又是一間高大的門堂，用白紙條貼着：「後方第二臨時醫院」。

這裏現在還空着，然而馬上，是馬上，從百靈廟二百個殘痛病廢的兄弟們就要把它佔滿。

我心裏響着那樣的話句：

「咱們娘老子打死也不讓牠佔壕溝！」



## 消 息

××吾友：

這裏報告給你一個消息——是一件事實，是一件令人受刺激不淺的事實。你知道了也許會十分憤怒，十分激昂起來，捏了拳頭向桌子恨恨地擊下去！恨不得要立刻幹點什麼！但是，別吧，朋友像這類事在咱們貴國一天之內不知會發生多少呢！

今天晚上，一個學生來和我閑談，不知道是怎麼樣便談到他的家鄉問題上去了。

「噫，那簡直不是人住的地方！……」他那非常感歎地給了這麼一個結論似的斷語。這使我驚奇，這學生一向是爽快，安靜，少說話，雖是很積極的人；講起話來也是慢條絲理，不會有過今天這樣激昂過！可是我知道他的故鄉是在張家口外很遠的地方，也就是因為這樣，我才關心到他的家鄉的。我有些好奇似的：

「怎麼，現在更壞了些？」

「說不得已然……」他突然咬住了下嘴唇，稍一停頓，又突然轉過臉去，右手從口袋裏

掏出手絹來向眼邊擦，我偏過頭，看見兩行熱淚正從他的眼角落下！我呆了：怎麼回事？——我暗自疑問。但我却勸慰他別哭，用不着傷心。可是更出人意思的，他竟大哭起來，伏在案上了！

我讓他哭一會兒，然後才又勸解：

「有什麼事咱們說說，哭是不行的——說出來總會痛快！」

他突然挺起身來，近一步向着我，捏了拳頭，急暴的說：

「我要去打××人！」好像我就是××人，他忘了我是他的先生了。

「不要急，慢些不好麼……靜一靜吧……」我幾乎講不出什麼話來。他收起了手絹，眼睛却早已紅紅的，口裏急促地喘着氣；兩手扶了桌角，頭漸漸低下去。我讓他漸漸冷靜，然後才問他：

「你爲什麼這麼急？有什麼遭遇麼？」

他低低的差不多像吹氣似的：

「我的奇哥被殺了——被××人殺死的！」

我不敢再問下去，却安慰他勸他，說給他好多生死的道理。他不再急燥了，只是很鄭重的說要去考軍校。我有點壓不住我的好奇心，便又問起他這位奇哥的遭遇，所幸他這次不再悲傷，否則我倒要自悔冒失了。

「我不是跟老師說過的麼？我們那裏早已不是中國的地方了……許多事都變了樣！今年陰曆年的時候，人家要和老百姓「親善」，「要實行」同樂，「要表示」昇平景象，」所以大過舊曆年。」他停了一下，到痰盂邊擤了鼻涕回來，又接着說：

「正月，城裏立了許多「俱樂部」，裏面是搖攤，押寶，牌九……有大煙，白面，「特別快」（註一）「快上快」（註二）……還有××女人，日國女人。大門口有武裝衛士，掛着皇皇的大匾額，非常氣派！……」

「老百姓敢進去麼，這樣的地方？」

「怎麼不敢？起先去的倒也不多，後來那些去過的人說：輸了錢不要緊，還可以把本錢借回來用，贏了再給人家。又有女人，又有煙，樂透了！這一來，去的人就漸漸多起來了。那時真是輸了可以借本，贏了再還；女人可以隨便。可是後來……」

「怎麼樣呢，後來？」我有點急於想快聽完，便趕着催問。

「後來可不行了。他們說：平常你借利息錢使，還得有抵押，何況這地方有這麼多好處！從此就要起抵押來。人們已然上了套兒，就什麼都不顧了！房子，地，全都押進去，到你翻不過身的時候就被打出去，抵押品便被沒收了！」他喘了一口氣，不等我問，就又接着說：

「有人不會抽大煙白面，但也架不住許多女人一包圍，送你一份「快上快，」立刻上了癮！……」

「老百姓就不知其中利害麼？」我覺得他的敘述有些誇大，有點疑惑。

「當然知道，不過知道的時候已然上了癮，或是長上了病，要不，就是死命要翻身，想不去「俱樂部」已然不行了！不到兩個月，就有許多人死亡了——破產後自殺的，應死的！」

「你那位奇！哥也就這麼死了，是麼？」

「不！」他有點生氣，睜了兩眼瞪住我。

「他看不過了，就找他的老同學向各自的親友家去勸人別去「俱樂部。」當然，大家是贊

同這幾個人，不讓家人再上「部」裏去。可是日子久了，他們的行動就被人知道了，上月會接到一封信，說是再要破壞「睦民」工作就要處治了！……」

「他一定怕了吧？」

「他不怕！躲了幾天又跑回來了。其餘的幾個人早被家裏送到外省去避難，我叔父也要送奇哥走，他不走，反倒生氣那些同伴。他寫信給我說：青年人的心也死了！我不能走，非幹不可……」

「可是他如何能再幹呢？」

「他跑到各村去，跑到山裏去，仍然很辛苦的幹。他的方法非常緩和，範圍又全是親友間，所以不致有人傷害他的。但是……」他突然頓了一下，才又說：

「今晚家裏的來信告訴我：奇哥在離城十里的山道邊被人打死，割成許多塊，發現的時候已然尋不着左手臂！……」他又咬了咬嘴唇，眼睛紅紅的溼潤起來！

我還止自出神，忽然他鞠了一躬，很迅速地跑了！

黎天五，二一，夜深，宣化。

〔註一〕一種新發的毒物和白面相似，色紅，亦名「紅面」，力較白面爲大，不用吸，放皮膚上以手捻之，即覺精神勃發，故以「特別快」名之。

〔註二〕同上；爲綠色粉狀物，亦名「綠面」，力較「特別快」更大，故曰「快上快」。

## 報告文學論

(Pierre Marin) 作  
徐懋庸 譯

### 一 今日的報告文學者

無論那一個時代，反動勢力總是嫉視爲真理而戰的鬥士們的。無論那一個時代，凡是無情地將某一時期的真實暴露出來，使那事態因此竟成爲問題的人們，總是被迫害，被侮辱的。

服爾泰 (Voltaire) 的——爲保護卡拉 (Calas) 和希爾溫 (Sirven) 而反對教會中的封建的暴行的——鬥爭，左拉 (Zola) 的——在特萊孚思 (Dreyfus) 案中反對一個反動的軍閥集團的——鬥爭，與今日的爲被壓迫者而大聲疾呼的人們的鬥爭，實在是毫無分別的。

對於這類的真實，要賦予一個藝術的形式，有許多的手段。但最輕便，最直接，最迅速的，要算「報告文學」的方法。

跟他們的先輩完全一樣，採用這個方法的社會的代表們，也是被放逐着，被迫害着的：

這些把資本主義的腐敗，軍事的陰謀，法庭的明知故犯的罪惡，社會上的壓迫和剝削……一暴露了出來的所謂「逐臭之夫」(Fouillemerde)。

現代的最熟練，最大胆的報告文學者之一，斯沫特萊 (Agnes Smedley)，她目前(一九三五年——譯者)之所以在那和英國情報部及Guomintang的政治部密切合作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注意之下受着迫害，決不是偶然的。在現代作家中，像她那樣的，懷着明白的責任觀念，將人類的痛苦，以及受着本國和外國的統治階級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災難，描寫了出來者，是不多的。

在數月之間，斯沫特萊徒步地走遍中國的南部，考察農民生活：她遊歷廣東，研究絲綢工業破產的原因。她不是一個模倣着熱帶地方的時髦打扮，充滿着高等人種的驕傲的遊記作家。她甚至於也到死的區域裏去找真實。

約翰·里特 (John Reed) 的獲得種種使他能夠寫成現代報告文學的傑作震動世界的十日一書的材料，不是在哈佛大學，而是在墨西哥的草原上，跟班巧·維拉 (Pancho Villa) 手下的革命的土人以及紡織工人罷工會員會在一起的時候，是在南美洲的各國。



辛克萊 (Upton Sinclair) 的許多報告文學的大著，並不是他充滿了想做救世主和州長的野心，想由階級間的和解來消滅社會的痛苦的时代所寫的。

報告文學者辛克萊的偉大的報告，驚人的暴露，是屠場內部的實錄（這些實錄，幾乎搗亂了支加哥的做猪肉買賣的閩人們的好生意。）是關於自由的美國的教育機關以及自稱布爾喬亞報紙的造謠大本營的祕密。

倫特爾 (Albert Londres) 的作品中的那種居依央 (Guyanes) 的地獄的描寫，那種法蘭西帝國主義在剛果所施的野蠻行為的大胆而嚴酷的揭穿，永遠在外國旅行家和遠方探險家的旅行記中存在著。

在這種「社會的報告文學。」的目標之下，那報告文學者基希，(Egon Erwin Kisch) 遊歷全世界，觀察偉大的社會鬥爭和各國各民族的日常生活的雙方情形，為的要揭露他的時代的真相。奧地利的高等檢察官——此公和他的一切布爾喬亞同胞一樣，是不大喜歡真實的——竟判給基希一個監房，給他做考察世界的觀象台。然而，社會的報告文學者都知道，要觀察世界，不是站在一個高峯上所能做到的。以下是報告文學者基希所說過的話：

「報告文學者所描寫的地方和事象，他所嘗試的經驗，他所證明的歷史，他所探測的泉源，不應該一定要是遼遠的，稀有的，使人們難以接近的；在一個總是要想隱匿真相，因此總是找着謊話的世界裏，我們的作家，只要能夠靠得住他的對象就好。世上沒有有比簡單的真實更奇異的，沒有比我們周圍的環境更富於異地風光的，也沒有比客觀的現象更美麗的事物。」

## 二 事實的暴露

倘若說，言語裏面包含着全部數千年來的人類思想的複雜成分及其基本的原素——形式和概念——那麼，事實或現實，就是言語和它的創造的出發點。

藝術作品，是空間和時間中的變動不居的現實的映現的反射。

表現、現實的形象所取的形式，形象所依以構成的方法，這些都是跟各時代社會發展的程度相適應的。一個杜雷 (Durer) 或一個望·邁克 (Van Eyke) 的傑作的產生，首先必須透視法的知識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程度，人們已知道用一個造形的空間去代替兩幅畫的面積。

透視法的理論，是根據自然科學的研究而來的。初生的資本主義要破壞了中世紀的哲學思想，而建設文藝復興（Renaissance）和人文主義（Humanisme）的自由意志和人格本位的哲學觀念，換言之，就是自由競爭和個人主義的哲學觀念。印刷術的發明，使意識的範圍大大的放寬；新聞雜誌是布爾喬亞所創造的；過去的報紙，就是集納主義（Journalisme）和報告文學的一種原始的形態，是布爾喬亞的意識所積聚的經驗的交換和傳播，同時也是布爾喬亞政權的一種工具。布爾喬亞的筆戰的文學，必須採取那種能夠立刻影響事實而且廣播各界的方法。像這樣，新聞雜誌的出版，不限於批評歷史，却變成了推進歷史的動力。

從十七世紀開始，寫實主義的作家，社會批評家，大抵與日報合作，或為編緝，或為通訊員，或為批評者，或為按期的論文的撰述者。（在這時期，一六三〇年的左右，奧斯特特——Adriaen van Ostade——畫過一幅一個布爾喬亞讀報的圖。）

在他的 Provinciales 一書裏，Blaise Pascal，這現代法國的先驅者，曾經對封建制度和教會制度作戰。Jonathan Swift 和 Joseph A. Disson，會從進步主義的觀點，批評他們那時代的政治和社會的狀況。Camille Desmoulins 是法

蘭西大革命時代的一個諷刺的 Journaliste。萊沁 (Gottold Ephraim Lessing) 是 Vosja 報——一個評論時事，研究學問的報紙的主筆。席勒 (Sch Her) 是「教育娛樂新聞」的編輯：

在他的雜誌 Germania 裏面，克賴依斯忒 (Heinrich Von Kleist) 寫過一篇論文。「法蘭西集納主義概論。」在這裏面我們讀到這樣的話：

「集納主義是一種使民衆信任政府的主張的藝術，……它之所以存在，就是爲了擁護政府，反對一切的變革，它叫民衆在權力之下就範，安於無聲的屈服，不要受當前的各種誘惑。……」

在這裏，克賴依斯忒已經指出了報紙的辯證的作用，起初它是進步的工具，但是當它被反過來使用的時候，它就成了愚民的工具了。

於是走了加伐爾尼 (Gavarni) 和陀米埃 (Daumier)，他們用了銳利的筆力，在近代報紙中間，導入了圖畫的報告文學。

在許多年間，迭更斯 (Charles Dickens) 會替 Morning Chronicle 和 The True Sun

報寫過許多小說。海涅 (Heinrich Heine) 和 蒲魯 (Ludwig Büchner) 是德國古典的集綱主義的模範。左拉是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

十九世紀的技術方面，科學方面，社會方面的種種大變動，一定能夠在報告文學的方法中找得它們的表現。形像和聲音的傳達法，空間和時間的觀念上，速度和正確性的觀念上所起的變化，一定改變了世界上的藝術家的觀念，希臘人所寫的征服脫洛亞 (Troie) 的故事，跟林白 (Lindberg) 長途飛行的故事完全不同，因為生產條件和知識程度已跟着各時代而大變了。伊利亞特是古代歷史的遲緩的敘事詩，現代飛行家的放射線照片，却能在駕駛者剛踏着另一大陸的土地的當兒，就通過大洋，到達各處，飛速傳播。在今日，新聞的反映和傳播之速，有如是者。

當然，這些時代的影響，不僅及於報告文學上而已，有意或無意地，它們也影響到現代的正式的小說。有許多小說家，也接受着報告文學的原素而加以利用。這些原素，攙在小說裏面的時候，會使小說失去深刻性，如辛克萊的近作中所表現那樣，然而，它們也能使小說的現有的形式更加豐富，更加擴大如愛倫堡 (Ehrenbourg) 馬爾洛 (Malraux) 和別的作家

的作品所證明的那樣。

### 三 報告文學的藝術

聖·雷阿爾 (Saint-Real) 偶會說過，小說是人們在馬路上凝望的一面鏡。這定義雖然包含著一部分真理，但不大充分。這面馬路上的活動的鏡子比那種平面的自然主義的靜的形象（照那種自然主義說來，照相的圖形，視聽所及的表面現象的速記中報告，算是適合於我們的時代的現實的形式。）更能保留全部生活的一大部分。

在報告文學中，事實，單獨的事變，現實的一斷片，都是觀察的對象。但那當然是跟周圍的世界相關聯的事實，那種事實和它的結果須經過科學的系統的考察（而且，在可能範圍中，也根據統計，決定它的一般的價值）那種事實，限於社會事態中的具體的部分。

在古典藝術和古典科學中，雙方的基本方法是互相排斥的，雖然兩者都是致力於現實的精神上的再生產的。

但是，像電影，無線電文學，Photomontage——當資本主義發展到物質生產力與生產

條件相衝突而且成了生產條件的桎梏的時代所產生的這些藝術，是基於應用科學的成績，而且藉着科學裝置的方法而實現的。報告文學，現代藝術部門中的這一種最舊的形式它還介於藝術和科學這兩個領域之間。它在現實的描寫上，是非利用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不可的。

當反對沒落期的浪漫派的小說的時候，當反對蘇（Eugène Sue）和喬治桑（George Sand）之流的時候（他們是這一派的後裔，對於他們，事實是不關緊要的，因為它已經過去了，他們認為要緊的只是理想。）左拉重新暴露了事實的世界：他創始了近代的報告文學。

從左拉到辛克萊，從約翰·里特到斯沫特萊，從倫特爾到梭爾溫（Jules Sanerwein），從克尼凱爾漢凱（Knikerboker）到基希（還有許多報告文學者如 Larissa Reissner, Ilya Ehrenbourg Kolzev, Tretjakov）他們都是在我們這里所不能研究的別種環境中工作着）觀察和表現的態度，不但因天才而異，因氣質和魄力而異，也因社會和文化的水準，感覺事實選擇事實的限度，階級地位等等而不同的。一件事實的本身和它在社會上的反映之間的距離，相當於一個只限於攝取（入眼的）表面現象的報告員和一個深察事實，指出其社會的原

因結果的報告文學者之間的距離。

「明顯得很，事實只是報告文學者的一個羅盤，」基希說，「在旅行中，他却還需要一架望遠鏡：邏輯的想像，（因為單純地觀看各個地方和現象，只聽關係人和證人的不相連絡的言語，捕風捉影的猜度，是永遠得不到事態的完全的形象的。）報告文學者應該自己創造一種事變的實驗主義（Pragmatisme）設定種種能夠找出結果的線索，他應該唯一執着他那正確地通過所予的事實而進行的描寫的路線的軌跡。理想，則是報告文學者所畫的虛線，而與聯結各種事象的實線相密合的：一致的圖形，所遇諸點中可能性最大者的決定，這纔是所要達到的目的。（文學回聲卷二十，一九二八年）」

報告文學者基希，這樣的把工作方法教給我們。同時又給我們指出了那通到認識真實的辯證法的道路：就是從實際的觀察，到抽象的思想，然後再轉到客觀的現實的實驗——這一條在報告文學的模型中鑄成着的路。

革命的報告文學者，在他的世界描寫中，忽略那些奔赴眼前的各種事實的複雜的性質，應該避開某種次要的，多餘的，反足以妨害主要的真實的事實。



有些爲了擁護他們的反動的戰士而描寫世界的報告文學者——如梭爾溫和克尼凱爾俄凱——他們在一個細小的「客觀現象」上，把握住無數瑣碎的事實，而他們的唯一的目的，却是要暗暗的抹殺他們的時代裏的許多決定的真實。

在流行的報紙日趨墮落的時代裏，在統治階級的機關報成了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時代裏，在這些報紙的通訊員都成了謊話的傳播者的時代裏，社會的報告文學者的工作的責任比是平日更加重大了。

我們應該從左拉——這近代報告文學的創始者——應用在他的全部作品中的原則出發。我們只要說出真實，而且用使民衆能夠理解的方法來說出它，這真實，應該是達到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高度的，它應該由描寫世界的人們用全部社會的及藝術的精確手段畫了出來。人們的描寫世界，不只是爲了說明它，同時也要因此促成它的變革。

(後記) 在「國防文學」的提倡中，「報告文學」的方法很被重視。「文學青年」雜誌所提倡的許多「報告文學」作品，證明着一年作家在這方面的努力之大，關爲「報告文學」的理論文字，我們所看到的還不多，這一

篇見於去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法國世界周刊 (Monde) 原題是 (Les risques de la vérité) 現在就譯了出來，算作一種微末的貢獻。

譯者 五月十五日

## 關於「報告文學」

茅 盾

兩年前，太白半月刊創始的時候，「文壇」上正流行著所謂「速寫」。有了一年生命的太白半月刊就登載過不少的「速寫」，「頹盡了提倡的責任的」。

記得當時又有人對於這些小小「速寫」的流行頗不滿意，然而又不肯正面攻擊，更沒有堂堂的「批評」，只是奇兵突出地扳起臉來問道：「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問題是夠嚴重的，還發了通啓，徵求答案，可是除了「作家的經驗不夠呀」，「生活不安定呀」之類的「不關痛癢」的答案而外，「真正的答案」也終於出現：偉大作品之沒有產生據說是因爲作家們不肯埋頭苦幹，只把短短的雜文來搪塞。有一位連雜文也沒寫通的「雜文家」居然痛哭流涕似的呼號叫嚷了好幾回。

「速寫」這一個幼芽，在當時的「偉大作品主義者」眼中，自然也是非同雜文，應當不寫。

但同時也有堅實的正論，牠指出了雜文和速寫都是變動得很快的社會中化關爭的利器。

刻刻在變化的現實要求着劇爭意識強烈的作家們採取最快的手法和最直接的方式來加以反映和批判。牠指出「速寫」這幼芽應當儘量使其發展。

直到現在留下了「速寫」的命根，我想，那時這議論是有助力的。

去年下季，「文壇」上忽然有了新流行品了，這便是所謂「報告文學」。而且一篇甫出，便被認為標準或模範。所謂「報告文學」，即在歐美「文壇」也還是一種新東西，因而在我們中國，確是「不二價」的最新輸入。「這一種新樣式在外國被稱為 Reportage，誠然是「報告」，也誠然是「文學」，可就沒有寫成「報告文學」——只是「報告」，正像「小說」這一樣式新登「文壇」之時未嘗寫成爲「小說文學」。Reportage 不過是年齡最小而已，其與「小說」同爲文學之一部門則一，現在倘有人在「小說」這名詞下特綴以「文學」二字，見者必掩口葫蘆，我想將來「報告文學」這四個漢字大概也將引人失笑的，——雖然現在只有不多人覺得可怪。

「報告文學」在中國的「標本」，據「審定」，並不多；而「衆所周知」者，則是包身工。我還沒有專門研究過「報告文學」，可是我讀過若干「來路貨」的「報告文學」，覺得

他們的形式範圍頗爲寬闊；長至十萬字左右，簡直跟「小說」同其形式的，也被稱爲「報文學」，「日記，印象記，書簡體，Sketch——等等形式的短篇，也是。我覺得這一新分的部門大概不以體式爲界，而以性質爲主，因而我對於有些「批評家」之審定包身工爲標本會表示了懷疑；我以爲不應該用「標本」的說法來暗示青年作家使擠上一條「只此乃是官道的狹路。」

「報告」的主要性質是將生活中發生的某一事件立即報道給讀者大衆，題材既是發生的某一事件，所以「報告」有濃厚的新聞性；但牠跟報章新聞不同，因爲牠必須充分的形象化。必須將「事件」發生的環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寫着，讀者便就同親身經驗，而且從這具體的生活圖畫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報告」作家的主要任務是將刻刻在變化刻刻在發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問題立即有正確尖銳的批評和反映。好的「報告」須要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人物的刻畫，環境的描寫，氛圍的渲染等等；但「報告」和「小說」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實有的「某一事件」和時間上的「立即」報道，而後者則是作家積聚下多少生的活體驗，研究分析得了結論，藉創作想像之力而給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說」的故事，

大都是虛構，——不過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報告」則直須是真實的事件。「報告」的名著，如約翰·里特 (John Reed) 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如道司·帕索司 (John Dos Passos) 的在各地 (In all Countries) 以及斯沫特萊的關於中國的兩部書，都是以實事為主。斯勞伐克 (John L. Siovak) 的短篇也是如此。在我所讀到的範圍內，我覺得斯勞伐克的「報告」的形式最多變化。但無論用什麼形式，凡是小說所必需的藝術上的條件，他一定具備。例如他用書信體寫的那一篇，——給羅斯福總統的信 (A letter to President Roosevelt) 不但畫出了那位「十五歲的墨西哥女孩子」的面目，還傳達出她的聲音，——不規則的英語。

每一時代產生了牠的特性的文學。「報告」是我們這匆忙而多變化的時代所產生的特性的文學式樣。讀者大眾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變化，作家迫切地要將社會上最新發生的現象（而這是差不多天天有的）解剖給讀者大眾看，刊物要有銳敏的時代感，——這都是「報告」所由產生而且風靡的根因。

我們這裏雖然在去年下季始有了所謂「報告文學」的「標本」，但是早主兩年以前的

「速寫，」從牠的性質和任務看來，大多數實在就是「報告」。一年來的許多「速寫，」十之九可以說是「報告」。最近中流八選魯西良的初選何嘗不是「報告？」中國的一日裏大多數是「報告」，而且被運用的不同的式樣也很多。甚至可說最近大多數的短篇小說也和「報告」一點點接近。

「報告」在中國其實也有了三年光景的歷史，而且已有豐富的收穫，而且一天天在擴展牠的勢力。

這是時代的要求。

但是「偉大作品主義者」也許又要擔憂。那就請放心罷，「報告」決不會阻礙小說的，在文藝的戰場上，兩者性質不同，然而各有各的效用的武器。並且由於「報告」之必須具備小說的藝術條件，對於小說的發展也還應當有利。不過倘使要把沒有具備小說的藝術條件的論文式的「報告」文學來審定為「標本」，那就恐怕不但真會阻礙了「小說」，而且於「報告」本身也是一條死路。

## 索引

一九三六年

六月

包身工

士兵墓地的吉原(譯)

污泥

七月

索引 紗廠的童工(譯)

八月

八月的生活

天堂中的地獄

索引 六月十三日

夏衍

基希

光明

文學界

文學界

基希

文學界

丁玲

今代文藝

洪深

光明

魏伯

現實文學

一·一

一·二

一·二

一·三

一·一

一·六

一·二



加速度列車

張春橋

現實文學

一·二

死刑(譯)

基希

文學界

一·三

九月

岱山的漁鹽民

聖旦

光明

一·八

紅巾(譯)

愛特堡

譯文新

二·一

一個紳士的輪廓(譯)

史沫特萊

文學界

一·四

生手

華沙

中流

一·一

帕來爾的女指導者(譯)

基希

新認識

一·二

動亂中的西班牙(譯)

基希

新認識

一·二

查關

征農

中流

一·二

殖民地

凡容

中流

一·二

十月

瘋人院(譯)

基希

新認識

一·三

十一月

無烟糖

陳錦波  
唐英鳴

光明

一·十一

救國運動

李輝英

中流

一·六

滬東日廠罷工

章差白

新認識

一·六

十二月

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

宋之的

中流

一·一

陶林的夜戰

魏精忠

中流

一·七

在國防前線的西安

家人

中流

一·七

我們的家的演習

魏東明

中流

一·七

在漢奸冷下的冀東

蟄甯

中流

一·一

空城過

澎湖

中流

一·八

撒加斯塔同志只燒  
了一座教堂(譯)

Ralph Bates

光明

二·一

一九二七年

一月

泉州的一日

冬青

報告

一·一

是誰釋放了他們

林珏

報告

一·一

沒有犯罪的罪犯

林娜

報告

一·一

大羅天上

梅林

報告

一·一

街頭

竟君

報告

一·一

模範村

思慕

中流

一·九

「列甯之路」集體農場  
是怎樣組織起來的(譯)

卡林

時代文藝

一·一

四個降兵

魏東明

光明

二·三

在百靈廟

冉辛

光明

二·三

經過戰亂渦中(譯)

愛倫堡

光明

二·四

二月

漢口人肉市場——沙家港

芟蕪

光明

二·六

滿州產橫警大荒地巡禮

郝龍文

光明

二·二八

一個女戰士的死

林珏

新學識

一·二

兩手折機

程兆翔

中流

一·十

某城紀事

林珏

中流

一·十

三月

夜襲

Pitcairn

希望

一·一

暴風雨前的西班牙(譯)

皮堪

新學識

一·三

在德國女牢中

胡蘭畦

婦女生活

四·一一

鐵蹄下底山村

林珏

中流

一·十二

專書

中國的再生

愛特堡

嚇嚇英國嗎

尹庚